



上海市虹口區曹州路  
 全家巷路合作社  
 地址：全家巷170號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 谷窰秘

著水恨張

張恨水 著

秘 密 谷

上海市虹口區曹列紐賃業

全家巷路合作社

地址：全家巷路170號

上海百新書店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5 7440B

# 秘密谷目錄

— 秘 密 谷 —

- |      |           |           |
|------|-----------|-----------|
| 第一回  | 艷麗姤情儔眼前伴客 | 神奇談秘谷天半疑仙 |
| 第二回  | 渡水回車崎嶇嘗險道 | 鑿牆燃燈辛苦話山家 |
| 第三回  | 山景屢驚人轉增旅趣 | 泉聲初到耳更道仙機 |
| 第四回  | 談笑而來歇肩留古廟 | 鼓舞以上拭辭讀殘碑 |
| 第五回  | 松畔尋途攀繩登絕壁 | 峯頭舉火警犬吠深山 |
| 第六回  | 石破天驚又峯巒聳翠 | 煙消日出有桑柘成村 |
| 第七回  | 有古人風衣冠如畫裏 | 非君子國男女雜樽前 |
| 第八回  | 裂土分王仙山非樂國 | 烹茶享客素女起凡心 |
| 第九回  | 共覺解人頤目桃眉語 | 忽傳逐客令劍拔弩張 |
| 第十回  | 共突重圍穴牆而遁  | 更臨絕地束手被縛  |
| 第十一回 | 茅茨土階亦具王者氣 | 物華天寶足壯各卿觀 |

第十二回

座上羣賢挑燈難劃策

山中宰相踏月粟尋詩

第十三回

戴月逃生藏身聽戰鐸

隔溪拒敵飛箭射紅光

第十四回

逃伴停踪似路原非路

少年舊臂無情却有情

第十五回

義憤填膺救人重入谷

殺人遍野觀戰共登山

第十六回

外力可憑鳴槍便退敵

同情盡失放火欲燒山

第十七回

有故而來議和登敵堡

至死不悟求使保君權

第十八回

百姓共擒王嬪妃側目

九卿皆變賊宮殿成墟

第十九回

皇帝作奴才偷生不易

家庭成泡影易宅猶歡

第二十回

瘦竹清泉幽懷來好伴

乾柴烈火趣語諍同人

第二十一回

忍俊不禁含羞邀說客

無辭可對點首許情人

第二十二回

階下乞憐癡情戀故土

門前勸駕危語繫芳心

第二十三回

行止難兩全鳴鳴哭耳

賢愚都不捨望望去之

第二十四回

幾日馳名居然天上客

一生了帳死矣道傍兒



# 秘 密 谷

張恨水

## 第一回

豔麗妬情儔眼前伴客  
神奇談秘谷天半疑仙

在南京建都十年以後的一個春天。天氣依然像年年三月那樣陰黯。雖然人口的增加。和政治機關的添設。成了個正比例。然而市政的建設。也依然不會達到頂端。一部分的舊式街道。還保存着。在陰雨之後。那坎坷不平的石板身上。隨處都是一窪一片的泥糊。舊式的街巷裏。自然也就是舊式的房屋。這江南的舊式房子。都是四圍黑暗的瓦屋。中間挖一個長寬不及一丈的天井。接受着光線與流通空氣。在陰雨的時間。屋子裏的居人。便感到異樣的煩悶。到了晚上。工作回來。而又疲倦了的人。除了在屋子裏看書而外。是無可排悶。因為出了自己的屋子。便是別人的屋子。天井下的屋檐。又是讓那檐溜水洒得一片潮濕。立脚不得。這樣受環境苦悶的人。當然是不少。

上海市江西路

全家巷西合作社

地址：全家巷路170號

而康百川先生。便是其中一個。他閉了半作書房。又半作臥室的朝外窗戶。在一盞不甚明亮的電燈光下。攤書在棹上看。他無精帶彩的揭開了一頁書。却在書頁裏擰出一張二寸相片來。相片上有個二十附近的少女半身相。鵝蛋臉兒。斜梳着那歪桃式的分髮。長長的睫毛。水汪汪的眼珠。牙齒半露的微笑着。這是康百川在部裏一個同事的女職員。她到部裏去服務。是康百川薦引的。康百川和她有婚約。而且都貧寒。所以一同服務。預備奮鬥着。掙些錢來結婚。可是她奮鬥的結果。却是把愛情淡下來。把婚期延誤下來。康百川也只增加了一些疑慮和悲憤。這天。他曾約了她散值以後。一同去看電影。然而她却派人送了一封信來。那信上說。

百川先生。你今天晚上電影院的約會。我本當去。但是我今天多辦了一件公文。身體疲倦極了。似乎有些燒熱。實在不能在陰雨天出門了。明天會。妹李士貞上。

在百川看了那相片之後。不覺的在抽屜裏又把那封信拿出來再看了一遍。就對了那相片嘆了一口氣道。現在你對於我總是這樣冷淡的了。說畢。扔下了相片和信。自

己站起身來。就在屋子裏來回踱着步子。這樣的走了若干遍。他想起了。她不來。那就算了我一樣的。可以去看電影。於是把一件七成舊的雨衣穿將起來。兩手插在雨衣的假口袋裏。就這樣走到電影院來。這電影院門口的道路。照實質說起來。差不多和他家門口的道路。要相隔到一世紀。這裏電光燦爛。柏油路光滑乾淨。一對對的男女。彼此都手臂相挽得。笑嘻嘻的走了進去。百川的這兩隻手。無人可挽。也無人挽他。依然插在雨衣的袋裏。就這樣的走了向前。當他走到票房窗戶外來買票的時候。偶然回頭。却看到一輛油漆光亮的汽車。停在門口。這是認着熟透了的。乃是部裏的公用汽車。常是被項司長坐着的。一定是項司長也來看電影。自己是雅不願和上司見面。去守那規矩的。現在見了面。是必恭必敬的行禮。還是不理會呢。他正在這樣躊躇時。見汽車門開了。果然是項司長下來了。而跟着下來的。却是一個摩登少女。這個日子。夾衣還不足以禦寒。那少女所穿的是一件粉紅色的單長旗衫。不過外面罩了一件細絲絨大衣。這是在大衣下擺。露出來的一截。她正伸了一隻纖纖玉手。扶着項司長下來。那隻手上帶了一隻鑽石



戒指。在電光下。那鑽石耀着人的眼睛。射出一道光芒來。呵。項司長又娶了這樣漂亮的  
一位姨太太。他正如此想着。那個少女却向司長身後藏了起來。這一來。他看清楚。了。那  
正是未婚妻李士貞女士。好。她和司長一路坐汽車來看電影。怪不得有這樣子闊綽漂  
亮。那司長似乎也看到了康百川。然而他却板了面孔。掉頭望着別處。將這位少女。緊緊  
的引着。就走進去了。他身後有個聽差。已經買了票。在入座的門口等着。代為遞過票去  
了。康百川站在票房門口。只望了那門發呆。心想。她說疲倦得要害病。不能陪我。原來却  
是這樣一段原故。她是我的未婚妻。怎麼可以瞞着我來陪司長看電影。我若喊叫起來。  
讓大家都沒有臉。不過真這樣的做起來。恐怕冒昧一點。也許她是不得已而敷衍司長  
的。我暫且不能發怒。應當問個青紅皂白。他想定了之後。也不買票了。就到公事房裏。讓  
賬房去打一塊玻璃板。上寫請李女士外面談話。百川他這樣辦了。便入場門外。靜靜  
的站着等候。心裏自是這樣的想着。她一定是裝着麻糊。不肯出來的。當然。她一個貧寒  
出身的姑娘。那裏禁得住上司的勢迫利誘。得了一個機會。我慢慢的勸導她也就是了。

一個人這樣的捉摸著。約有五分鐘之久。李女士果然出來了。她一見百川。板住了臉。首先瞪了眼問他道。你爲什麼打破玻璃板找我出來問話。是不是因爲我和項司長一路來看電影。你心裏有些不服。百川不料她竟先取了質問的態度。這也就有氣了。便道。這是公衆娛樂場合。我不願和你吵鬧。可是你自己也得想想。你這種行爲是對的嗎。士貞道。有什麼不對。交朋友是我個人的自由。我願意和什麼人交朋友。就和什麼人交朋友。你沒有權能干涉我。說畢。她扭轉身軀。又進場看電影去了。百川這一個重大的刺激。真恨無地縫可鑽。呆站了一會子。冷笑了一聲。就走開了這電影院。走路的時候。心裏也就想著。這是我自取其辱。我一個穿破舊雨衣的人。如何可以和坐汽車送鑽石戒指的人打比。這只有讓開他與她得了。戀愛不是可以強迫的。強迫來了。也沒有什麼趣味。他自己自寬自解的走着路。好像是十分的解脫。然而他走不了幾步路。就要把腳頓上一頓。而且捏了拳頭。也只是捶了另一隻手的手心。自己莫知所之的。走了一陣。心裏便又想着。我就這樣很無聊的回去嗎。我若是回去。兩夜淒涼。更會感到無聊。有了。不如到俱樂部

去坐坐罷。雖然那裏不過是打檯球下棋兩件事可以消遣。但是找幾個朋友在一處談天。便可以混去幾個鐘頭的時間。談天談得疲乏了。再回去睡覺。當然是一倒上床去就睡着了。他覺得這個辦法。是非常的妥當。於是直向清心俱樂部來。這個清心俱樂部是南京一部分知識階級分子組織的。其間自不免也有一些政界的人物在內。康百川他雖是個小官吏。可是他離開學校不久。依然喜歡和知識分子來往。所以他也就時常到清心俱樂部來消遣。這天晚上。他到俱樂部來時。因為天雨之夜。裏面的人。也非常的少。四週靜悄悄的。聽到不一些聲響。走過兩進屋子。還看不到什麼人。只兩旁的屋子。偶然有一兩盞殘餘未滅的電燈。發出那欲亮不亮的燈光。隔了玻璃。映射到窗子外面來。他看這樣子。都不像有人。轉過一個長院。却才有一陣哈哈之聲。由一帶走廊子下傳佈了出來。那裏是個平常的休息室。並沒有什麼娛樂品。平常只幾個大學教授。喜歡在那裏掉書袋。這除了那些氣味相投的先生們。是不肯光降的。百川自願是個後學。雖是認得這幾位先生們。却談得不大入調。所以也不大加入這個組織。然而今天晚上。既然來了。

又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排悶。姑且走進屋子去看看。這些老先生說些什麼，於是順了走廊。拉開了那房門，伸頭進去探望。只見靠牆的三張安樂椅上。坐着三位先生，其中倒有兩個啣着煙斗。第一個是余侃然博士。他是個生物學家。他穿了博大的學生服。衣袋都盛了東西而下垂。那蓬鬆而枯燥的頭髮。中間略帶了幾根白色的在內。這其間。表示着余博士漸入老境了。然而他的精神。依然很好。在一張同字臉上。配上了一部虬髯，這很像是舊小說上所描寫的一位山寨大王。第二個是歐陽樸博士。他是一位地質學家。他穿了一套深青色的西服。領子是半歪着。一條深藍色的領帶。和領子只是虛奪着。猶如一條帶繮子的項圈。將前面黃光燦然的領扣。都露了出來。他只是在鼻子下，留了一小撮鬍子。他那個有皺紋的瓜子臉，也配上一頭亂髮。余博士常是這樣的譏笑他。說他是魔術班的小丑。第三位是徐彬如先生。他是個詩家。他總是穿了長袍馬褂。垂着到後腦下的長髮。在他的橢圓形臉上。架着一副玳瑁大框眼鏡。這更增加了他的幽默。兩位博士，都架了腿。斜啣了煙斗。望着徐先生的面孔。徐彬如笑道。大王。假使你能賣老命的

話。我是願意奉陪的。余博士在接到大王尊稱之後。他照例是同他一句外號的。便笑道。beautiful，假使你捨得離開了你的太太時。我就捨得我這條老命。歐陽博士笑道。山賊的話也很幽默。余博士道。小丑。你以後少叫我山賊。不然。我就說你是扒手。徐先生笑道。其實大王也只是名義好聽。他三人正這樣開玩笑時。百川站在門口。完全聽到。覺得老先生談話。也不一定就是速度加時間等於距離的那樣枯燥。便走近了一步。一一的叫着先生。因為余博士和徐詩家。都是他的老師。尤其是徐老師。他們是很接近的。彬如道。你怎麼有功夫到俱樂部來。百川在他下手一張椅子上坐了。身子向後靠着。似乎表示那樣舒適的樣子。便道。我是個閑人。怎麼沒有功夫。彬如道。在南京。自然有不少的地方。可以讓你去度夜生活。自然是閑人更沒有功夫的了。百川道。這樣解釋。那我就無可說了。剛才徐先生說。什麼捨命賣命。我倒不懂。徐先生還不會加以答復。余博士手握了煙斗。却將煙斗的嘴子。向他指點着道。難道你也能拚命捨命嗎。歐陽樸道。如果康百川兄願意加入。我們倒是二十四分的歡迎。他是安徽人。或者可給我們作一種嚮導。百

川聽了這話。却是茫然。彬如微笑道。百川。你貴省。不是有個天柱山嗎。據人說。這天柱山的極高峯之下。有個神祕區域。和這個世界是隔絕的。但是那裏面有生物。也許有人類。只是經過千百年之久。沒有人進去過。就越來越神祕了。有人說。那山的一方。有個千丈的削壁。削壁之下。是條大河。這河裏會發現過人的衣服和帽子。這是那山上落下來的人。鄉下人便以為是仙物。又有人說。那山上有人骨頭落下來。說是山裏有妖魔。把山下的人捉去吃了。吐出骨頭來。這都是些不經之談。我不能相信。據歐陽博士的揣想。那也不過是個較險的山谷。被草木把路塞了。所以沒有人去。可是去年有飛機由那裏經過。發現下面有人類。那些人穿了古代的衣冠。今年上一個月。又有飛機經過。更看到裏面廬舍田園。與外邊無二。這却引起了我們的疑問。他們為什麼不和外間交通。若說是野蠻人。這個裏邊。不會有生番的。因為在過去的地誌或歷史上。決沒有人提到這一件事。由疑問便又引起了我們的興趣。我們打算親自去看上一看。倒底是些什麼人物。百川笑着。一拍手。站了起來道。問別的什麼話我不知道。若問這個話。那就談到我家門口去。

了。天柱山在潛山境內。我就是潛山人。這一說。三位先生們一齊高興起來。余侃然首先問道。你當然知道那山上有沒有生物的了。據我揣想。哺乳動物是不多的。爬蟲類或者蔓延。歐陽樸道。那是很顯然的。是大別山脈。它是一個斷塊山。在地質學上……彬如笑道。我們現在還不必作學理上的討論。與其說是在地質學上。不如說是在煙斗上。卓別林先生。你那斗煙。沒有火氣在三十分鐘以上了。不該換了嗎。歐陽樸笑着換了那斗煙。吸着煙向百川道。康君。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們一些。百川笑道。若是要像歐陽先生那樣說着。先要在什麼學上去找。我可沒法子去找。余侃然道。當然只要你報告事實。百川笑道。據我們鄉人傳說。那是塊仙地。在週圍幾十里的樹林子裏。有一個四面削壁的高峯。這削壁上。差不多連草也不長一根……歐陽樸道。由地質學上推測。這當然是長石。其面極平滑而……彬如皺了眉道。卓別林先生。我們現在並不上地質學這一堂課。可不可以等康君報告完了。你再作學理上的檢討。歐陽樸於是躺在安樂椅上。含笑吸着煙。看了百川。且不說話。百川道。這一片石岩。雖然不長草木。但是在這上面。却有

一個小平原。有十幾畝地大。可以種水田。這種話。當然是沒有理由的。在山的頂端。何從得水。沒有水。當然是不能有田了。但是在高峯的半山腰。小峯圍繞。那裏的確有個深谷。鄉下人的土話。叫做山崖。那個崖裏頭。常是冒出煙來。據土人說。那是仙家煉丹的煙。那是不能成立的一句話。但是這煙却是事實。許多人看見過的。假使這深谷裏面沒有人類。這煙從何而來。余侃然道。對了。動物是不會利用火的。彬如笑道。這又該搬上生物學了。據我看。這用不着到書本子上去找證據。乃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用平常的情理去推測。就行了。百川道。若用平常的情理去推測。那是不通的。那裏無人。何以現出許多有人形跡。那裏有人。何以願在深山大谷裏藏着。永不和外人往來。歐陽樸道。這是很容易解決的一個問題。百聞不如一見。就該我們自己實地考察去了。我們爲這事。討論了好幾次。今天決定了。我們三個人是基本隊員。再找三四個粗人。我們就組織一個探險隊。那個地方。我們也取了個名字。叫做秘密谷。我們就算是秘密谷探險隊。康君是潛山人。那就好極了。請你寫幾封信回家鄉去。介紹幾個人給我們。作我們的嚮導。百川微偏着



頭想了一想。問道。三位先生。決定了去一趟嗎。余侃然道。當然的。我們並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豈能自己和自己開玩笑。這裏還有一個待決的問題。就是這位大詩家的夫人。歐陽樸。啣了煙斗。斜看了徐彬如。笑道。什麼待決的問題。却是徐夫人。侃然道。小丑。你怎麼總忘不了丑角的口吻。我的話不過是這樣說。意思是徐先生去是想去的。然而他的夫人。帶去是不可能的。丟了夫人在南京。又有些捨不得。所以成了問題。彬如對他二人的嘲笑。只是微笑着。他們二人都不說了。他才道。二位老先生的夫人。都不曾在南京。假使二位老先生。覺得這並不算什麼希奇的話。那末。我也就可以和二位一同去探險了。侃然搔着他的虬髯。點了頭。笑道。這兩句話。你很不失掉你那種幽默。百川聽了。心裏真覺得有些着急。剛才把這個問題。說得有些接近了。老先生又掉起書袋來。把這問題揭了開去。只得站起來道。假使三位先生決定了去。又需要一個嚮導。那末。我就毛遂自薦。願來幹這一件差事。余侃然也站起來。笑向他道。老弟。你這話是真嗎。百川道。絕對的真。侃然笑道。你不是也看過愛因斯坦的學說嗎。其實應該說相對的真。這一說。大家

全笑了。侃然道。百川。我猜你一定沒有結婚。百川笑着點了一點頭。他又道。我猜你也沒訂婚。百川又點頭。侃然道。不但是沒有訂婚。而且沒有愛人。彬如笑道。你不要像江湖賣卦先生一樣看風轉舵。聽了人家的話音。只管追了上前去。下那肯定語。你要知道……百川道。不管怎樣。我是願意去探這一回險的。我在鄉居時。我家的大門。在五十里之外。正對了天柱山尖。我一出大門。便想着。眼面前就是一個神祕的所在。我那一天得了機會。非一探這秘谷不可。這個心願。我立下了多年了。今天相遇。我豈肯平白地放過。侃然道。那末。你衙門裏的職務呢。百川道。我決定請假。如是請不動假。我就辭職。總而言之。我決定了去。我不但是當個平常的嚮導。在那山上。我還有親戚。可以找了他們來幫我們的忙。歐陽樸走上前來。握了他的手。緊緊搖撼了一陣。笑道。我們熱烈的歡迎。這位新同志加入。百川受了老先生這樣的歡迎。自然也是十分高興。於是在這一握手之間。他就在他這一生的過程中。把最爛漫的一頁。開始紀錄了。



## 第二回

渡水回車崎嶇嘗險道  
鑿牆燃燈辛苦話山家

康百川這晚在俱樂部裏談得很高興。幾位要去探險的先生經過他對家鄉一番詳細的報告。知道要預備什麼東西也很高興。又約了他。次日仍在這裏會議。決定探險隊的組織。並籌劃探險隊的費用。

談到夜深。方始散去。百川有了這樣一件可以興奮的事情來做。對於電影院那一幕傷心的影子。便不放在心上。次日還照常的到部裏去辦事。晚上到俱樂部來會議時。三位先生都在座了。徐彬如坐在那沙發椅上。手上捧了一張紙。沉吟着。表示出他那滿紙上都是計劃。歐陽余兩位博士。在兩邊椅子上坐。都極力的吸那煙斗。雖然煙斗上燒出來的煙。有些薰眼睛。然而他們都不注意。全把眼光射在那紙上。直至百川進來。才把這三個人坐定了的形勢打破了。徐彬如指着對面的椅子。讓他坐下。笑道。我昨晚一夜沒

睡。擬了一個計劃書。剛才經二位一番斟酌。都通過了。現在交給你看看。有什麼可以斟酌的地方沒有。於是將那張紙交給了百川。百川接着。坐下細看一番。計劃訂的很週密。大綱就是歐陽博士做隊長。指揮全隊。余博士管理庶務。徐先生管理文書。康先生担任交際。經費是一千元。由本俱樂部贈送。在南京只帶兩個工人。其餘的工人。就地雇用。路線是由南京乘輪船到安慶。由安慶雇小車送行李到山脚。由山脚再改挑夫。槍械藥品。食物。用物。歸余博士辦。宣傳請護照由徐先生辦。領錢雇人歸歐陽博士辦。在南京無所謂交際。百川倒成了一個閑人。他將這計劃書看過了。也十分同意。就問大家那一天起程。歐陽樸道。我們都是要急於知道這秘密谷的人。當然是越快越好。我們決定再有三天。的預備。就可以動身了。我們這兩位老先生。帶了這兩個煙斗。就沒有可掛累的了。你呢。不也是一個人嗎。百川微笑着點了一點頭。歐陽樸笑道。所剩下的。就是我們這位詩家。不知道他的唱別詩作成功了沒有。彬如笑道。不用多說。到了那天動身的時候。我們還在這裏齊集。看看是那個先到吧。余侃然笑道。詩家的生活。他是不喜歡太平淡的。要

有些悲歡離合。才可以增長他的詩興。所以彬如爲了陶養他的文學起見。他應該和他夫人在甜蜜的反面。作些工夫。彬如笑道。我們也是老夫老妻了。有什麼甜蜜不甜蜜。侃然道。不過詩家是要女人點綴的。彬如笑道。其實世界上的事。都少不得有女人點綴的。侃然突然站了起來。將煙斗拿在手上。指着彬如道。我反抗你這個定論。我拿事實來證明。譬如我們這回探險的事。就沒有什麼女人的原故。在裏邊點綴着。我們四個人。可以取決多數。這話是對不對呢。百川聽說。臉上現出了一片苦笑。好在彬如對於這種反抗。却也沒有什麼議論發生。大家說笑了一陣。也就過去了。三天的期限是很容易的。在三天的時間。百川也只草草的把各事料理就緒。這天的報紙上。已經把他們到秘密谷去探險的事。整個的披露出來。而且載明了他們是於這日上午八時。在清心俱樂部出發。這個時候的南京市民。除了謀作官而外。也有些人感到科學趣味的。所以在南京的市民。增加到一百萬以上。這天到清心俱樂部來和探險隊送別的。也有一百人上下。這一百人在大廳裏開了個臨時的歡送會。後來由歐陽博士作答詞。他看了全場並沒有女

人先說了幾句對於秘密谷感想的話。然後又笑道。在本問題以外。我們四個人。曾發生了一個不甚重要的興趣問題。就是徐彬如先生說。現代的事物。一切離不開女人。但是我們不相信。現在我們看看。今天的事。是不是離開了女人呢。於是全場人笑着鼓掌。這掌聲不是贊成歐陽博士的話。原來是徐彬如夫人來了。歐陽博士舉了他的帽子。在空中搖撼着道。諸位。你不要說我說錯了。這是徐彬如先生。他有心要駁到我的話。所以把事實來攻擊我。諸位。你想。徐夫人有不給徐先生掙面子的嗎。假使我的夫人在南京。今天他一定阻止徐夫人前來。徐彬如在人叢裏很從容的站起來。微笑着答道。那末這件事情。由一個女人增加到兩個女人了。現代的事物。是能離開女人的嗎。歐陽博士真窘了。用手去搔他的虬髯。在一分鐘之間。他忽然得了一個妙策。就用偏師去反攻徐先生。他說。我們想。秘密谷裏面。也許是部落時代。那裏頭有國王。自然也就有公主。徐先生主張一切離不開女人。讓他到那裏去招贅做駙馬罷。那末。我的理論雖然失敗了。然而老友與有榮焉啦。徐彬如笑着坐下去了。於是全場鼓掌。給歐陽博士一個滿堂彩。在這說

笑的聲中。探險隊的行李。由兩個工人押解着。先運去了下關。隨後四個隊員也就到下關來。當日上午十點鐘。他們搭了上水輪船。向安慶而去。次日到了安慶。無所謂勾留的。休息大半天。雇了三輛人力小車。推運行李。就向潛山出發。他們四個隊員。兩個工人。三個車夫。順着大路。步行前進。由這裏到潛山縣城。插上當年解餉銀的驛道。車子很是好走。由安慶向東北走七十里。轉過一帶小山。已經看到對面白雲堆裏。青隱隱的露出一片高山。由這裏看去。那山的下半截。斜斜的伸着。上半截有時讓白雲完全掩藏了。有時在白雲裏伸出一個尖角來。這個山尖。真不同其他的山尖。彷彿像人並伸出小指無名指中指三個指頭的樣子。百川指着白雲堆裏道。諸位看看。我們所要尋訪的祕密谷。就在那山尖的後面。彬如笑道。這真是上青天了。雖然看去很高。可是我想着。一定是富有趣味的一說之後。大家走着路。都向了山尖看去。在路上歇了一日。經過潛山縣城。那山尖就慢慢的變了圓形。變了扁形。面前是一帶大山擁起。由了康百川的引導。漸漸的走到大山的脚下了。順着大山的脚。有一條乾河。河裏一望無際。全是大小鵝卵石。淺淺的

清水由石灘上流過。只管嘩啦啦作响。河堤上有一個小廟。廟邊搭了兩間茅屋。全攤倒了。並沒有人。看看那廟的橫額。乃是河神廟三個字。百川笑道。糊裏糊塗的走到了目的地了。歐陽樸道。什麼。這是秘密谷嗎。百川笑道。我是說我們的車子到了終點了。河那邊有幾家鄉店。是做山上人生意的。我們應當過了河。再卸下車子。於是大家坐在河堤草皮上。脫了鞋襪。扶了三輛人力車子。在鵝卵石上。半推半抬。渡過水去。過河之後。有一里路的灘河。就上岸了。一叢深深的綠竹子裏。啞啞的發出幾聲狗叫。大家順了小道前進。露出一排背山面水的人家。一家門口放了幾個掛麵架子。一家門口。推了一些篾編的竹器。都半掩了門。其中一個店面的人家。雖然是開了門窗。看那架格上。空空的只放了一些火柴。佛香和紙錠。櫃台上有一個大瓦鉢子。裝了鹽。櫃台頂樑上。垂了幾縷麻細。在櫃壁上。有一張成了灰色的紅紙。寫着端木遺風。百貨俱全八個字。彬如看到。首先笑了。他向大家道。寫這字條的人。意思很幽默。百川笑道。不然。在山上人看來。他們所需要的。這裏都有了。也許是百貨俱全了。大家說笑着。就進了這店堂。這店堂裏放了一張棹子。



可沒有板。凳裏面一土磚門下。有個老頭子跨了一條板凳。在牆邊打草鞋。他張望了許久。不敢過來。百川操了家鄉話。告訴他是來逛萬山的。要在這裏借住一宿。請他代找幾個挑夫。老人這才放大了胆。四處找出了幾條板凳給他們坐。在門外捧了一大細乾茅草。送到旁邊一個灶裏去。掀開灶上的鍋蓋。用一個大葫蘆瓢。在水缸裏舀了幾瓢水進鍋去。接着就蓋了鍋。向灶裏點着一把火。不多會水沸了。他在灶頭上取下一個竹筒子。由裏面抓了一撮灰也似的東西。洒到鍋裏。於是提了一把大瓦壺來。將瓢在水裏擺蕩幾下。就舀水向壺裏灌。接着他便帶了三隻粗飯碗和那壺一齊送到棹上。原來這是敬客的茶呢。徐彬如看了。真覺這種生活。別有風趣。只是笑。因為他們都如此賞鑒那些小動作。所以事事有味。也就忘了辛苦。當天就在這裏歇了。次日。由店裏代雇了五名挑夫。代挑着車上的行李物件。三輛小車。自同去了。因為這屋後便是山。大家換了短衣。換上布底鞋。結束一番。預備登山。在未開步之前。百川找了六根細棍子來。南京來的人。一個人分得一根。歐陽樸拿了棍子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呢。百川笑道。暫且不說。將來自有用。

處。於是一行十一個人就開始上山了。前面是百川一人先行。後面跟了五個挑子。這五個挑子裏。粗笨的帳棚。精巧的照相匣子。一切都有。兩個工人。三位教授在後相隨。因為這依然是大路。大家並沒有什麼戒備。余侃然博士掛了一個採集標本的箱子在身上。手上拿了那根棍子。東指西槩。很是高興。百川在前面。回轉頭來看。便笑道。余先生。不要太高興了。回頭會走不動的。不信。請你看前面。大家向前看時。兩道斜巒環把。中間伸出一個大山峯。那山峯邊有個缺口。似乎人行路在那裏。百川道。我們非過了那個山峯。不能歇腿。侃然道。這也不遠呀。有什麼困難呢。於是大家繼續的向前走。走了一個小小的山峯。侃然有些喘氣。棍子不能東打西槩了。這裏所經的路。是在半山腰。順着山的形勢。砌成的階級。始終左是高峯。右是懸崖。看到前面有個高坡。可以不久跨上去。然而偏是山形一轉。要繞了半個圈子過去。或者到了高坡邊。不能向上。反要下降。下降之後。才登那個高坡。在高坡這邊。看到那邊。是一層一層的石階路。然而翻過石階時。又有一個高坡在面前頂着。這石階也不過是個名。其實就是在斜坡的石面分了一些層次。那石

面就崎嶇不平。有些石板太光滑了。或者石板上又有碎石。簡直站不住脚。余博士不知不覺的。用那根棍子。當了老人的拐杖使着。走一步。用棍子柱着地上一步。看看同行的人。除了那五個挑夫而外。不都成了老人了嗎。百川走在衆人的前面。有時跨上那二尺高的石階時。還能借着棍子支持的力量。跳上一跳。然而其餘的人。差不多是爬了。這山上都零落的長了一片一片的草皮。疏疏落落的。也有些松樹。有那不大高的松秧。長在路邊。常是借它一把力。把人帶上石階去。大家要掙一口氣。非過那山峯不歇腿。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一陣陣的汗從背上透出。好容易轉過那山缺口。呵呀。何嘗是山峯。不過是一個山峯下的起點罷了。歐陽樸博士。見余侃然兩臉通紅。笑道。你採集了多少標本了。老實對你說。這山上的人。過一十年後。也許不知道標本箱子是博士的招牌。你掛那幌子作什麼。余侃然喘了氣。笑道。我不和你說。他解下了標本箱。在石頭下的草皮上躺着了。行路的人。是不能休息的。一休息之後。猶如新婚的男子愛新房一般。總很依戀的。捨不得那一片休息之地。好在大家的遊歷期。是沒有限制的。多休息一會。也不算什麼。歇

了兩小時之久。方始開步。這樣走一小時歇兩小時的走着。當天只在山上走了二十多里路。遇到一個較爲整齊些的山村。不等太陽落山。大家便安歇了。這山村的所在。是在兩片小峯之下。凹下去一片平地中。蓋了七八戶人家的屋子。屋子後面。還靠着山呢。這裏有一家。是挑夫的親戚。託挑夫去說明了。由這人家。借了一間堂屋。一間臥室。做了他們休息的地方。這主人翁是個五十多歲的漢子。他間日在山上送一回竹器下山去賣。常和鄉鎮上的人見面。他在這裏。已經算是文明分子了。他看到先生們是斯文一流。引到堂屋裏坐下。依樣的提出一把瓦壺來。這瓦壺口上。蓋了一個瓦碟子。碟子上。盛了不少的稻草灰。那茶碗的質料。也進了一步。是瓦質的。不是粗瓷的了。帶來的行李物件。主人對之十二分的小心。都讓人搬進到臥室裏去。他不敢直接的向來賓說話。只是當了來賓的面。和挑夫們說話。山上的太陽落得快。紛亂一陣。天色已經昏黑了。主人翁於是搬了一個破瓦鉢子。放在堂屋中間。捧了一堆竹子篋破碎了的粗細篋片。放在鉢子邊。然後點了火。零碎的向鉢子裏添着燃燒。挑夫們坐在階檐石上吸旱煙。抽出那燃燒的

竹棍來點火。主人翁又捧了一綑長可五尺的長篾來。他抽出兩根。在鉢子裏點着了一端。將另一端。插在黃土牆眼裏。這黃土牆上。正有不少的牆眼。兩根長篾。插在堂屋的東西兩壁。那火燄放出來一二十寸長。居然照着堂屋裏有些光輝。原來這是當燈亮用的。四個探險隊員。各據了一條木凳。圍了棹子坐着。棹上是一把瓦壺。兩個瓦碗。那壺裏的茶。倒到碗裏看時。正好似兩碗黃黑色的顏料水。滿碗飛着茶葉末子。不必喝。只聞到鼻子裏。就有一股子刺鼻子的氣味。徐彬如坐在上方。皺了眉道。我看這屋後有一道清泉。那水想是好的。可惜只對付這種茶葉。百川解得這位詩家的意思。便向主人翁攀談。他說姓楮。都叫他老三。百川便向前笑道。三哥。我們走路辛苦的人。別的罷了。只想一口好茶喝。我們自己帶有茶葉。請你不要用鍋燒水。就把這瓦壺刷乾淨了。燒一壺開水來。我們自己來泡茶。諸事有勞。明天我們多算火錢。老三道。不打緊。水火我們這裏是兩便的。於是他提着水壺去了。彬如笑道。交際的事完了。這該庶務了。可以到綑籃子裏去。把茶壺茶杯茶葉拿出來。余博士兩手伏在棹子上。搖了頭。微笑道。假使叫我馬上得着科學獎

金會的獎金。叫我離開這凳子。我也是要謝絕的。我真覺得這舒服極了。黃得全。李炳南。你們去辦一辦。這就是他們南京帶來的工友。他們在南京。也到過中山陵。也上過清涼山。以爲遊山值不得說一個難字的事。所以欣然應命的擔任了這一次工作。現在走了一天。都後悔着不該來。這時一人得了一張矮凳。靠了黃土牆坐着。也感到無限的甜蜜。聽說叫他起來。真是無限的懊惱。百川笑道。我自小還走過兩年山路。對付着比你們都好些。還是讓我來。說着。他在地檢起兩根篾片。點了。插在牆上。接住了先燒的篾片。又點了一根篾片。當了燭用。照着行路。去取東西去了。一會兒功夫。褚老三捏了一把篾片引路。百川提了一籃子東西來。計有棹布。筷子。碗。茶具。燭台。菜筒。侃然笑道。多謝。多謝。你全辦了。百川鋪上了棹布。點了一枝燭。將燭台放在棹布上。立刻這屋子。就由原始時代。進到了十八世紀。褚老三也就去提了那瓦壺開水來。和他們泡茶。雪白的棹布上。擺着瑛瑯瓷的茶具。百川又捧一盒餅干來放着。大家都有了精神了。褚老三退後一步。望了他們。覺得他們城裏人。太過講究了。喝一杯茶。還要費這些事。徐彬如看他有些詫異的神

氣便笑道。你以為我們太有排場了吧。我們也覺得山上人太會打算盤。怎麼連油燈也不要呢。褚老三道。我們山上人。天一黑就睡。要燈無用。這篋片是家裏現成的。不點篋片。倒去買油嗎。彬如道。難們你們不吃晚飯嗎。褚老三道。爲了省燈油。不等天黑。我們就吃過了。諸位也是要吃飯的了。打多少米。我好去預備。百川道。他們挑夫。一個人要一升米。我們這六個人。至多是三升米。你打八升米罷。我們帶的有鹹菜。你給我們找一兩樣素菜吃就好。要多少錢。我們照算。褚老三道。有芥菜和小青菜。只是沒有油。用鹽煮兩碗來吃。好嗎。百川道。我們帶了臘豬油。你去預備罷。有嫩筍和我們切兩隻。我們自己來炒。褚老三道。諸位也吃這個嗎。這是我們辛苦人吃的呀。這五位南京來的朋友。一齊奇怪起來。南京的紅燒冬筍。恐怕要賣到一元二角錢一碗。我們不吃。倒是辛苦人吃的。這也真是一件神秘而又反常的事了。



## 第二回

山景屢驚人轉增旅趣  
泉聲初到耳更道仙機

這實在也不是一件什麼稀奇的事。據這裏的主人楮老三說。到了春季。這山上出的竹筍。就和蘿蔔地裏的蘿蔔一樣。遍地都是。這山居的人。以養竹子爲第一項職業。竹子養得好。便有碗口粗。賣去很值錢。要養成這樣粗的竹子。在出筍的時候。就要挑選一番。把細的竹筍拔了。把肥的竹筍留着。因爲筍太密了。竹子是不肯長的。所以到了春季。山上人要拔着好些竹筍回來。這竹筍並無別樣用法。只有煮了吃。山上人是向來不用油下鍋的。只將水來煮着筍片。略微加些鹽花在內。天天吃這個。餐餐吃這個。怎樣的不煩膩。大人爲了生活問題。只有勉強的吃。小孩子吃不下去。却只有哭了。兩個博士聽了這話。却還罷了。只有這位詩人徐彬如聽着。便發生了一種新的感想。天下無奇珍。物以希爲貴。他心裏如此想着。那十



個字。就脫口而出。歐陽樸道。我看天下最能作偽的。是莫過於文人。尤其是詩人。以先大家爬山的時候。彬如不會念着什麼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個時候。喝過了茶。吃過了餅干。才來一唱三歎。彬如笑道。爬山的時候。我雖沒有詩興。可是我得了一個新感想。假使有電影家在面前。他可以得了一個極好的鏡頭。余侃然將煙斗敲着灰。笑問道。不是卓別林新尋金記。歐陽樸笑道。對了。有這樣險峻的山景。就更可以襯托出山賊的威風來了。百川在一邊聽着。不迭的叫苦。這三位先生。有這樣的閑情逸致。直到現在。大家還餓着肚子。他們又由談論學理。變到互施笑諷了。因道。山上人是睡得早的。幾乎是太陽不見了。就要上床。我們要吃什麼。讓這裏的主人翁。趕快跟我們做。時間延長了。人家眼睛睜不開。恐怕支持不住。爲了他這樣說着。三位先生才決定了。還是炒筍吃。而他們圍了棹子。還是坐了不肯站起來。百川只好進進出出。料理一切。忙着吃過了晚飯。大家就上床安歇。山居人家別的沒有。竹篾和茅草。是極有富餘的。竹子架的床。上面疊了一尺來高的茅草。一間草屋裏。設了兩張竹床。讓四位先生睡着。大家頭落了枕。感覺到睡

這件事。比任何事情要舒適甜蜜。就以睡覺而論。生平也不曾有過一晚。是像今晚舒服的。大家在厚草上打了兩個翻身。都把脚伸得直直的。以便週身的筋肉舒展。更是舒服些。而這位余博士還微微的哎喲了兩聲。這也就是表示着痛快之至的意思。徐彬如輪着抖文道。自有睡以來。未有甜睡如今晚者也。大家笑着鬧着。又有一小時。方才睡定。大家正朦朧睡穩的時候。忽然人聲大呼。放出那嗚嗚嗚嗚的聲音。接着狗吠聲。鷄叫聲。鬧成一片。歐陽樸博士。自以為是機警不過。順手摸了放在床面前的獵槍。走到房門口。就對了外面比着。看看外面。那草堂外的天井。露出一片星光。其餘都黑沉沉的。余博士在床上拍着蓋被道。電筒電筒。徐彬如也坐在床沿上。兩脚伸到床下亂塗。找他的鞋子。百川在床上笑道。不相干。這是山上的豺狗。到人家來偷鷄吃。不關我們事。大概是這裏的主人翁。被我們鬧昏了。忘了關大門。讓豺狗闖進來了。這樣的事。山居人家是有很多。有時。老虎乘着大霧。跑進人家來拖豬吃。還是白天的事哩。說時。聽到褚老三咒罵着。接着又有關大門聲。有人問道。拖了鷄去了嗎。又有人道。沒有。我一棍子把畜牲打跑了。大家

聽了這話。才知道果然是鬧豺狗。並非有什麼變故。余侃然已經摸到了手電筒。放出光來。見歐陽樸博士還夾了獵槍在脇下。笑道。快睡下罷。躲在房門後放槍打豺狗。讓人家笑話。歐陽樸道。我還夾了槍在房門口等着呢。你只是在床上大叫電筒。若是有什麼變故。你這種態度。豈不糟糕。彬如覺得自己的脚底板。又粘又濕。大概是踏在地上的緣故。這話說出來了。更是笑話。只好是不作聲了。大家安睡下了。余博士用電筒一照手錶。便道。還只是十點鐘。這個時候。野獸便出來了。百川道。在山上本也就是半夜了。余侃然道。豺狗這個名稱。大概是山上人叫的。其實這也是狼之一種。它不羣居。也沒有狼羣的狼那樣兇猛。這完全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將它的生活改變了。遠遠看去。和瘦小的狗。沒有什麼分別。只是嘴尖。牙長。毛色多棧黃色。歐陽樸道。我在江西南境。考察地質的時候。看到有一種野狗。也許和這種豺狗差不多。中國境內。很少發現狼羣的。你說這是狼之一種。改變了生活。但是我們知道生物改變生活。那不是短時間的事。余侃然道。這有什麼疑問。當然是狼之一種。百川正想再安穩的睡着。不料這兩位博士。大談其狼之種別。大

有相持不下之勢。便笑道。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的。我們在山上沒法獵得一頭豺狗。拿來解剖一下。這就可以明白了。主人翁被我們鬧昏了。半夜裏放進豺狗來。若再要鬧。恐怕他頭腦不清楚。更會放進老虎來。談到一個虎字。大家多少有些害怕。果然就把談鋒停止了。大家睡了一覺醒的時候。却聽到許多人說話。彷彿是天亮了。但是睜眼看看屋子裏。却又是黑洞洞的。余侃然用電筒照着手錶看了。已是六點鐘。因道。照說這個時候。是該天亮的了。何以屋子裏還是這樣子黑。百川笑道。沒有山居過的人。這又是一種新聞。山上下霧的時候。往往是把白天變作黑夜。不點燈就不能看見。主人翁已起來了。我們都起床罷。他首先下床點了一支燭。大家陸續的起床。到外面一看。果然是天亮了。只是天空裏昏昏沉沉的。沒有太陽。沒有星光。也沒有下雨。彷彿這山谷裏是個蒸籠。半空裏不住的冒着蒸氣。那蒸氣裏面。也帶有些水分。走到大門外。看看對過的山。都被這蒸氣籠罩了。一些看不出來。別的地方。也是這樣。歐陽樸博士正在大門口觀望。余博士道。你不帶獵槍就站到大門口來。也不怕危險嗎。昨天百川說了。大霧裏面是出老虎的。歐

陽樸知道他是打趣。却也沒有理會。依然在門口呆望着。忽然一種奇怪的呼聲。不知在何方發出。只是哼呼作嚮。對面山溝裏。一陣鈴鐺嚮。有一樣東西。向這邊直衝過來。這大門外。雲霧薰蒸着。一二丈路以外。就是昏沉沉的。直等那東西衝到面前來。才看出是兩頭牛。兩位博士。神志昏亂着。呆了說不出話。直到看清楚了這兩頭牛。才定了一定神。然而這大門外。正橫了一棵老樹。啼啞一聲。將樹葉衝動着。又嚇了人一跳。余侃然笑道。這個樣子。簡直是草木皆兵啦。歐陽樸笑道。你這才知道草木皆兵啦。我以先看那些外國的探險小說。說到生番吃人。就毛骨悚然。但希望我們的對象秘密谷。不要有生番才好。二人正在門口說着閑話。只聽到遠遠的一陣人語喧嘩之聲。同時雲霧深處。有許多火鉢。似乎有人擎着火把前來。余侃然笑道。說生番。生番真到了。進去罷。說到這裏。恰是徐彬如由裏面走出來。猛然聽到說生番來了。也就轉身向裏面跑。和出來的一個挑夫。撞了一個滿懷。兩個博士。其初以為是大家開開玩笑。後來只見那一大羣黑影子。隨着大大小小的無數火把。直擁到面前來。他兩人嚇了一跳。不敢再站在大門口。也向裏走去。

然而那一羣黑影。果然不是到別處去的。人聲喧嘩。一直鬧到大門口來。余侃然問百川道。這是怎麼回事。他們是些什麼人。山上有……百川笑道。這山上全是和我們一樣的良善好百姓。沒有生番。說着話出去一問。回來報告着。大家都笑了。原來這山前山後的居民。傳說着山下來了許多洋鬼子。他們邀合了一大班人前來參觀。這都是四位先生的衣服。和他們的吃東西。太讓人家注意了。徐彬如笑道。我們雖沒有到秘密谷。但是山上這些人情風俗。也就夠我們玩味的了。他有了這種意思。那兩位博士也未嘗不是如此想着。因之這些山上人。在大門外挨挨蹭蹭的看他們。他們也就對那些山民看得出神。那些山民看了既不敢前來。望了兩個博士。指指點點。只管交頭接耳的說着。後來余侃然在屋子裏拿出獵槍來。預備收拾行李登程。那一羣人看到了槍。吶一聲喊。全跑走了。余侃然對大家道。這樣看起來。這山上乃是天字第一號的良善百姓。不會有什麼兇惡的集團。百川笑道。這話難說。這個秘密谷的所在。土人叫做萬山尖。提起了萬山尖。他們一樣的和我們抱着神祕的態度。這裏過去三十里。土人叫着道人菴。道人菴的後面。

就是鑽不進人的杉木矛竹子。也就是秘密谷和外面分界的所在。我們與這疑怪疑仙的所在。只差三十里了。好像並沒有神怪的事物。但是你要問這些山民萬山尖。究竟是怎樣一種情形。他們一定更要說出許多八仙飄海一類的事來。你就更覺得會神祕了。大家聽了這話。也就是將信將疑。吃過了早飯。天色慢慢的晴朗。在雲霧裏面。吐出林影山光來。大家督率着挑夫們。又繼續的前進。百川覺得擾了人家一晚上。心裏過意不去。臨別送了一塊錢的房火費。褚老三生平未曾見過如此大手面的人。喜歡得眉開眼笑。將他們直送過兩個小山頭。由這裏前進。路上就沒有石級可登了。全是在砂地草皮上。露出一道較平或光滑些的痕跡。這就算是人行路。昨日所走的山路。不過是吃力。要在什麼地方站住。就在什麼地方站住。今天所走的。倘若你是站着的話。你的身子得半歪斜着。倘若你是走。就得將身子伸得和斜坡成一平行線。那種難受。尤其是無言語可以形容。因之大家遇到路線平正。可以立足的地方。就要休息一些時候。行了大半天。僅僅翻過一座大山。這山的對面。有一個峯頭。恰是像這邊一樣高。兩山對峙。中間凹下

一個深谷去。由這邊看那邊。只見得青隱隱的。樹木岩石都分不出來。向下看時。深谷裏更是昏黑。只覺煙霧瀰漫。深不見底。行走的所在。右邊是削壁。左面是懸崖。在上下陡立的山腰。有這樣一道可以插脚的路。那懸崖下面。泛出一道白光。轟轟的響聲。向耳朵裏傳來。那正是崖下的澗水聲。初走的時候。大家還不住的說笑着。互相說地方很險。大家要小心。久而久之。大家只有喘氣的分兒。寂然無語的。手扶了山壁。身子歪着向裏。一步一步的向前移挪。大家心驚肉跳的。彎過了這一道山腰。才得了一條較平整些的山路。路邊有一片平地。草皮燒成焦糊色。百川道。我們在這裏休息休息罷。大概前面的路是更不好走了。這裏有砍柴採藥人燒火打尖的痕跡。就是我們的旅行指南。大家巴不得一聲。就紛紛的在草皮上坐下了。這路邊有道小小的清泉。在山壁的深草流着响下來。到了人坐的地方。流成一道小溝。百川道。由這裏前去。不但是沒有茶棚山店。怕是種山地的人家也很少了。我們可以把燒水壺拿出來。就在這裏燒水吃乾點心。再過去找水喝。恐怕是不能這樣的方便。於是讓挑夫們拔了許多乾草。就在地上堆着。地上有人家



搬着現成的三塊小石頭架着水壺。點了草。塞到壺下。燒起水來。大家圍着火遠遠的席地而坐。當大家正靜靜的坐着。望了火苗。等水開的時候。忽然嘩啦啦一陣很响亮的聲音。由半空裏傳來。歐陽樸道。這是什麼聲音。彬如笑道。你這是笑語了。遊山的人。難道松濤的聲音。你都沒有聽說過。歐陽樸道。松濤的聲音。我有什麼不知道。只要有松樹的所在。就可以聽見。不用得到這深山裏才聽到。你聽。這聲音遙遙而來。若有若無。並不發生在這附近的松樹上。彬如道。那應該是瀑布聲了。但是這前前後後。並不看到有多大的瀑布。百川笑道。這種瀑布聲。也就是這山上的一種神祕之物。每當人心靜止的時候。這聲音就由半空裏傳了過來。可是遊山的人。很少看見這瀑布是在什麼地方。我們這回來。必定要找到這個瀑布。响聲如此之大。這個瀑布必定不小。歐陽樸道。這是很顯然的事。這祕密谷。若是居住有人。沒有飲水。如何安頓得住。我們不能看見祕密谷。自然也就不看見這瀑布了。水在土裏。宅和在土面上一樣。是要平均的。決不會像鼓兒詞上的話。半天雲裏。會安上一個天河。余侃然笑道。地質學家的話。那是沒有錯的。我們就決定這

瀑布在秘密谷。歐陽樸道。我身上並沒有掛上一個礦物標本採集箱。這不能算是我賣弄。余侃然正要用話去駁他。遠遠的看到兩個人。身上累累贅贅。背了許多東西。走了小半日的路。並沒有看到人。現在看到兩個人由前面來。這是可以驚異的事。大家都站了起來看着。這兩個人走到近前。却看明白了。乃是兩個採藥的。長的樹枝。短的草莖。紮了一大捆。在背上背着。手上更又提了兩個大籃子。裏面裝着野果子。蛇蛻。草根。歐陽樸忽然拍手大笑起來。向余侃然道。Beautiful 你的同志到了。大家都笑起來。余侃然道。這無所謂……說時。用手伸到那連鬚鬍子裏去搔着。那兩個採藥的。看到這一大班人。帶了行李網籃。衣冠不像鄉人。也就站着望呆了。徐彬如先問那兩人道。請問二位。這裏到道人菴。還有多少路。那個人道。還有十幾里路。轉過這角。就可以看到了。彬如道。二位常到這裏來的嗎。他二人也放了東西。就地坐下。答道。我們一年有半年在山上找藥材。怎麼不來。彬如道。還有半年呢。其中又一個。歎了一口氣道。諸位想想。有法子。還肯吃這樣的苦嗎。還有半年。我們在外面混飯吃。就是做叫化子頭。徐彬如望了余侃然笑道。他這

幾句話。續在歐陽博士的話以後。寫了起來。大可以編入幽默文選。歐陽樸和百川都禁不住大笑。把這位余博士臊得面紅耳赤。不住的搔他的連鬚鬍子。這兩個採藥的。倒有些莫名其妙。徐彬如怕引起這種人的誤會。也有些不妙。便問道。我們說家鄉話。你不懂。我和你打聽一件事。我們在路上走着。一路都聽到響聲。轟隆轟隆不斷。二位是常到這裏來的。一定知道這是什麼響聲。他道。這萬山尖後。有個神仙洞。這是神仙洞裏的仙樂。徐彬如笑道。這是笑話了。仙樂的響聲。若果是這樣的。仙樂也就不過如此了。那個採藥的正色道。實在的。這是仙樂。各位在遠方來的。那會知道山上的事情。我們終年在山上走。還有什麼不明白嗎。彬如笑道。仙樂自然是仙樂。我們也不否認。但是這仙樂未免不如凡樂好聽。那採藥的又正色道。我們是凡人。凡人的耳朵。怎樣可以聽得懂仙樂。我們修煉成仙了。自然也就好聽了。這並不是仙樂不好聽。是我們沒有聽仙樂的福氣。他如此說着。精神很是奮發。猛然的站了起來。眼望了前面。用手不住的向神仙洞那條路上指着。似乎他這幾句話。是可質諸鬼神而無疑的。彬如道。二位既是常到山上來的。神仙

洞裏的事。當然知道的比別人多。請問到了道人菴那個地方。可以看得見神仙洞裏什麼事情嗎。他道。看見的。我們若是回不了家。住在道人菴的時候。半夜起來。可以看到兩盞通紅的神燈。懸上半空。彬如笑道。這我又有點疑問了。既是凡人的耳朵。聽不到仙樂。何以凡人的眼睛。又可以看到神燈呢。他答覆得更妙了。因為我們是凡眼。只看見兩盞紅燈。若是仙眼。就可以看到神仙在半天雲裏來來去去了。這話在徐詩人又不得不認爲是幽默的了。



#### 第四回

談笑而來歇肩留古廟  
鼓舞以上拭薛讀殘碑

那兩個採藥的人如此說着。大家聽了。不由得

哄笑一陣。余侃然道。這個地方。真有些神秘。我們已

經到了面前了。還是傳着不經的神話。歐陽樸用手

搔着連鬚鬍子道。惟其是這樣。所以我們非趕着去

揭破這個秘密不可。就要這樣。我們這一行。才感到趣味。設若只走到這裏。便已知道了

秘密谷裏是一種什麼神秘。那就沒有趣味了。譬如我們猜謎。一口說破。不費一點思索。

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有什麼意思呢。那兩個採藥的。看他們這些人行裝不同。也不知道

說的是些什麼。覺得這班人。倒有些神秘。可以玩味。只是站在一旁。望了他們出神。歐陽

樸道。我們既是趕着要揭破這秘密。趕快就去。不要多就誤了。經了兩個採藥的一番渲

染之談。連挑夫僕役們。也興奮起來。大家立刻挑挑抬抬。再向前走。到了這裏。山路當然

是更難走。好在那秘密谷的神秘。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因之大家都拚了命。帶爬帶走的向前走。轉過了一個山峯。遠遠的看到面前一排山頭。青隱隱的。余侃然站在一塊石頭上。用手上的棍子。向對面一指道。諸位看。那就是秘密谷的鎖鑰了。我聽了人說。在人庵後面。山路峻險。那還不算奇。最奇的就是有兩個山頭。密密的生長着樹木。沒有法子前進。那些青隱隱的就是樹木了。我們必定要穿過這些樹木。才可以達到我們所期望的秘密谷。大家聽着。都不免望了那青隱隱的山頭出神。歐陽樸走到前面。揮了棍子道。我們走哇。有在這裏出神的工夫。我們拿來趨路。趕到秘密谷去看一個究竟。那不比這好得多嗎。大家走哇。於是他揮了棍子。口裏說着。在前面引隊先走。大家經了無數的險道。已經快到遊人止步的道人菴。在這裏。看了面前的山面。已經不長樹木。光禿禿的。露出一片一片赭色石塊來。偶然有一兩棵松樹。長不過三四尺。橫或倒的。長在石崖裏。人在崖石下面走着。隨處都是堅硬而又不平的崖石。走起來更覺的是受累。那天空上的太陽。這時也變了淡黃色。晒在這光滑的石板山頭。好像人到了一種死的境界上。這

時。那位喘着氣的徐詩人。忽然有些興奮。抬頭回顧。問道。歐陽博士。我想月球裏的山地。假使沒有生物的話。也像這一樣吧。歐陽樸道。不。據我想。月球不能完全死過去。至少還有蘚類植物。我們用地球的年齡來比例。地球在三十萬年前。已有了蘚類植物。月球倒轉過去……余侃然不等他說完。搶着道。無論如何。月球上是沒有生物了。我們在望遠鏡裏。可以看見月球裏面是冰雪世界。整個世紀。在冰點以下的溫度。怎樣能夠有生物存在。這兩位博士。忽然在這種趕路最吃緊的時候。却談到了月球上面去。一個說上面有生物。一個說上面沒有生物。在兩極端之間。這是沒有法子來折衷兩可的。而且地質學。生物學。都是專家的學問。百川怎好插言。只得望了兩位博士微笑。徐彬如却反問百川道。在這種此方。開辯論會。是最好不過。除了當事人。並沒有別人來作左右袒的。我們走罷。等這兩位博士去討論出一個結果來。還是這種不攔而攔的話。鬧得兩位博士無話可說。才停止了談鋒。更向前走。在三個山峯夾峙中。中間有個小小的平谷。遠遠的便聽到一種泠泠不斷之聲。送進耳鼓來。在峯脚下彎曲着一道山溝。在這裏發現水了。山

轉灣的所在。突出了一道流泉。那泉水在高低不平的潤石上撞擊着。就響了起來。有了水也就有了生物。石溝上面。山嘴子邊。簇湧着一叢野竹子。在竹子裏面。露出一隻屋角來。大家到了這裏。本來都有幾分歡喜。以為找着一個地方歇息來燒水喝了。忽又看到竹子裏的屋角。大家更是如獲至寶。不約而同的。一同歡叫起來。一齊向竹子叢裏一擁。便看到一所石頭砌牆的矮屋。在迎面牆上。挖了兩個圓洞。那就算是廟的象徵。廟門是沒有了。剩了個光門洞。門上也沒有匾額。只牆磚石上。有焦炭塗的字。踏仁菴。道人菴。半山菴。山神廟。藥王廟。大小不等的。寫了些廟名。走進廟去。裏面是佛龕佛案。一切都沒有。只牆上有個石洞。好像是神位。地上却鋪了不少的茅草和火燒的痕跡。歐陽樸站在廟門口向大家搖着手道。我們現在到了內外交界的所在了。再進去。就沒有了歇腳的所在。我們不要慌亂。就在這裏安營紮寨。休息半天。明天我們吃過了早飯。先去探路。探一節。算一節。看出有路可走了。我們大隊人。才繼續前去。大家對於這種話。都很同意。就在廟裏廟外佈置起來。徐彬如拉了康百川先走出廟來觀看形勢。這廟後便是個削壁。無



路可上。在削壁之下。長了幾棵顛三倒四的大松樹。正掩映着這廟的後牆。石壁左方。有一個缺口。石澗是由那裏斜着下來。再看兩方。便是兩道石面大山斜斜的擁抱。遠看那石崖。都光滑得像油抹了一樣。下面却窪了下去。是這裏山脚擋住了。這要向前進。除了削壁上那個缺口。並無別路。回頭看看大家的來路時。一疊幾個山頭。都在面前。山頭外却是雲霧蒼茫和天相接。迎面幾陣涼風吹來。真個好像是人在天上了。彬如沉吟着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侃然走了來。拍着他的肩膀道。這個時候。大家歇着還沒有喘過氣來。你倒有工夫吟詩。徐彬如笑道。在這一隊旅行團中。我是管理宣傳職務的。侃然道。到了這種見不着人毛的地方。要你宣傳什麼。彬如笑道。是呀。我也是如此說呀。百川道。徐先生倒並不是吟詩。我們是走出來看看去路來了。說着。向削壁那方面一指道。你看。那一條溝。就是我們的去路。我們怎樣子走得過去呢。侃然看了一看。點頭道。當然是難走。但是到了這裏。好走。我們得上前。不好走。我們也得上前。我們把老樸找來。大家先看一看。歐陽樸也走來了。他道。不用得討論。我一到這裏就注意了。我想

是我們大意了。遇到那兩個採藥人的時候。我們應當問一聲。這裏前面。是否還有路。既然是不會問得。現在只有自己去尋找。好在那青隱隱的一片山頭。我們已經知道是秘密谷的外層。我們認準了那個山頭走去。總沒有什麼大錯。百川道。錯是沒有錯。倘若削壁那邊。是個無底的山凹。我們也一直線的飛過去不成。歐陽樸摸着他那瘦削的臉。沉吟道。這一層我也考慮到了。現在我們揣想着路那邊的情形。都是無益。我們從明天起。開始去作探路的工作。到了那樹林邊。我們還要設計一番。是放火把樹林燒了呢。還是砍樹開路來……歐陽博士對了那石壁。拿着煙斗。指指點點的正在盡他領袖的職務。余博士在山澗那邊。忽然拍手大叫起來道。我勝利了。這裏不是。大家聽了。以為余博士是找着什麼去路了。就都趕了上前。余博士現出他那躊躇得志的神氣來。口裏斜啣了煙斗。搓着兩手。在那一叢虬髯裏。露出笑容來。歐陽樸見他兩隻眼睛。望在水裏。知道不是找到了出路。他是在生物方面。有了收穫了。便道。水裏有什麼。美男子。你想借水遁到秘密谷去嗎。侃然笑道。你不用說我。我這種勝利。對於你。也許有幾分之幾。有一次我們

會討論到蝶螈這樣東西。好幾個朋友說。中國中部沒有。你似乎也贊成他們一說。以爲中國中部是沒有的。但是我說中部有的。只是舉不出一個證據來。現在你看。那大石下。不是兩頭蝶螈。百川也擠上前看時。水裏面有一種像鱷魚一類的動物。不到一尺長。小時也看過一次。誘佛土人是叫土龍。這也是一件稀鬆的事。余博士倒這樣大驚小怪起來。歐陽樸倒不以爲自己失敗了。還要去想什麼辯論的法子。便對水裏出神道。這個地方。居然還有這些東西。我們倒真可以處處留心。它是怎樣的遺傳下來。我們倒可以研究研究。彬如道。兩位博士。我現在有一個小小的抗議。就是二位要討論小的蝶螈。大的月球。這都隨便。只有一點。凡是工作加緊的時候。可以不必討論。譬如說。秘密谷裏。有了野蠻人。將我們圍住了。預備把我們的腦袋去當烤鴨吃。這個時候我們只應當想法子。怎樣去逃命。不必研究他們是苗族呢。是獠族呢。或者是裸裸呢。這幾句話。駁得余侃然沒話說。只是用手去搔連鬚子。歐陽樸却重重的吸着煙斗。噴出兩口煙來。他笑道。那於你很有益呢。當他們捉住你。要烤着吃的時候。你可以吟兩首淒涼動人的絕命詩呀。

於是大家都笑起來。百川心裏想着遇到這樣三位洋醋先生。其醜真不亞於老秀才。自己是個後學。有什麼法子禁止。也只好由他了。大家站在廟外說笑了一陣。還是歐陽樸記起。他道。他們已經安排好了吃物。我來找你們進去吃喝的。你看。我這請客的人。連自己要吃飯也都忘了。大家這才喧笑着擁到廟裏去。這時三間廟屋。已草草的打掃乾淨。屋角上有採藥人用石塊支的土灶。已經有挑夫架了枯柴。在那裏燒水。屋子中間鋪上了草細。支了行軍床。架起了活腿棹子。兩個聽差。已經把鉛筆日記本。望遠鏡。羅盤。種種東西。放在棹上。歐陽樸笑道。你看這種佈置。倒很像一個旅行團的司令部。侃然道。本來就是。說什麼活像。但是有了這種司令部。我們要作出一點成績來。才對得住人。若是在這裏這樣鋪張一番。一無所得。我們可沒有面子回南京去了。大家說笑之中。有了這樣的警告。不免都鄭重起來。在這天下午。大家就是這樣。喜歡得很興奮。可是想到了明天這一節路之難走。以及走了過去。是否可以達到目的。大家又有點憂慮。天色一黑。在整天的疲倦之餘。都安歇了。次日天色

明。大家都立刻起身。四位旅行家。就在廟外竹子

社  
170  
明  
大家都立刻起身  
四位旅行家  
就在廟外竹子

邊。一面吃喝着東西。一面計劃進行的路線。大家商議一陣。這探路的工作。不必大家走一條路。可以分作兩組。一組就由這削壁的缺口過去。一組由走來的山路。繞了回去。看看可有別路通到旁邊的山上去。議決之下。百川和侃然帶一個挑夫。由削壁缺口進去。歐陽樸和彬如帶一個挑夫。另去找路。所有其餘的人。都在廟裏等候。收拾了一些應用的東西。就分途進行。百川是個青年。又是本鄉人。便首先向削壁方面走去。將一根長繩索。細在腰上。剩下來幾丈繩索。將挑夫拴在第二位。侃然拴在最後。各背了行囊。拿了棍子。緩緩的向前走。這個削壁的缺口。雖然是很陡。所幸這崖石層層的破裂。成了雜亂不成規矩的階梯。因之手足並用的。簡直爬了上去。費了許多的力量。爬過了這石壁。這才達到一個山腰。這種地方當然是沒有人行路。更也捉摸不定。由那面去有出路。不過百川心裏知道。秘密谷是在西方。因之將羅盤架定了方向。轉着山腰向西去。這樣走着。也挑不出平坦些立足的地方。總是一隻脚高一隻脚低的。這樣走着。轉過了一個高峯的山腰。忽然遇到一個平平的山頭。正是隨脚可走的所在。大家到了這裏。這比買獎券中

了獎還要痛快。就揀一塊大石。先坐一會。在坐着的時候。雲霧裏的風。兜胸吹了過來。讓人說不出那一種舒服。侃然道。百川。我想我們所聽到那些傳言。恐怕都是無稽之談。第一。神仙。我們是斷定沒有了的。第二。野蠻民族。在中國中部。向來沒有停留過。這個山上。地方究竟不大。那能容留多少人。其三。除此以外的人。那個不避艱險。到這種深山裏來住家。這三種人都不是。還有什麼人在這裏呢。百川笑道。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我們怎敢說這裏就沒有人經過呢。正說着。一陣清風吹來。夾着一陣很清爽的香味。百川道。怪了。這高山上。那裏來的這種香味呢。侃然將鼻子聳了兩聳。笑道。不錯。是有一種味氣。而且帶了蘭花味。百川道。哦。我想起來了。我鄉居的時候。常託在天柱山下住家的人。帶些蘭草給我們。這一定是山上的蘭草花開了。我們一路談談笑笑。心裏不靜。縱有蘭花香。我們也不覺得。現在我們只三個人。這裏空氣新鮮。不帶一點雜亂的聲音。心思是很幽靜的。環境也是很幽靜的。所以有這種香氣。我們就很容易聞到了。侃然笑道。也許我們走近了神仙窟。這是仙境裏應有的現象呢。說着。帶了笑。又往前走。到了這裏。不由得人不

奇怪起來。面前一道小谷。沿谷陰好像有暗泉。山地是很潮濕的。在那斜坡上。青蒼一片。全是野蘭。空氣裏面。香極了。侃然道。這真是空谷幽蘭了。百川道。有我們來賞鑒。這蘭花也許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呢。三人走下山坡來。不像先前走的山脚是光禿禿的。這裏在石崖峯裏和平坦些的地方。已經有一叢一叢的青草。在極深的荒草裏雜生著。這不但是無路可行。而且也無地可走。人只是在叢草裏鑽。因為看不到地面去。脚走得非常的小心。也移步得非常之慢。把這種叢草雜生的一段小谷走完。人也實在疲倦。面前又是一方斜斜的石壁。百川搖了頭道。要我再爬過石壁。我沒有這種氣力了。這樣子看來。由這裏向前。恐怕是不可能。侃然手上捧了羅盤。對好了方向。因向百川道。我們看清楚。了秘密谷在正西。那就非爬過這石壁不可。你聽這風吹的樹木聲。不就在這石壁後面嗎。百川道。縱然是。在這石壁後面。余先生今天爬了這些山路。還能上去嗎。侃然喘着氣道。這個我也沒有把握。我們先坐下來吃些東西罷。於是解下行囊。取出熱水壺和餅乾。坐在石頭塊上吃喝。那個挑夫老了。他究竟是山上的土產。却不像他們這樣的受累。

手上捧了一把餅乾。站在當地。四圍顧盼的咀嚼着。百川問道。老丁。你們山上的人。也有到過這種地方的嗎。老丁搖搖頭道。我們山上人。都說廟後是神地。不敢來的。再說廟後一無柴草。二無樹木。跑了來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我們總沒有人來過。百川吃了些東西。下下肚去。精神比較得好些。站起來笑道。我鼓着勇氣。一個人先爬上去看看。侃然站起來。鼓了掌道。好好極了。你能夠上去。我拚了老命。也跟着你爬上去。百川道。據我想。也並不難上去。不過我們已經爬過了許多山路。再又爬這石壁。未免格外的吃力。設若我們到了這山脚下。先歇上個半天。然後一鼓作氣的望上一擁。一定就上去了。我這且試試。於是走到石壁下。向上面端詳了一會。忽然兩手一拍道。哎呀。這是驚人的發現。這是驚人的發現。余先生。你來看。這石壁上不是有字跡嗎。一個大字。一個年字。非常之明顯的。這山上是有人到過的呀。而且所談到的。並不是採藥的這一流。侃然伸了一個手掌。比齊了眉尖。擋了太陽。向着上面看道。真的有字跡嗎。我的目力不大好。看不出來。百川道。實在有字跡。那字跡還非常之明顯。侃然不由得跳起腳來道。這真是我們一個莫大



的發現。假使歐陽他們並沒有找出路來的話。我們把這個消息報告他。他還未必相信。以爲我們是騙他的呢。努力罷。爬了上去看看。究竟有些什麼字跡。百川雖是十分的疲倦。現在發現了字跡。這也是尋到了秘密谷的一把鎖鑰。自然也是給予他一種極大的興奮。立刻就鼓了十二分的勇氣。兩手扶了石壁。一層一層的向上爬了上去。在這石壁的裂縫裏。也有長出草木來的地方。百川在手攀着崖樹的時候。就停止片刻。在石壁四週去摸索。看看可有什麼文字。等他摸索到那字邊除了一行小些的字。看不出來而外。在石壁上看到的那幾個字。現在看出來了。乃是大明兩個字在上。年月兩個字在下。中間有幾個字模糊的。却是石壁長的青蘚。把字埋沒起來了。百川將身上帶來的繩索。一端縛在崖樹上。一端縛在身上。然後慢慢的爬到字邊。將青蘚剝去了。這一行都剝完了。對有字的地方一看。原來就石壁上。刻了一幢假碑的樣子。中間大書特書的一行字。乃是大明崇禎二十年三月封。百川看畢。不由一拍手大叫起來道。這裏的祕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這一拍手。身子又幌動着。一個站立不穩。就由石壁上滾將下來。站在石壁下的余侃然。只叫得阿啞一聲。



來是他身上背的那根繩子。却拴在樹上。人雖要向地上落。但是絆住了。只懸在半空中。這一下子。嚇出了余博士一身冷汗之餘。他又哈哈的笑了起來。因道。你這孩子淘氣。在這種地方。還跟我開這樣大的玩笑。百川也是嚇得面如土色。兩手一陣亂抓。好不容易抓着石壁上一叢草。這才慢慢的挨着石壁爬了下來。到了石壁下。長繩的那一端。還繫在樹上。他將這頭繩子。在身上解下了。喘着氣。定了一定神。拍着胸脯道。這真不是玩的。原來……說了這兩個字。他又鼓了掌哈哈一笑道。余先生。你猜怎麼着。這石壁上的楷

當余侃然大聲疾呼的時候。康百川由石壁上向下一滾。在余博士料着他這一下損跌。便不摔死。也要摔得皮破血出。折腿斷臂。然而人是滾下來了。但是經過了很長久的時候。人還不會落下地來。原

## 第五回

松畔尋途攀繩登絕壁  
峯頭舉火警犬吠深山

書清清楚楚的刻着。乃是大明崇禎二十年三月封。這樣看起來。這個地方在明末的時候。一定還有人到這山上來住着。我們對於這個秘密谷的年代問題。首先可以打破了。余侃然笑道。對了。我想大概的情形是如此。不過這些字。刻在石壁上。也許來的人。只到這裏為止。沒有進到石壁那邊去。百川道。那不見得。因為這石壁上刻的字。末了一個。却是一個封字。必定是有人常到裏邊去。或者有人常出來。到了最後也許是裏邊的人想不出來。把山封了。也許是山外的人。不願意山裏人出來。把山寨死了。於是這石壁上就有了這一行字了。余侃然點了點頭道。這種推測。却是很對的。然而也許是什麼官吏到這裏來。仿了封禪之法。在這裏祭天祭地。那末。這個所謂封。就不是封閉的封了。百川道。這個我們都無討論之必要。好在我們看了這一行字。我們可以知道在崇禎的時候。這裏一定是有人到過的就是了。我想他們二人所得的結果。未必好似我們二人。現在是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回去了。余侃然由身上掏出鐵壳表來一看。已經是三點鐘了。因道。我們可以回去了。在我們十分疲倦以後。我們就是再去找材料。也不會找到什麼比這

再好的了。二人決定了。就督率了挑夫老丁。順着原路走回道人庵來。直到天色快黑。歐陽樸徐彬如才喘着氣。走一步跌一步的走回家來。余侃然首先迎着他們道。成績怎麼樣。歐陽樸笑道。成績很好。假使我們努力進行的話。一定可以回到南京去。侃然笑道。這樣說。你們所尋得的。只有走回去的那一條路了。歐陽樸道。左右兩邊。我們都尋找了。山勢下去的極陡。彷彿這裏是個魚背。我們要到魚頭上去。只有順了魚脊梁走。兩邊可下去不得。侃然道。順着脊梁走。就是平坦大道嗎。彬如道。當然。我們沒有找着成績。不能說你們一定要找出成績來。侃然用手搔着他的連鬚鬍子。瞅了百川微笑着道。果不出他們所料。歐陽樸將他瘦小的肩膀抬了一抬。然後兩手一撒道。這也不算什麼。我們爲了怕在一路找不出成績來。所以分着兩路進行。你們找着了成績。那是更好。百川究竟是個青年。不敢和諸位先生開什麼玩笑。只得先向大家報告今日所找得路綫的經過。他說着話時。覺得這種驚人的收穫。很可以自誇一陣。所以說話的時候。臉上笑嘻嘻的帶了笑容。彬如先也聽得很入神。到了後來。他微笑着連連搖着頭道。這話有些靠不住。崇

積一共只有十六年。那石壁上怎麼會刻成二十年哩。難道明思宗在景山殉國而後。又跑到這裏來作了四年皇帝不成。歐陽樸聽說得意極了。笑着將手連連拍了兩下道。撒謊不帶謊架子的人。總是不成功。邊早是會露出漏洞來的。百川一番得意之餘。却不料當面讓人家說破了。是撒謊。自己果然是撒謊。讓人家說破。那也罷了。然而這却實實在在的是親身目覩查出來的事。不料爲了一個時間的問題。却會引出誤會起來了。自己一時說不出這原因何在。急得只把一張臉漲得通紅。余侃然向他連連搖着手道。你不用着急。事實勝於雄辯。我們明天一路再到那石壁下去再探望一回。只要看到了那石壁上真正的大字。是崇禎二十年三月封。其餘的話。我們不必說。縱然是撒謊。好在這謊也不是我們撒的。說着。氣忿忿的裝了一煙斗煙絲。昂着頭坐在一邊抽。彬如看了他這番情形。倒也有些相信。就問道。除那一行字之外。沒有別的吗。侃然噴了一口煙。搖着手道。什麼話都不用說了。應當如何去研究。我們明天一路出發。到了那石壁下再說。歐陽樸看到他氣得連鬚鬍子。簇擁起來。也不由得笑了。到了次日清晨。大家商議了一陣。就

當着石壁這地方是一條去路將帳篷行李分作兩批。一批帶着跟了人走。一批留在廟裏。把兩個人守住。於是慢慢的向石壁下進發。到了題字的所在。昨天繫在樹上的繩子。依然還在。就公推着彬如縛了那繩子。爬上石壁。再去那字跡。他看了下來。果然是大明崇禎二十年三月封。侃然道。這不是我們撒謊了吧。至於明思宗是不是在這裏復活了。可以查問這塊石頭。歐陽樸高舉了頭上的帽子。向他半鞠着躬道。我們中國唯一的美男子。這個問題不必研究。算我們說錯了。有了去路。我們應當研究進行的第二步辦法。才是道理。彬如道。真的。這一行字。我認爲這秘密谷裏的人。又在故佈疑陣了。他在這石壁上。愛刻漢朝年號可以。愛刻清朝年號也可以。爲什麼却把明朝亡國後四年的年號刻起來。侃然將煙斗在身邊。一棵矮松樹上敲着煙灰。笑道。我又該說話了。我們現在並不請你大詩家作什麼文章考據。這年月都沒有什麼問題。我認爲我們瞎碰瞎撞。已經撞到進秘密谷的大門口了。這一個封字。是極有意思的。我這不是理想。多少還有點事實的根據。你看。這個地方。只有一小塊鬆土。這裏就長了兩棵松樹。無疑的。這是飛來

的松子。自己長成的。松子被飛禽啣着走的機會是很少。因為鳥要破開松球。來吃松子。仁是不容易。松子仁假如是破裂出來了。鳥便可以吃了。不用得帶了走。彬如笑道。我自然不必從事考據學。不過你大談其這樣幼稚的生物學。與我們探險。又有什麼關係。侃然道。我不是談學問。是談一種常識。你想。這松樹若是風吹來的種子。他的母親。就不會十分遠。你們靜靜的聽。這石壁之上。那松濤已隱隱可以聽見。必是這石壁上的山頭。就是松林了。外面傳言。這秘密谷是讓樹林塞死不能進去的。假是這石壁上。是松林開始的所在。那麼。這石壁上刻着二十年三月封的一行字。就大有意思可尋了。這不是明明的說。在這裏封閉的山路嗎。他可以封閉山路。我們當然可以來打開山路。我們順了這裏前進。可以到目的地。還有什麼疑義。而且有了這一行字。我們就也可以知道秘密谷裏。決沒有什麼神怪。只是一種山居的漢族。也決不是什麼野蠻人種。侃然這樣說着。大家仔細一想。於理是很講得通。百川道。既然如此。我們首先一步。就是要看看這石壁上。是不是森林了。侃然道。森林是不必看的了。我們在這裏可以猜想到。現在所要知道的。

就是這森林之內。是不是還有路可以前進。百川道。那麼。我再上石壁去找路。侃然抬頭看了一看。笑道。難道又是讓你一個人上去嗎。百川笑道。這倒無所謂。我一個人上去。也是要爬着走。大家上去。也是要爬着走。彬如道。好罷。你就上去罷。你可帶一根極長的繩子上去。假使有我們上去的必要。我們借着你的力量。都要上去了。百川決定了上去。更不打話。腰上繫着繩子的一頭。於是緣着石壁。一步一步的。就向石壁上爬着。他知道若是回頭一望的話。必定下臨絕地。會摔了下來。因之他並不同頭看。只管找着有腳可放的所在。一步一步向上面踏着上去。他一口氣的爬着。居然很平安的就到了石壁上頭。向前一看。不由得他不大吃一驚。原來由這裏前去。一帶微微的巒頭。一叢黑黑森森的叢林。全是樹木。雖然這樹木有高的有矮的。但是高的樹。棵棵密接矮的樹。又是和長的蓬蒿荆棘糾纏着一處。簡直看不出平地來。若是要由這裏向前走進。却萬萬是不能自己對於這個問題。不能解決。於是將繩子縛在一棵樹上。放下石壁去。向下比作手勢。大叫道。你們上來。你們快上來看看罷。下面的人。以為石壁上面。有了什麼新的發現。



應着他的呼聲。首先是歐陽樸。他那瘦小的身軀。抓着了繩子。向腰上一攔。兩手扶了石壁。一步一步向上爬。而且百川在上面拉了繩子。也就借這點力量爬上去了。挑夫們看到先生們都如此努力。他們不肯示弱。也都各自爬上石壁來。在總動員之下。除了帶來的東西。可以說完全上石壁來了。歐陽樸看了面前這種形勢。搖着頭道。這個樣子的山路。如何可以前進。除非是放一把火。把這山頭燒了。侃然道。放火也不行。這些活草活樹。在這種春天。不容易燒着。而且我們所要知道的祕密。若是在這森林裏。我們無端放一把火。把它燒掉了。豈不可惜。彬如道。這話說得對的。你看。這山上幾個峯頭。草木都是這樣叢密。我們縱然放火。也不見得火就給我們燒出了一條路。百川道。這個我是有經驗的。每年冬天。鄉下人放火燒山的時候。火勢走的路線。極是不規則的。風向那方面吹。火勢向那裏走。有時火勢燒得很大。有時。只燒着了一小塊地方就息滅了。彬如道。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解決得了的。我的意思。把東西吊上石壁來。我們就支着帳篷。在這裏住兩天。慢慢兒的再找出路。歐陽樸一想道。也除非是如此。於是打發兩個挑夫下去。順

理東西，兩個挑夫在石壁上放下繩子，將東西吊起來。忙碌了半天，各事清楚。趁着太陽還倒照着山頂，將篷帳支了起來。於是大家分途去找了些乾木乾草，堆在三架帳篷外，點起火來。天色黑了，只見一勾新月，和一些寥落的星斗，都在頭上放出光亮來。那遠處的星有的就在山頭上閃爍着，可以映出山頭黑影。周圍一看，什麼聲影都沒有。只是那風由叢林裏穿過，哄哄作響。待到大家心靜了，微微的可以聽到帳篷附近草裏面，有些唧唧喳喳的草蟲叫聲。在這種空闊寂寥的環境裏，人的心裏也是一樣的覺得空洞寂寥。正如此寂靜着，在帳篷裏展開鋪蓋，大家躺下，緩緩的入睡。彬如忽然由地鋪上坐了起來，嘿着一聲道：你們聽，這是什麼叫聲呀。這帳篷裏睡着三位老夫子，侃然在一張橫鋪上，吃了一驚，問道：有什麼聲音。彬如道：好像是野獸叫。你們靜心聽聽。歐陽樸也坐起來了。他的手已經觸着了被褥下放的一枝獵槍。大家都不作聲，沉默着去聽。約有兩三分鐘之久的功夫，歐陽樸笑着打了一個哈哈道：你們不要神經過敏了。這是那邊帳篷裏挑夫們打呼的聲音。侃然跟着笑起來。隔壁帳篷裏百川也笑起來。彬如道：打呼的聲

音。我還分辨不出來嗎。剛才我所聽到。實在是一種野獸叫。兩位博士也不再和他辯論。已經躺着睡下去了。過了約有十分鐘之久。彬如又叫起來道。你們聽這實在是一種野獸的聲音。侃然也在枕上聽見了。坐起來。偏了頭聽着道。這實在沒有錯。真是獸叫。很像一種狼嚎。但是這種地方。不會有狼。正說着。在帳門縫裏。看到那堆火光之外。有個黑影子一閃。歐陽樸也看見了。抓着獵槍跳了起來。然而就在這時。帳篷外有人咳嗽了兩聲。聽時。正是百川一掀帳門。大家笑了起來。百川走進帳篷來道。三位先生聽見嗎。山那邊有了狗叫。侃然道。是狗叫嗎。聲音怎麼這樣的沉着。百川道。山上的狗。它們在晚上。常提防着大的野獸來襲擊。就會發出這種悲慘的聲音來。再加上山谷的回響。就會添上這一種沉悶的樣子。彬如笑道。生物學博士。這件事。你理想中是不會想到的吧。侃然道。狗的聲音。不在生物學上佔什麼重要地位的。還是你作一首來紀念它罷。四人說着話。都走出帳篷外來。那狗叫的聲音。已經越叫越近。而且聲音龐雜。決不是一條狗。彬如道。這狗來了。又是給予我們的一種引導。我們能夠找得狗的所在。就可以找着秘密谷的所

在了。這是很明顯的一個證據。狗是人獸。沒有人家。狗是不會有的。侃然道。我看這狗是對着我們這裏喊叫。因為我們這裏有了火光。又有了人聲。把狗驚動了。彬如道。那麼着我們索興把火燒得大大的。假使狗要叫到身邊來。我們設法捉住一頭。就可以利用它。引我們進行了。侃然道。這話我倒也相當的贊同。於是將旁邊堆好了的乾草。向火上堆着燒起來。這時彎月西斜。山頭上作昏黃之色。一時烈燄飛騰。火光沖入半空。那草裏的雜物。被火燒着。霹卜作響。流星四散。果然那狗吠的聲音。更加厲害。但是狗只叫到一個相當的地點。它就停住了不再進。彬如想捕得一條狗的計畫。却是不能實行。大家紛亂半夜。並沒有什麼結果。只好打斷了念頭。各各睡覺。到了次日清晨起來。向狗叫的所在一看。在樹林的西北角。只看到崗巒起伏。在森林菁密之中。並沒有什麼跡象可尋。百川道。據昨夜的狗叫。我以為今天可以有些新的發現。現在依然是找不着什麼。未免大失所望。侃然道。不必失望。我覺得前昨兩日。我們所得到的成績。很是不錯。至少。我們現在知道應當由這裏向西北進行了。百川道。你看。這裏向西北走。樹木更密。怎樣過得去。侃

然道。那是另一個問題了。好在我們總是順了這個方向走。一天就是走半里路。也不要緊。好在這裏到狗叫的地方。不過兩三里路。我們有一個星期的奮鬥。總可以走到那裏的。大家聽了這話。都興奮起來。於是大家飽餐一頓。又留了兩個挑夫。在這裏看守帳篷。大家一同的向西北進行。他們並沒有路可走。也沒有方向可以分辨。只是由前面一個人架好了指南針。在深草裏向西北角鑽。那草的深廣至少也是高過人頭。一行人走着。幾乎是前後不能相顧。因之用了一根長繩。將一行六人連貫縛着。縱然有一個失足的。有其餘五個人拉住。也是不妨。百川帶了一枝手鎗。架了指南針。人在最前方走。第二個是挑夫。三四五是三位先生。最後又是一個挑夫。大家放了胆子。手上拿棍子。分開叢草。探了腳向前走。走了二三十步。彬如叫起來道。慢走慢走。大家聽說。便又站住了。他道。我們去是好去。回頭轉來。我們當然轉向東南。然而前面兩丈路就不見人。一時到那裏找我的大本營去。侃然道。這也顧慮得是。那麼。我們叫那兩個守張篷的挑夫。大大的燒着柴草。我們看見了煙頭。我們就知道大本營在什麼地方了。於是大家高聲叫着。將兩個

挑夫叫來。將辦法告訴了他們。百川道。我還有個辦法。我們將身上帶的紙片撕成四五寸見方一塊。走幾十步路。我們就在草頭上插上一片。回來我們順了紙片走。那就走得更快了。歐陽樸道。我們行囊裏還有包茶葉點心的紅紙。也可以拿來用。遇到有危險的地方。插上一塊紅紙。我們就更安全了。大家鼓了掌。我們這些法子。越想越完美。就是這樣辦罷。於是告訴挑夫。取了紅紙來。大家朝了西北方再走過去。大家走了一二里路。却聽到水聲淙淙。緩緩的由長草裏鑽出來一看。却是兩峯夾峙。中間一條極深的山澗。因為兩岸都是大樹連雲。映着這山澗裏面。青隱隱的。看去山澗裏水並不深。但是兩岸陡峭並沒有可以插腳的地方。若是一直向前。要由這裏走下山澗。再由山澗裏爬上對岸。這種工作。未免太艱難了。於是這一班行人。站在這山澗上面。都楞住了。



不然。我們這樣站着。是徒然耗費時間。余侃然博士道。這話却是真的。我的意見。水由上向下。我們沿着岸順流而下。必然有個較為平坦些的地方。然後就在那裏渡過去。徐彬如在四圍顧盼了一週。昂了頭微微一笑道。你說的話。那是當然的。順流而下。或者是皖河兩岸。或者揚子江邊。甚至順流回到南京。難道我們還找不出一個渡過對岸的法子嗎。侃然口裏啣的煙斗。裏面並沒有熱的煙絲。然而他還是很有味的啣着。向徐彬如微笑着道。這並不是作詩。是那樣的渺茫的。這一道山澗。決不能在十里以外。還是這樣兩岸

這一羣探險的人。站在山澗的岸上。呆着望了

## 第六回

石破天驚又峯巒聳翠  
煙消日出有桑柘成村

削陡。我們只要有下腳的地方。就可以走了過去。並不希望像平原一樣平。坐着橡皮人力車子過去。有什麼找不着。歐陽樸搔着他那尖瘦的臉。現出躊躇的樣子來。正色道。可惜這個地方。沒有茶館。百川不會知道他的用意。便問道。這裏沒有人到。那來的茶館。歐陽樸道。就是如此可惜呀。假使這裏有一家茶館。可以讓兩位大教授大講其理。我們都走累了。趁此也可以歇息一番。大家聽着哈哈一笑。到底是依了侃然的話。到下流頭去找出路。約莫找了三五里路。雖然有幾處較爲平坦的。但是山那邊。却依然是很陡。百川道。我以爲我們不能再向前走了。那石壁上的字。明明告訴了我們。那裏是大門。我們只管離開了那路線走。那是背道而行。決不會找出路來的。侃然點點頭道。這話却也有理。然而那條山澗擋住。並無路可通。你瞧怎麼辦呢。而且這一帶地方。連一個安帳棚的地方都沒有。還不許可我們在這裏持久呢。百川道。不管了。我們把草弄平了。就在這裏架上帳棚。開始慢慢的找出路。一兩天之內。能把去路找出。也未可知。大家一想。若是這樣順流而下的去找路。當真不知道會走到什麼地方去。果然就依了百川的主張。在附近



的平坦所在。拔除了亂草。設起帳棚來。大家把這裏做了根據地。就在附近的地方。分了許多處。向山澗內去找渡水的路。當天是並無所得。次日上午。一個挑夫。却在山澗裏檢到一把塗滿了鐵鏽的斧頭。便是那斧頭的木柄。也依然在上面。他不見得這東西有多麼重要。帶了回來。給先生們看。侃然看到。如獲至寶。便鼓了掌道。這是無疑的。告訴我們這裏有路徑可尋。而且是有人到過這裏的了。這個斧頭發現的地方。很是重要。我們立刻去研究研究。大家都覺着這話是對的。教那挑夫引路。在岸上垂了幾根粗繩子。到山澗裏去。大家抓着繩子。走到山澗無水的砂石所在。一步一步的溯流而上。約莫走了一里路。那個挑夫。指着地下說。斧頭就是在這裏檢到的。侃然看時。乃是在澗岸的一個石槽裏面。所以這斧頭不會為砂土所埋。却也不會為流水所冲刷。當時大家對了這石槽。團團圍定。就來加以研究。這裏何以會有一把斧頭。這斧頭是什麼時候留下。研究了許久。都沒有什麼結果。侃然道。我可以斷定。斧子落在這裏。雖然是偶然的。可是帶斧頭前來的人。決不是偶然的。所以根據了這一點。我想在這斧頭以外。也許還有別的東西。我

們可以找一找大家聽了這話。都覺得有理。於是大家分頭來找。這一找之下。大家又未免神經過敏。有的檢着異樣的石頭。有的檢着腐朽的木片。都以為是以前的人留下來的。這都毫無用處。後來歐陽在這石槽對過的崖岸下。對了一塊石頭。仔細檢查。突然將頭上的帽子取下。向空中連連展招着道。大家快來看呀。祕密谷的大門。我已經尋着了。大家聽了這話。一擁圍上前來。原來這裏有一道小小的橫澗。被土和大石塊來塞了下半截。有一種細微的泉水。還在大石上點滴着。最可注意的。大石前方有一排腐朽的木樁。在砂崖浮面。還露出有參差不齊的一些樁頭。長的有一二尺。短的也有幾寸。這分明是爲了支住這一塊大石頭而設下的。侃然拍手道。這實在是我們目標的大關鍵。據我想。這石頭底下。必然是一個洞。這石頭放在這裏。正好把洞門封了。我們要到祕密谷去。非把這塊大石頭挖起來不可。要不然。把這塊大石頭放在這裏。用木樁來攔住。這是什麼用意呢。徐彬如站在一邊。淡淡的道。慢來慢來。我們不要希望放得太濃厚了。第一。這石頭是不是人放在這裏的。已經無法證明。就算是有人特意放在這裏的。若說是洞外

人封閉的洞裏的人未必肯答應。若說是洞裏人封閉的。請問封洞的人他自己又怎樣回家去。這一句話。倒把大家提醒了。又議論起來。歐陽樸道。什麼都不說了。我們找些人來。把這石頭挖開。大事就可以明白。縱然這石底下不是石洞。然而這裏釘了一排木樁。總是有意思的。我們就是這樣辦。找人來把這石頭挖起來就是了。他這種提議。大家都贊同。就派人同道人菴去將所有的東西。掃數搬到石壁下。石壁上下。只留兩個挑夫。看守帳棚。其餘的人。掃數到這山澗裏來挖這石頭。四位先生們。也是終日在幫着挖掘。只有一天半的功夫。這一塊大石頭。居然挖掘動了。大家用繩子前面拉扯。用木槓在後面扛橋。把那大石移開了兩三尺路。却看到大石後面。有許多大小石塊。互相砌攏。一點縫沒有。天生的。那有這樣混成。一定是人做的。由這一點上。更鼓勵着大家的勇氣不少。於是大家拿着鋤鋤斧鑿。又繼續的來挖掘。這石塊雖是砌的結實。然而究竟不像大塊石頭那樣的難搬動。所以大家猛力挖掘一陣。不消半天。已經發現這石塊砌的後方空虛着成了一個洞。歐陽樸看到。又是鼓掌跳了起來。笑道。如何如何。我所料的。現在是完

全實現了。這不是一個洞嗎。說着他走上前來。就打算一腳踏進洞去。徐彬如一伸手在後面拉着他的衣服。笑着叫道。老樸你這回又太不慎重了。這洞剛剛掏出來。知道裏面有沒有危險。你冒冒失失向洞裏一鑽。設若出了危險。那可是我們一個大損失。歐陽樸笑道。我們是來幹什麼的。不是來探險的嗎。既有險。就當探。說着他撈了一把鋤子在手。伸到洞口裏去。就掏了幾下。果然是很空虛的。挑夫們站在洞門口。只伸了鋤子。到洞口裏去掏碎土。都不肯走進去。歐陽樸道。當然的。這洞既然封塞了。一定有秘密在裏面。我決計馬上進洞去看看。有那位願隨我去的。余侃然道。當然我們都去。假如在洞裏出了危險。我們還帶着兩個聽差。他們可以和我們辦善後啦。徐彬如笑道。我們若是在洞裏有了危險。那是連殞殮和下葬。一次都辦了。這是最乾淨痛快不過的事。還有什麼善後要別人來代辦的呢。大家聽了。哈哈一笑。他們將帶的電筒。指南針。手槍。各在身上裝好。歐陽樸首先一個鑽進洞去。這洞口斜斜的。約莫有三尺高。平常長度的人。彎了腰。正好走了進去。後面侃然百川彬如三人。也隨在他身後。緊緊跟了進去。四個人一齊放着手

電筒。却也照得洞裏很是光亮。只見洞壁四週。都是堅硬的石壳。磋研不齊。像是始終未經過人類的斧鑿。這還保留着原始時代。山崖裂縫或泉水冲刷的原來形狀。洞是個長而窄的樣子。剛好走過人。走了四五十步。只覺層層向上。忽然開闊起來。大家用電筒四處燭照。見石洞壁縫上釘有一塊木板。正方約一尺多。平面光滑。彬如首先叫起來道。有人類進來過的了。而且是文明人類。你看這木板上面。隱隱約約。有些墨跡。不是文字嗎。同時。侃然也叫起來了。他在脚下。發現了一截不上一尺長的火炬。這火炬是竹篾紐成的。與山外面人用的無二。那火炬頭上。還有燒糊的痕跡。大家拿着觀玩一陣。這可以決定。最近還有人到洞裏來過的了。百川道。這樣看起來。這洞的那一頭。一定是通着山那邊的了。我們趕快上前去找。於是他一個人。首先照耀着電筒。摸索而上。這洞時而寬。時而窄。大家在洞裏走着。也不知摸索了多遠。轉折了一個小彎。忽然一道白光。由頭上射了進來。正是一個桌面大的洞口。洞口上略略垂了幾條古簾。臨風搖曳着。却還不擋住這裏的光線。一見之下。大家又是歡喜一陣。好在這洞口是斜斜向上的。却不難上去。大

家放大了步子。爬着上去。彬如叫道。百川。小心一點。不知道洞外是什麼情形。然而他這句話已是來不及阻止他的脚步。在這句說完。他已經到了洞口了。三人緊隨着後面。走出洞來。睜目看時。大家都啊的一聲。好像大吃一驚。面前是個向下的小斜坡。這洞眼就在斜坡的中間。迎面峯巒陡起。重重疊疊的長着松杉大竹。這斜坡上雖然也長着很長的雜草。然而已不是那樣蓬蓬亂亂的。似乎已經由樵夫收拾過了。大家在草上席地而坐。只見那面前的山頭。迤邐向兩方圍繞而去。似乎包抄着一種什麼地方。侃然指着前面道。我們希望到的目的地。就在前面了。這裏去。大概沒有什麼困難。就只要穿過這叢密的樹林子。這個時候。各人臉上。已沒有了驚慌之色。却是笑嘻嘻的。望了前面。百川站起來。手上拿了帽子。向前揮着手道。我們走呀。侃然站起來。搖着手道。別忙。到了這裏。我們不能不加以慎重了。你想。這秘密谷裏。我們雖然斷定了有一種人類。究竟是那一類的人。我們不得而知。萬一他不以同類的人來看待我們。那是很危險的事。今天已經是兩點多鐘了。我們是否能穿過那叢密的樹林。已是不得而知。就讓我們穿過了那樹林。今

天也來不及回帳篷。難道我們就露天席地。睡上一晚嗎。大家商議了一陣子。覺得侃然的話說的很對。就主張由洞裏回去。百川聽說。一人不能違抗衆議。只得勉強隨着衆人。由原洞回去。到了山澗裏。那些挑夫們。一擁上前圍着。大家搶着相問。有的道。先生上面有什麼。你們看見神仙嗎。侃然笑道。什麼也沒有。但是裏面的山頭。比外面清秀得多。真是另一世界。挑夫們就道。我們凡人怎樣的看得到神仙呢。侃然一行人笑着到帳棚裏去。又開了一次會議。把各事都決定了。就對挑夫們說。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山洞裏面的地方了。洞外用不着要人守候。在這裏的人。一律都要進洞去。挑夫們有願進去的。也有不願進去的。侃然就笑着向他們道。你們怕什麼。就算你們說的對了。那洞裏是神仙。見了神仙。你們也可以做神仙。我們同修個長生不老。那不是很好的事嗎。大家聽說。也覺有理。侃然看這些人猶豫的樣子。還怕他們去心不堅。就許着大家進洞去以後。每人每日增加一倍的工錢。原來是三角錢一天。到了洞裏以後。就改爲六角錢一天。還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那一句話。是極合道理的。果然這個賞格發出之後。所有的挑夫

們都願意進去。到了次日清晨。趁着天色拂曉。大家就進洞。向山頭上進發。出了洞口。大家爲謹慎起見。就把帳篷架在洞口斜坡上。然後留着挑夫聽差們。守着帳篷。四位先生們。就帶了應用的東西。下了山坡。向對面峯頭進發。這時。山上瀰漫着宿霧。那叢樹林子。只是隱隱約約的。讓煙霧籠罩着。樹林以外。是些什麼。都看不出來。走到那樹林子邊。發現樹木叢密。緊的地方。幾乎兩個人不能並肩而過。樹林裏面。還有一股霉氣。觸鼻。樹林本來是陰森森地。不容易看到前面。再加上煙霧一鎖。簡直成了黑夜一般。所以四人都靜悄悄地向向前走。縱然有話說。也把聲音極力放低着。以免爲人聽到。他們走着。又走着。在煙霧裏。走出樹林子。面前隱約中。是一片空闊之地。歐陽樸。警戒着大家道。我們這路不熟。情形不明。不知道前面是一種什麼地方。你看。樹杪上。已經有了一團紅影子。正是太陽快出來了。我們且在這樹林邊稍微等候。讓太陽出來。煙霧散了。看清楚了。前面是些什麼。於是四人席地而坐。將帶來的乾點心。就地分派着吃起來。大家談談笑笑。也忘了什麼危險。大家將東西吃完。百川回頭看着。首先又咬啣了一聲。大家同看時。煙霧



全散了。一片陽光照着目前。現出了一帶平谷。谷裏依着小山崗子。重重疊疊的大小田地。種的晚麥。正綠油油的。長有一二尺高。被晨風吹着。掀起了一層層的綠色波浪。在谷口擁出一叢瘦竹子。在竹子裏更冒出一道青煙。直上雲霄。看那煙的形勢。和平原上鄉村人家煙囪裏出來的煙。並無二致。彬如首先搔着頭髮。表示他那躊躇滿志的情形來。因道。這豈不儼然一篇桃花源記。不用說。那竹林子裏面。就有人家。據我看來。這山上一定是馴良百姓。我們前去。不會有一點危險的。說着。他只是笑。歐陽樸且不說話。裝了一煙斗煙絲。擦着火柴點着了。深深的吸了兩口。背了兩手。向那叢竹子。只管出神。侃然聳了雙肩笑道。現在你可以發言了。這裏有沒有生物哩。你在想什麼。歐陽樸笑道。若是這裏面有人的話。用得着你作開路先鋒。因為你那部美髯可以引誘他們。因為讓他們知道你是一位同志。侃然手揪了腮上一撮鬍子道。難道你以為這山上人都是山賊。於是大家都笑了。百川笑道。三位先生是無論到什麼嚴重時候。都能開玩笑的。假使……呵。呵。你看。發現了人家。說着他手向前一指。大家順了他手指的所在看去。果然在那叢竹

竹林裏。有一隻屋角。風吹過來。將竹梢子閃動着。便將一隻茅草捲的屋角。顯露得非常清楚。他手指着。兩隻腳已經下了山坡。向那叢竹子走去。侃然跑下坡來。一把將他拉住。低聲道。村屋是發現了。究竟是那樣一種村人。還不知道。我們可以走到對面小崗子上去。先向那個村子看看。若出來的人是一種善類。我們上前答話。如其不然。我們再作計較。歐陽樸徐彬如也跟了下來。都說我們不知底細。不要和這裏的人突然接近。於是四個人繞了這片麥田。走上那山崗子。這山崗上種的竹子。正叢密得一個人的身體不能直穿進去。恰好將四個人身體來掩蔽着。大家由竹葉縫子裏向外一看。東升的太陽。高高的照着。迎面幾百棵桑樹和柘樹。擋住了一片麥隴。在麥隴和桑林交界的所在。有一二十幢茅屋。與這裏竹林的距離。約莫有二里之遙。所以那村子裏是何種人。一時却看不出來。不過可以得個證明。這裏的居人。一定是熟食的。和外面人無二。因為那屋頂上。有好幾處冒着炊煙。大概是在作飯吃呢。百川低聲道。現在我們可以不必顧慮什麼。一直前去看看了。只看那茅屋蓋得那樣整齊。就比我們在山路上見的山農房子。還要進

步多多。我相信這是和外面文野分開不久的人民。歐陽樸吸着冷煙斗。躊躇了一會子道。我的意思。最好是讓他們首先發現我們。既是大家都忍耐不住。我們可以先到山角邊。那一所單獨的茅屋裏去探訪一下。萬一有什麼危險。一所茅屋裏。不會有多少人。我們總可以抵擋一下。侃然道。這話却是有理。就是沒有什麼危險。我們先在那裏打聽清楚了。再進人家的村子。也免得臨時有什麼張惶的樣子。他們在竹林子裏。開了一個臨時會議。就決定了。向山角上那一所茅屋進發。大家走出竹林子。順了山崗向前走去。到了山崗子頭上。已經將竹林下的茅屋看得清楚。接着也就看到了三個人。這三個人。一個有鬍子了。一個却是十餘歲的青年。都是道家裝束。大袖飄然。此外有個婦人。穿了對襟大領上衣。下繫長裙。又是一個圖畫上的古人一樣。這莫非像鄉下人所說的。這裏真有神仙了。



## 第七回

有古人風衣冠如畫裏  
非君子國男女雜樽前

在大家看到這幾個神仙人物的時候。都是大吃一驚。說來却也奇怪。那幾個神仙。也是大大的怕人。掉轉身軀。就向後跑。只有那個臉上垂着三綰長髯的人。他不像那兩個人害怕。向屋子裏跑了進去。之後。接着發生了第二個感想。好像說。這事已經發現了。跑也無益。於是突然的站住了。腳回頭向這邊看來。他手扶了門。兀自半隱着身體。只覺進退不得。康百川究竟是個青年。作事不能十分忍耐。遠遠的就向他們舉了一下手道。喂。那位老先生。你們是人嗎。他忽忽的說了這句話。倒無所謂。與他同來的三位先生。都禁不住要笑了出來。既然叫人作老先生。怎麼又好問人是不是人。那個神仙似的老者。聽了此話之後。却減去了幾分驚疑。停了一停。他將身子完全露出。整了一整衣的大領。然後兩手捧着大袖。向來人一

拱到地的道。各位是從那裏來的。我是此地的居民。此位何以問我是不是人。大家聽他說話。是河南口音。一切舉動。與衆人無異。而且說話也很有步驟。決不是個野蠻人的口吻。在這種種方面去觀察。他完全是個同種族同文化的人類。不但不是神仙。也不是什麼野蠻民族。簡直是個與自己一樣的人。這大可不必害怕了。於是大家放下手上的槍枝。慢慢的走到那人家的家門口。首先是徐彬如放出笑容來。向那老人一點頭道。老人家。我們是南京來的遊歷團。聽說這天柱山裏面。有一團人民居住。特地不避艱險。跑到這山的裏面來。看一看究竟。那老者聽說。摸了兩摸鬍子。然後向許多人面上。身上。都看了一遍。這才問道。諸位都是南京來的。彬如道。對了。都是南京來的。老者道。南京現在是什麼人駐守。彬如道。南京現在是國都。並不是什麼人駐守的地方。那老者有一種很吃驚的樣子。呵呀了一聲。問道。南京現在是首都。難道清人現在也在南京建都嗎。彬如想着頓了一頓。才笑着點頭道。是的。你老人家要問我們的話。那可以不必忙。讓我來從從容容的答復你。只是我們入境問俗。應當先明白這山裏的情形。假如這山裏是不能

停留的話。我們就不必多猶豫了。余侃然聽他如此說着。心裏先吃一驚。怎好和人家說這種話。假使人家說不錯。這裏是不能停留的。我們豈不要掉轉身就走。於是將眼向彬如望着。彬如一點也不理會。依然向那老者道。請問老先生貴姓。何以操河南口音。這山裏頭和外界不通。有多少年了。這山裏面人民的生活如何。那老者道。做人姓冉。原是河南人。只因崇禎年間。祖先躲避流寇之亂。和許多難民。逃避到此。大家聽到這裏。不等他說完。不約而同的。呵啣了一聲。歐陽樸搶上前一步。就向那個老者道。請問老丈台甫。他笑道。賤字一樵。轉問貴姓。話說到這裏。彼此之間。就減了不少的誤會。說話就更可率真了。歐陽樸代表大家。把姓名簡單的說了一說。冉一樵細觀各人。並不帶着什麼惡意。這就向大家一拱手道。諸位既是遠道來的。且先請到茅舍小坐。有話慢慢講敘談。大家巴不得一聲。也不再有什麼謙讓。跟隨着他身後。一路走進屋子來。百川看時。這屋子大致雖也是和外間差不多。然而所用的材料。却是不同。現成的樹料。並不加以刨砍。就連着樹皮。作了直柱和椽子。再用整個的竹筒。搭了屋架。就在上面蓋着茅草。這就算是瓦。四

壁就是些黃土牆。摸得光光的。却在牆中間。挖一個長方的窟窿。用木板子支着。當了房門。挖一個四方的窟窿。用板條子。作了直格欄。當是窗戶。屋子裏雖也放了棹椅板凳。然而都是用原來樹枝木料作的。僅僅是平面。刨刷光了。便於使用。這雖樣樣簡陋。却另有一種古樸之氣。冉一樵待大家安頓坐下了。然後叫着那個小孩子。拿出瓦器茶壺茶碗來。斟茶享客。百川首先是忍不住了。就點頭向冉一樵道。現在我們可以動問老先生一番。這山上倒底是怎樣的情形嗎。冉一樵道。諸位遠來。老漢本當奉告。但是這山上一切大事。都要呈明村正。然後由村正斟酌。是否要呈明里正。才能奉告。這山上有二百多年。未會有山外的人進來。今天突然有諸位光臨。當然是一件極大的事。應當如何款待。老漢作不了主。還容我稟明了村正。等候里正定奪。余侃然口裏啣了煙斗。陣陣的青煙。繞着雲頭子。由他那部虬髯邊。慢慢的升了上去。靜靜的聽着。聽完了冉一樵所說。就向歐陽樸笑道。你聽見沒有。這完全是一種封建時代的遺形。我們要看封建時代的民族性。究竟是怎麼樣的。可以到這裏來搜尋了。余侃然連搖着兩下頭道。不然。他們避亂而來。

是在一種特殊的情形之下。組織一個新的社會。以經營他們適合環境的共同生活。在這裏面。我們可以知道農工……彬如微笑着。望了這兩位博士。歐陽樸首先有些省悟。問話剛問得有些頭緒出來。怎好自己先抬槓起來。於是和余侃然一隻煙斗朝左。一隻煙斗朝右相對着。只管去噴青煙。冉一樵向四個人望着。也覺得他們的言語行動。都有些奇怪。彬如究竟是個學文學的。早知道他納罕。不讓於來探險的同志。便向他拱了兩拱手道。老先生既然說是遇事都要先通知村正。我們也不能讓你爲難。就請你引我們一路去見村正。我們到了這裏。既是可以停留的。當然願意知道一個究竟。遲早總是要煩勞你老人家一趟的。冉一樵聽了這話。只管摸着他的鬍子。大袖飄然的。另一隻手垂了下去。看去倒真有些畫意。彬如心裏想着。真不料在現代出世。竟會倒轉活過去。可以看到二百年前的古人。臉上不期突然冒出笑容來。冉一樵又以爲是笑他疑心過甚。山中人未免小器。便道。那也好。就請各位隨我來。於是他引了衆人出門。順着大路走。他們首先看到。所引爲奇怪的。就是一棵垂楊樹下。拴着一頭老牛。老牛尾後。又隨着一頭



小牛。山上有垂楊。已經覺得奇怪。垂楊下又有兩頭牛。這更奇怪。到山上來的大路。人都要爬着石壁。才能夠上來。牛這樣蠢笨的東西。它怎樣能夠上來呢。大家正在奇怪着的時候。却看到一隻母豬。帶了一羣小豬。在麥田旁邊。深草裏面。鑽了出來。這更可見得山上的居民。對於農林牧畜。都是有組織的辦法。却不可以把這山上的人藐視了。大家隨着冉一樵經過了一條山崗上的大道。迎面來了個老者。肩上背着鋤子。身後繫牽了一匹長耳驢子。侃然笑道。可惜這個人不騎在驢背上。要不然。豈不是一軸國畫。百川忍不住了。就問着一樵道。老先生。我要問你一句小孩子的話了。由平原到這山頂上來。都是很險要的路。就是我們人也都不容易上來。請問這笨大的牛。和癡肥的豬。怎樣的倒上來了。而且還傳代二百多年來呢。冉一樵被他如此一問。倒問出許多興趣來。就笑道。你老兄這一問。却問得很用心。我們祖先喂養這些六畜的時候。很費一番苦心。由驢子到狗。都是在小的時候。用繩子吊上山來的。當時。各種牲口。都是很少的。傳到現在。一代一代的繁殖起來了。歐陽樸笑道。無論什麼事。只要是不常見的。都會覺得奇怪。等到

把理由找了出來。總是很平凡的。以前我們沒有到過秘密谷以前。以為這裏是個奇怪的所在。及至打聽出來。原來不過如此。我們初見着山裏人。穿了古裝。以為真是神仙。及至說明白了。又不過如此。冉一樵笑道。諸位以為我們是神仙。百川道。可不是。因為山裏頭住的人。穿的衣服。都和我們不同。冉一樵道。難道山下人穿的衣服。都是諸位身上穿的這種樣子嗎。彬如道。大半都是這樣。說着牽了一牽衣襟。這一羣四人。只有彬如一個人是穿了長衣服的。一樵向他看看。然後再向其他三人看看。這才道。何以那三位都是短衣呢。彬如還不會答復得這句話。然而他們的學生裝與西服。已經引起了山上人莫大的注意。迎面山崗下一排茅屋裏。早似蜂湧一般。幾十名男女。迎着擁上前來。小孩子們大喊着。來看呀。來看呀。山外有人來了。說話之間。那些人擁了上來。就團團將他們圍住。這其間有個穿赭色長衣的老人。頭上戴着方巾。緩步上前。他還不會開口。冉一樵已是一揖上前。指着四人道。他們忽然在我家門口出現。我也不知道是由那裏來的。他們問長問短。我既不敢答應他什麼。又不能讓他們亂走。所以只好引了他們來見村正。這

個老者聽說拱拱手向四人笑道。難得四位到此。這是百年不遇的機會。且請先到舍下吃杯茶。他又一拱手。在前引路。走進一幢茅屋。這裏面和冉家的屋宇。並無什麼區別。一樣是那樣的古樸。似乎一個村正。和一個村民。不怎樣受用。大家坐下。問明了這村正叫朱力田。已經六十八歲了。他們在草堂裏說話。由後面跟隨來的一羣人。不敢進來。却只是在門外。和窗子外頭。探頭探腦。這一行四人。只有彬如文謫謝地。和山裏人。似乎有些接近。因之他三人都不作聲。只讓彬如一人說話。他向朱力田道。我們初和這位冉老先生談話的時候。他只告訴了你們是由河南避流寇之亂。到這裏來的。此外却不肯說。我們由山外而來。不知道這山裏的歷史風俗。恐怕有許多不便之處。所以要來請示村正。然後我們才好自定行止。朱力田拱手道。山裏山外。有二百多年。沒通過往來。對於外面的情形。我們也是不知道。總怕山外人有一天進來了。我們這裏的情形。就要變化。所以我們這個小小山頭。成了關門做皇帝的局勢。是不求人知的。不過現在人口漸漸繁多起來。有人也計算着要分人口出去了。只是不知道外邊是怎樣的情形。現在有四位到

此。那就很好。我們正可以向諸位打聽打聽。歐陽樸到了這裏。首先就用一句話去安慰他道。現在在外面太平得很。五十年沒有兵禍了。朱力田道。請問山外現在可是清國。彬如道。不。現在是民國。清朝早亡了。朱力田聽到這裏。啊的一聲。站了起來道。大明復國了。再一樵也站起來。一拍手道。好教材。正得知。而且是像太祖一樣。建都在南京。那個朱力田老者。在大袖子裏。伸出一隻手來。摸了鬍子道。得有重見天日的一天。我出山必矣。彬如明知道他把明明兩個字誤會了。但是要在這時去解釋一番。又要大費氣力。正好借着他興奮的時候。乘機而入。就向他道。老先生如要出山去。一切一切的事情。我們都可以幫忙。朱力田向各人看了看。却搖搖頭道。何以服制都變到這種樣子。滿人剃了半邊頭髮。這個是我們知道的。何以現在各位的頭髮。又完全剪成短的。彬如道。這話說來也很長。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的。若是山裏面能容納我們的話。我願意在山裏頭盤桓幾天。把二百年來的歷史告訴諸位。朱力田道。這就好極了。讓我通知了五位里正。款待諸位。諸位遠來。一定是餓了。且先在舍下便飯。再一樵站起來拱拱手道。小弟家中有事。就不

率陪了。說着和朱力田對揖而去。百川和彬如相坐很近。因低聲道。徐先生。我們這到了鏡花緣上所說的那個君子國了。偏偏這君子國三個字。却是讓朱力田聽見了。他兩袖高高一拱道。若說是君子國。那可承擔不起。因為我這山裏。是女多男少。一切田畝上的事情。不能不讓女子也一樣的出來作。古人書上。講到男女之間。的男外女內的話。我們這裏是行不過去。又因為如此。所以這山上的女子。並不裹脚。又書上說的胭脂香粉。釵環首飾。我們這裏。都用不着。只是在祖先遺留下來的東西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罷了。話說明了。諸位不要笑。山上人無禮。說畢。就向裏面喊道。把茶拿來。只在這一聲喊中。出來兩個女子。一個約莫十八九歲。一個約莫十二三歲。都是大領上衣之外。繫着長裙。頭髮左右分挽兩個雙丫髻。却在腦後下垂着一綵長髮。她們雖不像現代社會的文明女子。見了男子。要格外現出交際手段來。可是她們也不像舊式女子。羞人答答。她們很自然的走了出來。小的拿着茶杯。大的拿着茶壺。先都放在棹上。然後站在各人面前。兩袖在胸前相掩。道了一個萬福。然後大的斟茶。小的分送到各人面前來。她們坦然的。却一

點含羞的樣子也不會有。別人看到，却也罷了。百川看到，他却受了莫大的衝動。原來這位大的女士，竟有幾分像他南京的愛人。尤其是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並沒有第二個樣子。那女子看來的一羣賓客，惟有他最年少。對於他的週身上下，也不免多看了兩下。朱力田道：山外人來了，你們怎麼也是這樣的孩子氣。於是向大家一拱手道：大的叫着學敏，小的叫着學勤。是我兩個孫女兒。彬如笑道：我倒有一種新的感想，覺得在各人取名字一點上看來，山裏頭人的志趣，那是完全和山外人不同的。你看男子的名字，不過是樵和田，女子的名字，不過是敏和勤。大概旁人的名字，也不過如此。朱力田點頭道：對了。我們這山上人，用不着榮華富貴，女的也用不着幽嫺貞靜。大家只要每日作事，每日吃飯，大事就算完了。所以我們不勉勵女子做秀寶明珠，也不勉勵男子做佐才幹臣。彬如聽說，回轉頭來，向兩位博士道：這可見得這山頭上，並不是封建民族的遺形。他們這裏說着話，那兩個女子斜靠了棹子站定。只管望了人家，彼此不住的發着微笑。歐陽癭笑道：這山上的人情風俗，不但是可以足讓我們作一種歷史上的旁證，就是貢獻到

現代社會上去。也是有益的。朱力田雖是不懂得他們滿口的新名詞。但他們是一種贊美之詞。却不會錯的。就拱手謙遜着道。不瞞諸位說。我們先祖傳下來的書籍。也是不少。在書上我們看到那些爭城奪地。爭名奪利的事。真覺得何苦。我們在山上。大家想法子弄吃的。弄穿的。一年也不過忙着兩季。其餘就是取樂。彬如道。既然如此。我聽老先生說話。是個讀書很多的人。山上大概也就是種田織布。可以終了一生。讀書識字。又有什麼用。朱力田道。我們山上人。無論男女。沒有一個人不讀書的。原來祖先教我們子孫讀書。還是照着在山外讀書一樣。四書五經。順了讀來。後來兩代。想到有些書無用。只教大家認認字罷了。不過終年閑日子多。借着讀書取樂。也是好的。讀了書。山外人民的情形。我們就可以在書本子上看了來了。所以上了年歲的人。讀書頂多。因為老人無事。常拿了書本混日子。自然而然的。會讀下許多書去了。侃然搔着連鬚鬍子道。我想不到在中國會找到這樣一個腳踏實地的社會。歐陽樸道。我看這也是環境使然。逼迫着他們不得不走上這一條路來。朱力田見大家很欣慰的樣子。就向學敏學勤道。你們快把預備好

了的飯菜。一齊端了來。請客的事。改到明日。先款待這幾位遠客罷。她姊妹二人。毫不躊躇。各捲了大袖。將棹凳擦抹乾淨了。立刻就由裏面屋子。陸續的捧出碗筷來。朱力田向大家一拱手道。敝處的規矩。凡有宴會。免得謙讓。不問賓主。向來是年老的人坐上。以後挨着次序坐下來。今天諸位由山外來。老僕却不能知道山外的規矩。大家隨便坐罷。彬如笑道。貴處的辦法就很好。我們照着規矩坐就是了。何必費那些事呢。朱力田笑道。剛才諸位還說我們這裏是君子國。現在可以知道我們這裏老老實實。一點不客氣。並不是君子國了。說着他。就一揖坐下。余侃然手摸了鬍子道。這倒用不着客氣。我該和主人同坐一方。當然的。歐陽博士是在上手了。大家輪着歲數坐下。恰好是百川和學敏坐在一方。學勤一人坐在下面。這棹子上放了四隻大瓦盤子。盛着雞肉魚之類。學勤手上捧了高竹筒子。向各人面前斟着酒。學敏接過來道。你的手短。斟不過來。讓我來斟罷。果然。山上人是不講禮節的。反轉手來。就在百川面前斟起。他們這裏一切的用器。非瓦卽竹。百川面前。放着一個小些的竹刻酒杯。高約二寸。橫了三道竹節。輪廓光圓。四壁薄約一



分。上面還刻有四個字。與人同樂。他正在賞玩這山上人的手工細緻。猛不提防的。人家已經斟下酒來。立刻站起來道。我不會喝。學敏却輕輕的一手將他按住了道。你請喝罷。我們這裏的酒。像甜水一樣。百川被她的手按着。又看了她那靈活的眼珠。不覺心裏一動。這一動之下。舊社會裏就發生出新問題來了。



## 第八回

裂土分王仙山非樂園  
烹茶享客素女起凡心

康百川無意的讓秘密谷女郎朱學敏碰了一下。在他的觸覺上。便有了一種新異感覺。當了許多。老先生在座。不免將臉紅了。就向她道。謝謝。但是。我實在不會喝酒的呢。學敏已經是把他的杯子斟滿了。却不肯把酒壺放到別處去。將壺微微的抱在懷裏笑道。這位先生。先喝完這一杯罷。我們這裏的規矩。就是這樣。斟的第一杯。客應該喝完了。讓主人好去敬第二個客。百川想着。這話也許是真。因之並未加以考慮。就端起杯子來一飲而盡。學敏笑着。又向他斟下第二杯去。康百川因為她這一套手續已經完了。無須乎客氣。也就安然坐下。可是看看學敏給別人斟酒時。也只一順斟了去。並沒有喝過第一杯。再斟第二杯的那種規矩。這就忍不住向學敏問道。朱小姐。既是貴處的風俗。應當先喝第一杯的。爲什麼剛才斟

酒。並沒有請大家喝第一杯。學敏笑着。却沒有說話。朱力田笑道。康先生上了山裏頭女孩子的當了。她因為聽到說康先生不會喝酒的。她故意這樣說着。看你究竟是會喝酒不會喝酒。彬如向歐陽樸道。天下事都是如此。不問山裏山外的。歐陽樸聽他說天下事都是如此。這却有些不解。天下什麼事都是如此。倒不覺的向他發楞。余侃然却明白了。他說的是男子總要被女子征服着的。於是向彬如點了兩點頭。百川一看這情形。簡直要把自己當諸位先生一個論題。這就只得立刻把話牽扯開來。用筷子挑着魚道。這山上也有魚。真是什麼東西都全備了。朱力田道。原來山上是沒有魚的。在我們祖先到了這山上來三年之後。才到山下去。帶了魚苗到山上來養着。就傳到了現在了。彬如道。由種種的設備上看去。好像原來到這山上來的人。一上山之後。就不預備再下山的了。朱力田道。原來到這山上來住的時候。我們祖先也不過打算暫時避亂。所以還常常下山去。後來有兩三年。我們這山上什麼東西都有了。一不納錢糧雜稅。二不抽丁當兵。三不受官吏剝削。四不興訟。五不逃兵災。天下那裏再尋這樣的樂土。因之我們的祖先。推出

十位年高德重的人。議定了在山上居住的規章。大家在這山上做一個世外之人。一邊要斷絕山人進來。一邊也就要斷絕山裏人到山外去。於是就把山河岸下通這裏一個洞口堵死了。彬如道。前面有座石壁。刻了一行崇禎年月封的字樣。那是什麼意思。朱力田道。諸位既然進來了。這話我們也就不妨實說。我們祖先。把洞口雖然堵死了。總怕山外的人。還會尋了來。所以在山河外邊遠遠的就刻上這一行字。讓人家在那裏去找門。當然是找一百年也找不出來的。這是我們故意佈的疑陣。至於那石壁上究竟刻了些什麼字。就是我長了這大年紀。我也是不知道。說着。就連連摸了兩下鬍子。彬如道。這樣說。在這二百多年中。山裏山外。就是完全消息隔斷的了。朱力田道。在七八十年前。這山澗外。來過兩個和尚。我們在山崖上樹叢裏偷看着他。見他向山上。磕頭禮拜。好像是把我們這裏當了神仙洞。以後也就不見再有人來了。侃然笑道。正是如此。你們山上沒有人來。一半是爲了這山上實在無路可上。一半也就爲了山外人都把這裏當了神仙洞。不敢前來冒犯。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當神仙也不過是無掛無礙。不愁飢寒。你們也就

和神仙無異了。朱力田道。我們的祖先。樣樣事都替我們想到了。我們只有享福而已。可是說來說去。他們還有一件事不會想到。是一件什麼事呢。就是這山上的地方有限。我們在山上的人。一代傳一代。一代多似一代。這無限的人。慢慢的可就有些無法住下來。因為我們這裏。穿衣是自己種麻種棉。吃飯是自己種麥種稻。山上氣候又涼。不像我們在書本上看來的話。可以種這樣種那樣。四時不斷。現在我們算盤打得很精細。全山沒有一寸空地。差不多住家人家的院子裏。都種起糧食來。說着。舉起酒杯子來道。這還是去年春天釀的酒。去年下半年。就不許釀酒了。我們大家也在這裏想着。再過二十年。就是山下人不尋到山上來。我們也免不了要到山下去的。歐陽樸笑向余侃然道。老余你瞧。小處可以見大。這山頭上也引起了人口過剩的問題。要到山下去尋殖民地了。侃然道。那麼。山外人所崇拜的神仙。一樣是帝國主義者。朱力田對於他們所說的話。却有些不大了解。就笑道。各位以為我們這裏的人。也不是好人嗎。侃然一想。這可難了。要對十八世紀的人物。解釋這帝國主義者。一句話給他聽。這可與小學生講起哲理來一樣了。

只得笑道。不是那個意思。說就是作了神仙。一樣的還是要找飯吃。朱力田道。假如神仙都是像我們這種人的話。神仙也同惡鬼差不多。這一句話。說得全座的客人愕然了。都不免望了朱力田。他用手連摸了幾下鬍子。才從容的道。我們這山上。由四百個祖先傳代。現在有五千人了。人一多了。這裏面。自然也就良莠不齊。我們祖先會立下了罰規。凡是在山上的人。無論男女。只要犯了這罰規上的罪。輕的關在山洞裏。重的驅逐出境。侃然笑道。這就奇了。驅逐出境。你們這裏的境。怎樣出得去呢。朱力田道。因為這裏的境。是出不去的。所以這種刑罰。是最重的了。在我們這山前。有一道山河。河裏的水雖不大深。可是河身離着山崖。大概有兩三里路。我們想着。這一道河水。一定是通到山外去的。至於人是不是能跟了水走。這個我們可不知道。因之凡是犯了重罪的人。由我們村正審過了之後。里正再審一道。覺得他真有罪了。就由全山九個里正最後再審一堂。就判定了那個人的罪。用長繩細了他的腰和脚。把他由山崖上墜下河去。墜下去的時候。給他一把刀。讓他到了河岸上。把繩子割斷。自尋生路。二三百年以來。也放過上百個人下河。

去過。沒有一個人走了回來。也沒有一個人走漏了山上的消息。我想他們一定都是死了。所以驅逐出境。那就是我們在書本上套下來的斬殺大罪了。前年。遇到山上一個荒年。我們全山上的人。大家集議了一回。以為只有兩條路走。一條路。就是打開下山的洞門。下山去找飯吃。一條路。就是把各家的糧食全拿出來。存在一個地方。由九個里正來管算一算。怎樣的節省。可以吃到明年新糧出世。這九個里正。我們叫九老會。九老會的話。是沒有人敢不遵的。商議了好多次。九老會都說我們這裏是世外桃源。書上記載着百姓受苦的事。我們這裏全沒有。我們能熬一天。就多熬一天。何必為了一時的飢荒。毀掉了我們一世的桃源。於是九老會就決定了走第二條路。不想我們這裏有幾個強橫些的人。不肯把家裏的存糧拿出來。就聯合了一班有存糧的人。和九老會商量。請他們另想別法。九老會以為他們的話。說出來沒有人奉行。那以後如何辦山上的事。就追究那為首幾個人。要判他們驅逐出境的罪。他們聽了這話。更是害怕。邀合了一百多人。跑到山的西北角上去另立村子。九老會都是老人。管山上各事的。也都是老人。對這些強

橫的漢子。就也沒有法子。而況山上向來與人無患。與物無爭的。我們這裏也並沒有什麼武器。若是要把這一百多人。一齊判他的罪。非全山人動手不可。恐怕是要傷人。二來這一百多人。有親戚好友牽連着。也不願意怎樣逼迫他們。只得隨他們去。不料這一容忍就壞了事。那一百多人裏幾個首領。越來越強橫。裏面有一個人叫蒲望祖的。做了國王。將這裏的山地劃分一半去了。那一半地。隔了一道小山澗。地方大。人却少些。因為那裏山地多。不像這邊。隨處可以種糧食。所以耕作的人。三停有二停住在這邊。這個僞國王佔了那邊的地方。就劃了山澗爲界。不許這裏人過去。這不用說。已經是山上的叛民。我們非把他除掉不可。但是他有一半的土地了。有三停之中一停的人民了。捉他却是。不易。因之他那邊練起隊伍來。我這邊也練起隊伍來。遲早是要打一仗。我們上了幾歲年紀的人。以爲我們祖先逃難逃到這裏。爲了是躲避戰爭。我們這樣一個小小的山頭。豈可以同室操戈。但是我們這邊的青年。也有了氣。一定要把那個僞國王捉到方罷休。我們年老的人。只覺全山上天天都佈滿了殺氣。但不知那一天。要大禍臨頭。說到這裏。



他又深深的歎了一口氣。歐陽樸道：「呵呀，原來這神仙洞裏還有這樣一番大交涉。這真是我們猜想不到的了。但是據我想來，你們這裏這件事，並沒有什麼難辦。只要兩邊的人，無論那一邊，退到山外去就是了。朱力田道：「我們年老的人，都是這樣的想。但是我們退到山外去嗎？我們把祖先手創的事業，都交給了叛民。我們不甘心，叫叛民下山去嗎？他們肯這樣，就不造反了。所以我們現在的情形，天天都怕有事故。好在我這邊人多，又實在有理。他們那邊的人，無非是受了那偽王蒲望祖的威脅，不得不作山上的叛民。果然有一天我們要掃除叛逆起來，他們或者也許是倒戈相向。所以我們這邊的人心還鎮定得很。他這一番話，大家都靜耳而聽。誰也不會偶然扶起杯筷來一下子。這時學敏端起杯子來，向大家舉着，笑了一笑道：「請喝酒罷。百川聽到這位老先生的話，不免深深的感慨着。古人比喻着說：在蝸牛角上建國，也不免打仗。這樣看起來，真不會錯。有了人類，有了社會，就不免鬭爭。這倒不必去問地方的大小。他心中如此沈沈的想着，就忘了現時在作什麼。學敏端起酒杯來喝酒。大家也就舉杯相陪。到了百川這裏，他一手斜

靠了桌子。只管去呆想着。學敏放下自己手上的酒杯。卽碰了一碰了百川的手臂笑道。這位先生在想什麼。喝酒呀。百川回頭看着。哦了一聲。連忙舉起杯子來。侃然笑道。你在想什麼。你覺得到這山上來的成績。還不壞嗎。這一句話。余博士實在是無所指的。不知何故。百川聽着。臉上就紅了起來。端起杯子。只管喝酒。歐陽樸在一邊冷眼看着。倒有些感覺。明是這個少年。對於同座的女子中情了。本來這山上的女子。在一個特異的環境之下。並不受舊禮教的拘束。是不嫌接近男子的。加之這位學敏女士天性豪爽。更是顯着親近的態度。一個正在需要異性來安慰的青年。如何經得住女子這樣的挑撥着。在這上面。可以知道百川侷促不安。面紅耳赤。那究竟爲了什麼了。歐陽樸這樣想着。也就不住的對了百川帶着微笑。百川又適用了他那顧左右而言的故智。就向朱力田道。老先生。我們在這山洞外。還有一大批工人。他們都是把這裏當神仙府。可不可以讓我們引了他們進來。朱力田手摸了鬍子。想了一想道。我想。這倒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人來得太多了。這件事我就不能全盤作主。應當讓我去問明里正。就是諸位來了。我也應

當去告訢了里正。再來款待。飯後。諸位且請在舍下小坐。我對里正說了。再引諸位到前面大村莊上去。歐陽樸道。我們到了貴處來。一定守着貴山的規矩。我們一定在這裏恭候。不出大門一步。說時。大家吃完了飯。這老人竟自陪着兩個孫女收檢碗筷。吩咐兩個孫女在此陪客。自己却是拱手而去。學勤自向廚房裏去燒水泡茶。學敏在客堂裏陪客。彬如在她下手的一張竹椅上坐着。笑向對面的兩位博士操着英語道。據我看來。這不是一個古典美人。乃是一個現代典型女性。你看她的體格。她的知識。她的性情。一切都合乎她個人的環境的。侃然也操英語答道。你所說的。乃是說她爲人。但不知對於戀愛這個問題。是用古典式的。是用現代式的呢。彬如道。你不聽到她的祖父說嗎。山上是女多男少。大有陰盛陽衰的趨勢。在供過於求的形勢之下。我想女子不是山外面那樣有男子去追逐之必要吧。侃然不由得舉起手來搔着鬍子道。假如是在這裏。男子要變成被動之一方面的話。我這鬍子。是否要剃去。有考慮的必要。這一說。大家都笑了。他們說的都是英語。學敏聽了。却有些莫明其妙。她以爲他們把話說快了。本來就是這樣難

懂的。却也不會加以注意。只是微笑着望了這四個男賓作聲不得。歐陽樸向彬如操着英語道。我要試試她。是不是懂得戀愛。說着就掉過臉來向學敏道。小姐。我看你們這山上人。無論什麼事。都是很大方的。但不知男女之間。也是一樣交朋友嗎。學敏笑道。怎麼不能交朋友呢。我們不就是朋友嗎。歐陽樸道。我們這山外來的人。這又是一番情形。但不知在這山上。平常男女交朋友。也沒有什麼分別嗎。學敏道。沒有什麼分別。誰都可以和誰交朋友。歐陽樸道。我們在外面的。人交朋友。對交情二字。可有個厚薄之分。比如我們今天和小姐初見面。已經認識了。這算是朋友。將來相處得久了。我們三個人。因為歲數大些。和小姐說不攏來。這位康先生。和小姐同在少年時候。意思多半相同。那麼。這裏頭和那個友誼好些。和那個友誼平淡些。總要有個分別。學敏道。這是自然。我對各位先生。可是一樣款待。歐陽樸道。我也是這樣比方說。康百川見這位老先生簡直指明了自己來說。這倒很有些不好意思。所幸自己是和學敏並排坐着的。臉上雖然有些害臊。學敏却看不到。他於是也只好用英語向歐陽樸道。這山上的人。腦筋是很舊的。我們說這

種話。仔細引起一種什麼意外來。歐陽樸道。當然有意外的事發生。但是我認爲可以樂觀的。並不是悲觀的。說畢。他倒哈哈一陣笑了。那朱學敏雖然不懂他們說些什麼。可是看他們情形。分明是和年輕的一位客人開玩笑。言談之間。幾位先生的眼睛。有時都瞟住了自己。好像和康百川開玩笑。也拉住了自己。這就向彬如問道。你們好像在說一種笑話。你們自己說話。和我們說話不同。怎麼我一點都聽不出來呢。彬如笑道。我們和小姐說的是一種普通話。說出來人人可懂。我們自己說話。說的是一個地方的土語。只有在那一個地方的人懂。學敏道。爲什麼不說普通話呢。爲的是怕我聽了去了嗎。彬如倒不料她一語破的。完全猜着了。便笑道。不是。不是。我們說話。這樣的說慣了。學敏聽着。就對着全屋子裏的人看了一遍。然後用嘴向百川一嚙道。只有這位先生。爲人老實。彬如笑道。你怎麼知道他老實呢。學敏道。我看樣子看得出來。歐陽樸向百川笑道。我不是說了。有意外也是樂觀的嗎。這話正是說得百川無辭以對。只得笑着站起來。昂頭去看天井外的日影。學敏道。呵。讓諸位在這裏空坐久了。怎麼我妹妹還沒有把茶燒了出來。

呢。說着她就跑了進去了。不一會工夫。她和學勤捧了茶壺茶杯出來。斟了一茶杯。兩手捧了。就直接送到百川面前來。因為這個時候。百川不會落座。還在屋檐下徘徊着呢。百川也只好兩手接了茶。連道。多謝。她却笑道。你在這裏。等的有些不耐煩吧。百川道。不要緊。不要緊。好在我們同路有四個人。在這裏談談話。有茶可喝……說到這句。望了那三位先生。人家是並無茶可喝。三位先生呢。却是看着他端了一杯茶。同向着他微笑。百川道。三位先生還沒有喝呢。我來……學敏回轉頭來。不見妹妹。她道。她怎麼不倒茶。於是搶上前斟了三杯茶。遞給了三位先生。彬如又操着英語道。你們看這位姑娘的動作。決不是偶然的。假如這裏可算是神仙洞的話。我想是仙女動了凡心了。侃然摸着連鬚鬚子道。這裏大概都是女子追逐男子的好便宜的事。我很可惜。在沒有結婚以前。我爲什麼不來。歐陽樸道。仙女動了凡心。她是不管人已婚未婚的。這決不是我撒謊。在古兒詞上。可以找出許多證據來的。我們還不算。侃然道。雖然如此。但是我老了。仙女豈能那樣不閉眼。對周倉這一流人物。會動了凡心。於是大家相向笑了。學敏看看三位先生。又看

看百川問道。他們說什麼笑話。這樣的好笑。你能告訴我嗎。百川道。沒有說什麼笑話。學敏道。沒有說笑話。怎麼會笑呢。還是請你告訴我罷。百川聽着。要實說呢。如何說得。不實說呢。一時又撒不出一個謊來。這倒讓他為難了。



## 第九回

共覺解人頤目挑眉語  
忽傳逐客令劍拔弩張

這四位探險隊員。在秘密谷的女郎面前。用英語大開玩笑。人家究不是個木頭。怎能夠不看出一些情形來呢。朱學敏一問百川。百川躊躇了許久。才笑道。笑話雖是一樁笑話。不過這笑話裏面。包藏了兩個典故。要先把這典故說明白了。然後才可以懂得了這個笑話。說起來都是很費事的。學敏聽他如此說了。究竟是聽不到這個笑話的所以然。心裏是很難受的。這就不住對百川臉上望着。許久才笑道。諸位都不肯告訴我。莫不是就是說着我了吧。她這樣的胡猜一下不要緊。惹得在座的人。全哈哈的笑了。朱學勤由後面走出來。笑道。你這個孩子真有些傻。人家說的話。若是可以讓我們聽着。自然就不用問。我們既然聽不懂。問人家也是枉然。彬如很怕爲了這點小事。引起了她們的誤會。便笑道。這太不相干了。我們



幾個人在一處。成天是說笑話開心。若是我們自家說話。山裏人不懂。從此以後。我們全說山裏人能懂的話就是了。歐陽樸也是怕引起了她們的誤會。立刻正了顏色道。兩位小姐。我們這位朋友說的話是真的。其實開玩笑總容易生是非。鬧多了。那是很不好的事。以後我們真不說笑話了。學敏看到大家都如此鄭重其事的說着。她又想着。大概不是說山裏人的笑話。只管問他們。也就現得山裏人是不大懂事的了。爲了大家都起了一種戒心。於是笑話也就從此中止了。朱學敏在屋子裏坐着。有時身子是正的。有時身子又是斜靠的。有時牽牽衣服。有時又微微的笑着。最後她就走了出來。在屋檐下站着。望望天上的日影。朱學勤究竟是個小孩子。她就在屋子裏不住的盤問四位佳賓。山外的情形。現在是怎麼樣。此外的事。她却並不去注意。學敏在外面站着望了一會兒日影。她情不自禁的。忽然歎了一口氣道。去了這樣久。怎麼還不回來。她望了山口上那個去路。對於她的祖父的行動。似乎是有甚不耐煩了。學勤在屋子裏就插嘴道。那有那樣快。這些客人在這裏。就讓我一個人陪着。學敏笑道。我陪着。他們會說笑話的。學勤道。這話

可真怪了。爲什麼我在這裏陪着。他們就不說笑話呢。歐陽樸笑道。小姐。你請進來坐罷。我們可以慢慢的來談一談。絕對不說笑話了。學敏走進屋來。還在原地方坐着。將來賓的面孔。一個個的都端詳了一會子。最後。她才向百川的臉上看着。忽然的微微一笑了。百川曾在交際場上經歷過。也還嘗過那初戀的滋味。只是他所知道的。女子對於男子。都保持着一种神秘意味的。這山上的女子。雖多少還有些神秘之處。然而她是不嫌在人面前陸續的透露出她的愛慕來。這還是初次見面。而且還有一種隔了一個世界的感想。假使彼此都是山裏人。她或者就用不着這樣的客氣。老老實實的就要來包圍男子了。我爲了受女子的刺激。離開了繁華的新都。特地到這秘密谷來。意思是惟恐入山不深。却不料一跨過這山頭。就遇到這樣一個纏人的女子了。而且最妙的。這個女子的相貌。竟是和刺激我的那個人有些相像。這又可說是怪之又怪了。他心裏既然是如此想着。對於學敏的臉上。少不得也更爲注意一番。學敏却笑道。康先生。你爲什麼老望着我。這一句話。在三位老先生面前來問着。這讓百川真窮於答復了。就百忙中不覺說出

一句實話來道。因爲你像我一個朋友。他這句話說出來時。學敏覺得或事誠有之。可是百川的三位先生。他們都愕然了。和百川相處日子很長。並不會聽到他說有個女朋友。現在對於山裏姑娘忽然的說了出來。倒是有些奇怪。而且還說和這位姑娘有些相像。看他那樣衝口而出的神氣。決不是撒謊。於是這三位先生。就不約而同的。都望着百川的臉上去了。百川也覺自己失言。可是要挽回來。已經有些來不及。便笑道。那不過是個男朋友罷了。他不這樣的贅上一句。也許三位先生想到。他所說的朋友。大概是男子吧。現在他自己贅上一句。是男朋友。這倒不能不讓三位先生想着。一定是位女朋友。因爲如此。於是乎這三位先生都笑起來了。百川到了此時。只把一張臉臊得通紅。却是沒有別的話可說。歐陽禳搖着头道。我們已經聲明在先。不許說笑話的。怎麼又說起笑話來了呢。侃然道。這個責任。却是要百川去負。因爲百川無緣無故的。說起朋友問題來了。學敏呆望了衆人許久。她才發出奇怪的聲音來道。哎。我像這位康先生的朋友。這能算一件笑話嗎。彬如道。那是當然的。因爲山裏山外的風俗不同。學敏微微的皺了眉。將各人

又打量了一番。最後她還是看到百川的臉上來。微笑道。這裏面一定有個原故。康先生。你能不能告訴我呢。她如此一問時。大家都哈哈大笑。窘得百川無話可說。只把臉紅了。余侃然用手將虬髯磨擦了一陣。倒是他想起兩句好聽的話來了。他道。朱小姐。你不用打聽。你和我們再熟識些。康先生就會告訴你的。也許不用他告訴你。和他多談談別的。你也就明白了。學敏望了百川道。真的嗎。那是什麼原因呢。歐陽樸這時把視線移轉了。向彬如笑道。我們的詩家。你於文學是有研究的。人家都說讀了綫裝書。人是變成古典的。這山裏人的學問。當然跳不出這綫裝書的範圍外去。可是看看他們的兩性問題。何以……說到了這裏。他也不由得用手指去搯他的鬍子。彬如道。你們學科學的人。對於這一點。還有什麼不知道。人生。總是以適合環境來變更他的態度與思想的。在這種……他不能不夾一句英語了。就用英語說道。在這山上女多於男的世界裏。而且又是一切工作相同的。她們能夠裝出含羞的樣子。等待着男子去追逐嗎。學敏笑道。他們又在說這樣人家不能懂的怪話了。他們是說我嗎。說着這話。就望了百川。他笑道。你不必

多心了。他們是這樣說話說慣了的。一不留心。就會把這種話說着出來了。學敏咬了下嘴唇。眼珠向彬如轉着微微的笑道。不是說我的。爲什麼大家總是對我望着哩。百川道。這就因爲朱小姐爲人大方。不像山外的女子。所以大家也不分界限。一樣的說笑。學敏道。這話我倒有些不相信。你們說我的意思。我現在也有些明白了。她說到這裏。又將眉毛向百川一揚。百川心想。這顯然是表示着一分高興的意思在裏面。說不定開玩笑的意思。她竟完全明白了。於是向彬如道。我們到這種地方來。應該惹起人家的誤會嗎。說時。臉色正了一正道。雖然我們知道山裏人。都是柔善的同類。可是我們總要處處謹慎。爲妙。彬如笑道。你不用着急。以後我們除了這一類的談話就是了。他二人沒有這一番辯白。學敏還是胡猜着。及至他二人有了這一番辯白以後。學敏却更是明白與己有關。只管微笑着向百川看着。可是大家說笑了一陣。又由學敏姊妹送了一盞茶來喝。然而那個去向里正作報告的朱力田老先生。去了這樣子久。始終不會回來。這可有些令人懷疑了。侃然就問道。朱小姐。這到你們里正那個地方。還有多少路。學敏不加思索就率

口答道。翻過兩個小山咀子就是。歐陽樸道。那算幾里路呢。學敏笑道。我們山上的路。是不論里的。侃然皺了眉道。總不過這個山頭。無論如何。也不會跑出十里路去。這樣久還不同來。也許於我們有相當的妨礙。但是我們就是如此。呆呆的在這裏坐着閑談。把這種良好的時光消磨過去嗎。我們何不請這位小姐作嚮導。先在這村子前後看上一看。大家都坐得煩膩了。對於這種要求。沒有不贊同的。然而這些人還不會開口。學敏自動的謝絕了。向大家搖着手道。四位不要走開。好友都等我祖父回來罷。歐陽樸道。難道朱小姐圈禁我們在這裏嗎。學敏笑道。因為我祖父請各位在這裏等。我不好引開各位。侃然站起身來。牽牽衣襟。用手又摸摸頭髮。表示着要走的樣子。學敏這就表示着真正的態度了。向余侃然連連搖着手道。千萬不能走。我祖父留下的話。是不能不聽的。歐陽樸向侃然道。那末。你就坐下。我們現在是不宜公然反抗她的。侃然看看她的樣子。扳住了臉。頓了眼皮。這交涉大概是不大好辦。那也就不如不說罷。也伸起手來搔了幾搔自己的鬍子。於是慢慢的坐了下來。百川也是站起身來。待要走出去的。看到是無法可走了。

於是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坐在凳子上。兩隻手撐住了兩條腿。低頭望了地面上。學敏站在百川面前。對他呆望了一陣。然後微笑道。你們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呢。百川道。我們坐得實在悶了。想到屋子外頭去看看。若是你以為這是不應當去的地方呢。我們就不去。學敏微笑道。既是如此。讓我出去看看。我祖父回來了沒有。說時。她便走出門去。不一會兒。她站在門口。向裏面招着手道。你們出來罷。很嚴重的情形。竟是說變就變了。侃然向歐陽樸望着摸摸鬍子。歐陽樸微笑着點點頭。手上拿了草帽子向彬如招了兩招。讓他站起來向外走。彬如道。這樣子。我們完全沾得是百川的光。歐陽樸向他丟了一個眼色。招呼他不要作聲。大家聯合着向外面走了出來。侃然看到對面有一排小山崗子。因道。我們若是不打算走遠的話。就在對面山崗子上站一站。走遠了。朱老先生回來了。不見我們。倒以為我們逃跑了。大家正四面觀望。考慮着他的話是否可以實行。忽然的剝剝一陣很激烈的梆子響聲。震動了山谷。大家都猜不出這是什麼意思。面面相覷。看看學敏時。臉上也有些驚疑之色。侃然推着百川道。你問問朱小姐這是作什麼。學敏本

來站在當面。當然是聽見的。她道。我們山上敲梆。總是捉野獸。招呼村子裏人不要出來。還有……她說到這裏頓住了不說。百川道。還有爲什麼。是不是捉人。學敏點頭道。是的。山上有人犯了法。里正帶了人來捉的時候。也是敲着梆。但是也不像這樣敲得急。言猶未了。那梆子敲得更急。已經有些震耳了。學敏只咬啣了一聲。便見對面山崗子上擁出一羣人來。那些人手上。都各拿了長短棍棒之類。歐陽樸一手抓住侃然。一手抓住彬如。叫道。我們都進屋去。拿着槍。先找出路。口裏說着。回身便走。百川也料得形勢險惡。丟了學敏也向屋子裏面跑。各人取了槍在手時。那山崗上一羣男女。已快跑到村子面前來。侃然將身隱在一棵桑樹下。舉着手上的獵槍。就對天空放了一槍。轟然一聲。前面的那班人抬頭望着天空。都呆了。徐彬如跳着脚道。千萬不可放槍。若是你害了他們的人。我們更不好作退身之計了。我們還是忍耐着。問明了他們這樣大隊進攻的原因。再作計較。百川到了緊急的關頭。也來不及避什麼嫌疑了。回頭看到學敏還站在場地裏發呆。就跑上前。向她道。朱小姐請你上前去問一問。來的這些人。是不是和我們這四個人



爲難。學敏道。剛才你們同伴。躲在樹後。放出了一樣什麼東西出來。倒是放得那樣的響。真嚇人。百川道。那個東西叫槍。放出去。可以打倒幾百步以外的人。不過我的同伴。他並沒有害人的意思。剛才放出這一槍去。就爲的是讓大家知道槍的厲害。學敏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只在將信將疑之列。看看他手上。也拿了一根上細下粗的東西。上端還有一段鐵筒子露在外面。看那樣子。也許是一種發出響聲的東西。便覺得百川這個人。也不是理想中那樣容易好惹的。望了他也不動脚。也不作聲。可是來的那一羣人。却不肯休息。望了這四個人。沒有什麼動靜。又走上前來。學敏這才跳了上前。在路口上站住。兩手一伸。攔住了去路。叫道。你們不要再過來了。山下來的人。他們會放掌心雷。在許多人鬧嚷的地方。野地裏正散放了幾頭羊。學敏一言未了。又是轟的一聲響。一陣青烟過去。有兩頭羊跳了兩跳。倒在草地裏了。這羣人看到。更有些驚慌。都遠遠的望着這邊村子外。學敏見這羣人後面。父親正同着三個里正在那裏指指點點。好像是商量怎樣走上前來的樣子。於是一路搖手。搖到朱力田面前去。口裏叫道。去不得。去不得。他們手上有掌

心雷放出來會打傷人的。朱力田道。我正爲了他們會放掌心雷。才要把他們捉住的。我到里正那裏去的時候。里正那裏早得了信。就偷偷的派人到山口上看。有什麼人在那邊沒有。我們這裏派人去看的時候。果然洞外還留下了一班人。而且也不知道他們手上拿了什麼東西。冒出一陣火焰來。又是一下響。把遠在幾十丈以外的一隻大鷹。由樹上打了下來。我們里正陳老先生一想。以爲這不是左道旁門的邪術。就是書上說的一種聯珠銃。但是無論說那一種。都是很厲害的。這樣的人。我們山上容留不得。所以就派了隊伍來捉他們。他們願走。那是千好萬好。他們立刻走。走了之後。我們就把洞門封了起來。他們若是不肯走。那就說不得了。我們非把他捉住。丟下山去不可。我走了。他們對你好。並沒有怎樣傷害嗎。學敏道。他們很和氣的呀。爲什麼要捉住人家。朱力田道。里正說。原也不要捉住他們。只要他們肯離開這山上就行了。學敏道。你們這也是打草驚蛇。人家好好的不惹我們什麼。倒偏是去招惹人家。人家費了很大的事。才能夠到山上來。就肯這樣麻麻糊糊的下山去嗎。他正是請我來問你們。到底爲什麼這樣整大羣的。

人轟了來呢。這倒果然是和人家爲難。她這樣說着。依然向自己家門口走去。這時。探險的四個人。都各捏着一把汗。藏在人家一叢野竹子裏。因爲一方面怕來的這班人要動手。一方面怕村子裏人裏應外合。只有這叢竹子。背後臨着一條向村外的小路。萬一抵敵不過。只好由小路上逃走了。由竹子裏張望那羣來人時。只見他們。長的拿着木棍尖槍。短的拿着大刀長劍。這都罷了。在那班人後面。却隱藏着一批弓箭手。每人張開弓。將箭扣在弦上。箭簇正對了這叢野竹子。若是彼此的交涉。一有不妙。那不用得猶豫所有搭上弦子的那些箭。一齊都要射到竹子裏面來。那箭的威力。雖是沒有槍彈那樣大。但是射到人身上的話。恐怕是一樣的令人破皮流血。因此藏在竹子裏的人。都將身子蹲着低低的。各借了掩蔽物。減少危險。可是也只在這一剎那。學敏已經由那羣人面前跑到竹子邊來了。口裏喊道。康先生。康先生。你們在那裏。探險隊裏有四個人。偏偏只提着百川。不能不挺身而出。而况百川爲人。向來又是好勝的。到了這時。自更不能忍耐。他就走出竹子。要和學敏答話。他的身體。剛是露出竹葉以外。便聽到颼

的一聲。一枝箭射到竹子尖上。打落下一根竹枝和十幾片竹葉。百川覺得走了出來。總是目標太顯然了。趕快的將身子一縮。又縮到了竹子裏面去。不料他雖是不抵抗。然而却不能減少對方的誤會。又在這時。颼颼幾聲。又是十幾枝箭。射入了竹林子裏面。百川看到這種情形。料定了是沒有和平的希望。竹林子裏。恰好有個小小的土堆。於是將身子隱閃在土堆下。對準了那些人的來路。就打算開槍。可是這條路上。正好是朱學敏走向前來。這第一個流血的人。豈不就是一見傾心的她呢。



## 第十回

共突重圍穴牆而遁  
更臨絕地束手被縛

在這個時候。一切的情形。都緊張到了萬分。百川的槍機一動。朱學敏的情形是不可問。這秘密谷裏的人。會變態到什麼程度。也是不可問。因為這樣。緊挨着百川。蹲在地上的徐彬如。就連連頓了脚道。

百川。百川。開不得槍。說話時。學敏已經走到了百川身邊。百川便垂下了槍。用手提着。向後退了兩步。望了她道。請你不要走近來。學敏聽說。倒呆了一呆。問道。難道你也疑心我嗎。百川被她反問着。却不好意思了。搖頭道。並不是我疑心你。但是你太走近了。兩下裏打起來。恐怕與你不利。學敏微微一笑。道。你不要害怕。我們的人。對你們也並無別意。只是看到你們會打掌心雷。怕你們在山上惹禍。所以要請你下山去。我們好把洞閉封起來。和你們並不要打架。百川道。我們並不會放掌心雷。就是我們手上。各人有一

枝槍。也不能無故害人。說時。那竹林子外的人。又鼓噪起來了。徐彬如將一枝獵槍夾在脅下。一面舉着手中。揩那額頭上的汗。俯着身子走了過來。就向學敏道。要我們走。也很容易的。我們無非是客。主人不招待。客人看看顏色。還不是走嗎。又何必這樣的大動干戈呢。學敏道。這是我們這裏正的意思。爲什麼這樣。我也不知道。彬如道。你們山上人。既是要我們走。我們也不能強留在這裏。請你對他們說。稍微的向後退一點。也讓我們自己人商議商議。這個樣子。我們總怕你們衝過來。有話也不敢商議了。學敏看他說話的神氣。倒是出於真意。便道。這總好辦。我去和他們說。難道你們倒真的打算走嗎。彬如聽她如此說。倒不由得笑了。百川道。那就求朱小姐和我們講一個情。試試看。能夠不讓我們走。那就更好。我們爲什麼來了。那裏能夠來了就走哩。學敏對他兩人。看了一眼。很快的又跑到外面去。這裏遠遠的看去。只見她指手畫脚。和那些人說個不了。結果。那些人爲她言語所動。居然向後退出幾十步路了。學敏一路拂着兩隻大袖。又氣憤憤地跑了回來。口裏不住的怒罵着道。見神見鬼。他們在山外的人。和我們這裏人無冤無仇。他

要放個什麼掌心雷。我和他們在一處說了許久的話。他們也沒有放掌心雷把我打死。她這樣說着。一直的走上前來。倒好像故意說給這四位探險先生來聽的樣子。百川迎着她道。多謝朱小姐。說得他們果然退後去了一些。他們怎樣的說。學敏道。他們說。讓他們商議一下子。倒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你們一定要退出去。你們再不走。他們就要強來了。歐陽樸余侃然也繞了道。走到一處來。余侃然手上攀了一根草莖。緩緩的走到歐陽樸面前來。很鄭重的道。這個地方也有竹節草。這種莖變形的植物。葉子在熱帶……彬如搶了道。余博士。這個時候。我們管不着植物是不是畸形發展。却應該看看我們的環境了。你不看看這有箭在弦上之勢嗎。侃然受了他一頓搶白。正有些難為情。現在天與其便。侃如也用了一句文言。這就微笑道。我們怕什麼。有你徐詩人在此。走了出去。念兩句詩給他們聽。就什麼大問題。也都解決了。彬如這倒有些慚愧。便笑道。我們都不要作這無謂的爭論了。大敵當前。我們還是抵抗呢。還是退後走呢。歐陽樸正色答道。當然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的面孔不帶一些笑容。於是同夥三個人都哈哈的笑了。學敏

在一邊看到。心裏想着。這三個人。有什麼瘋病。到了這樣要緊的時候。他們還笑得出來。於是對了這三人。也不免是呆呆的望着。歐陽樸道。他們笑什麼。我覺得這是真話。我們若不抵抗。仔細讓他抓了去。若不交涉。我們只有宣告失敗。退出洞去。可是我們費了多。少時候的籌劃。費了多少人的力量。剛剛是打破了這山谷的秘密。只看到一些表面。馬上就要走。這未免功虧一簣了。我們現在可以推百川作全權代表。去和對手辦交涉。百川見三位老先生依然是這樣不大介意。這却有些急了。便正色道。現在這情形。實在是緊急。我認爲不可大意。不知三位先生的意思打算怎麼樣。若叫我去辦交涉。我是一定去辦的。但是先給我一個限度。彬如道。正事是正事。笑話是笑話。據我說。你也暫時不要出頭。還是把話請這位朱小姐去說。學敏道。可以的。我很願意兩方都不傷和氣。你們有什麼爲難的地方。我全可以和你們去說說。彬如道。我們是怎樣一類的人。朱小姐和我談的時候多些。總可以明白。請你去和他們說。我們到這山上來。一點沒有什麼歹意。不過因爲這山頭是和外面隔絕的。我們心裏都好奇。總要看看這裏面究竟是什麼。其實



不想要這裏面一點什麼。你去想想看。我們在山外過的日子。總比這山裏面強的多。憑什麼。我們要丟開了城市。跑到這山裏面來呢。你要知道。我們都有妻室老小……呵。他說着。自己陡然的吃驚起來。却接着道。不。我們這同路裏面。只康先生是沒有家室的。他帶了強笑。向學敏解釋着。學敏笑道。我又沒有問你這些閑話。要你多什麼心。這些想得到的話。我都會和你們說。用不着你來教我。你就說。打算怎麼樣。若是不願走。就說不願走的話。若是願走……哈哈。我想你們都不願走呢。侃然點着頭道。我們自然不願走。你們若是怕我們手上拿的這槍。我們收起來不拿着也可以的。學敏道。好罷。我去和你們再說說看。她真是熱心。說畢。掉轉身。就向那羣人的地方去。這裏一班人都看着她的後影遙遙而去。眼睛都不會霎上一下。以爲她縱不能說出什麼結果來。當然也不至於壞事。可是他們正在出神。忽然呵哈一陣喧嘩。由身後發出來。回頭看時。這山頭上的人。又是箭上弦。刀出鞘的。由屋後面。簇擁了出來。這一行四人。都是不會防備的。臨時忽在身後出了亂子。這卻不會去按好出路。大家慌了手脚。倒是目定口呆的。面面相覷。那些山

上人聯成了一排。一步一步的向身邊逼了過來。歐陽樸究竟是個機靈些的人。眼見敵人逼近。若是不謀脫身之計。一定會受敵人的包圍。因之向同夥丟了一個眼色。自己先向屋子裏走去。其餘的三個人。看到他這種態度。也是跟着醒悟過來。一律的向屋子裏一跑。同時就把大門關上。大家在門縫子裏張望着。侃然低聲道。我們爲了謹慎幾分起見。還是自動的退走。若等他們繳了械。加了縛。全合了他們驅逐出境的條件。也許將我們由山頭上扔了下去。那豈不糟糕。彬如道。這樣看起來。我們還是打開了牆壁。由屋後退出去。萬一他們追趕我們。我們退到洞口去就是了。至少我們是現代軍閥化。保存實力。大家雖覺得他是一句笑話。可是看到剛才一批山上人。由屋後面擁了出來。他們的態度。是如此不可捉摸。再來一個不可捉摸的包圍。大家又都藏在屋子裏。那不用說。一定是一網打盡。百川首先叫道。我們走罷。爲了有轉圜的餘地起見。我們不能夠在這裏有流血的事情發生。他說着。首先掉轉身向屋子後面走。四個人這次不是那樣逸趣橫生的開玩笑了。各半彎了身。直端了手上的槍。一步一回頭的向後走着。到了屋後面。這

裏不過是一叢瘦竹子裏。圍着一道高不及丈的黃土牆。那黃土牆上分着內外兩行。蓋了杉木枝葉。這杉木葉子。片片的就是尖刺。在牆頭上放着。正可以當了物質文明都市裏的電網用。大家本想越牆而去。這已是不可能。同時看到牆外的瘦竹杪子。在空中無風自動。這分明是有人藏在竹子下面了。四個人擠到一處。頭就頭的。輕輕說了兩句。於是大家高舉了槍。正對了那搖撼的竹子杪附近的天空。齊齊的發了一排槍。半空中一時青煙四起。哄通通。山谷震應。只聽撲達達。一陣歷亂的脚步聲。由近而遠奔了去。百川道行了。我們衝鋒罷。於是大家放下了槍。四人抬了一根大木頭杠子。對土牆中間。拚了命撞了過去。就是這一下。把土牆撞了個大窟窿。這由牆的缺口處。早看到一批山上人。向前飛奔。有幾個人被野藤絆住了脚。摔倒地上。就提高了嗓子。拚命的叫喊。這四位探險隊。得了這個機會。那裏肯放鬆。趁着牆上石飛土滾的時候。大家都提了槍。由牆縫裏直衝出去。都是如強箭離弦一般。連頭也不同。一直向前奔了去。跑了一里之遙。大家才停止了脚步。大家手上倒提了槍。向村屋望着。連連不斷的喘着氣。這裏正是一個高坡。

遠遠的站着。由高視下，只見村子裏人在屋裏屋外亂跑。又像是在搜索他們。又像是在那裏逃命。這一刻兒工夫，似乎還不能追到這裏來。彬如就向大家道：我們現在應該分一分退去的路徑。是當走那一條線。原來的路。現在是找不出來了。彬如道：你這話不然。我們找不出原來的路。就寧可投降。免得逼到無路可走。然後死在人手。百川道：這話對了。我們還是找原路走。我先去引路。他如此說着。估計着方向。就順了一個山坡向前面走。可是原來走來的時候。好像路並沒有多少遠。現在在亂草叢中去找出路。却越找越不是路徑。始終並沒有找到來時的洞口。大家又留心着。總怕由山崖上翻到山底下。去。總不肯放開了步子走去。所幸山裏人的嘈雜聲。走着漸漸的聽不到了。却不用得那樣很慌張的去找路。這亂草叢所佔的面積。並不是怎樣的寬大。大家摸索着的時候。常是鑽了出來。其先以為總有追兵在後。一看到草叢外的田原。便又鑽了進去。這時鑽得久了。身後却沒有一點什麼響聲。這大家的胆子就大多了。於是索興順了一片田原中的一條小路。彎曲着向前走去。沿着小山麓。有一條小山澗。却攔住了去路。看那小山上。

也有一條人行路。在綠毯子似的淺草上。畫着兩條彎曲的赭色粗線。這個樣子。分明是兩澗之間。常有人來往。如何把來往斷絕了。却是不得而知。一行四人。順了山澗上一條草埂。探索了步子。緩緩的前進。有那很彎曲的地方。在明鏡似的澗水裏。一樣的有四個人影。在那裏飄飄然的挪展着。彬如是最後的一個走着。他看到了這種境界。心裏就想着。水中人影如遊伴。樹上風聲似……他自己忽然感覺到以似字對如字。未免犯了合掌的毛病。於是搖着頭。那不好兩個字。却脫口而出。歐陽樸慌了。身前身後一看。並沒有樸木掩藏之處。拿了槍就向一叢亂草裏一伏。百川和侃然先聽到一聲不好。繼又看到歐陽樸這樣慌慌張張的臥倒預備放。也怕是出了什麼問題。跟了他也臥倒下去。彬如見這三個人都臥倒了。也就跟着都臥倒下去。可是當大家舉了槍要向前瞄準的時候。在自己面前。並找不到一些子目標。侃然道。老樸。你見鬼了。爲什麼這樣執了警戒的態度。歐陽樸道。我那裏知道。彬如不是叫着不好嗎。於是將臉望了彬如。他本來想直說。却怕會引起了同人的譏笑。他不執槍了。用手箝了面前的長草。一莖一莖的向上扯着。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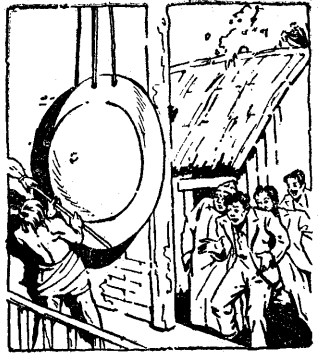
久微笑搖了頭道。我沒有說這話吧。歐陽樸道。你若是沒有說着這話。那就算我真是白晝見鬼。說着話。站起身來。撲着身上的草屑。可就向着侃然道。你聽見有人這樣的說嗎。侃然看這樣子。大概是沒事。於是也就站立起身來。正色道。我真沒有心事再開玩笑。你們可不能這樣的胡鬧。時間已經是不早了。我們還不應當快想出路嗎。其實大家都也感到環境的迫促。不過大家都覺得山裏人總是帶有古風的。雖然咄咄相逼。也不至於有性命之憂。而且大家都極力的要表示鎮靜。不肯示弱於人。所以性之所好。也故意的談笑風坐。可是侃然這一句話。把大家提醒了。抬頭看看太陽。已是有些西斜。且不問今晚向何處歸宿。這一場晚飯。那裏又去找第二個朱力田來作東家。因之同站在這山澗岸上。都有些發呆了。百川將獵槍放在草地上。手扶了槍。挺了身子道。這件事。我以爲沒有什麼難於解決。好在這山上人並不追趕我們了。我們可以先定一定神。看準了方向。還是找着來時的路。守住了洞口。和山上人辦交涉。這是個萬全的法子。歐陽樸搖搖頭道。事情不是那樣簡單。他說着。用一個食指頭。摸擦了他那鼻尖下的一撮小鬍子。表示

他那十分猶豫的樣子。侃然一頓脚道。對的。他們忽然放了我們。並不追趕……呵呵呵。來來了……來了。他失驚的這樣呼了出來。只見身邊深的水草裏。鑽出十幾個人來。彼此相距。也不過二三十步路。一轉身之間。已是來不及開槍。不料臉向右邊看着。左邊又擁出二三十人來。這些人好像事先已有組織的。不等他們再回頭。五六個人奔一個。不容分說。先把手上的槍打落在地。然後在身上拿出繩索。就把四個人網住。半拖半抬的。擁過了山澗。在百忙中。這四個俘虜雖不免驚慌着。但是各人臉上。依然帶着奇怪的神氣。這就因為第一。大家是不會跨河來的。何以這些山裏人把大家擁到河那邊去。第二。是那四枝槍落在草岸上。這些人裏面。有幾個很想向前去拾起來。但是走到槍邊。繞着槍走了幾個圈子。伸伸手又縮了回來。總不敢去冒那個險。好像他們知道這可拿的。又不知道如何拿着才好。他們這樣驚疑的時間。已被這些人抬上了山澗的另一邊。搶上了山崗子。向前看時。山崗子那邊。依然麥田茅屋。又是一個世界。遠遠的見一排人家。靠山面田。約莫有二三十戶。這些人就簇擁着向那裏去。歐陽樸就操着英語道。我們怎

麼。這個樣子。他們要拋我們下山去。就一點抵抗的能力也不會有。只等死嗎。百川答道。不。我們在未死之前。有一秒鐘的生命。我們都當盡這一秒鐘的智力。去掙扎一下子。那些細縛扛抬他們的人。一點不顧慮什麼。一直就衝到了那人家地方來。這裏的情形依然也是緊張。一排有一二百人。各執了武器。沿了人家門口。齊齊的站着。這些人將四位先生捉來了。却分配的很勻。在正當中有四棵桑樹。每棵桑樹前。站着一位縛着的先生。然後走到屋子裏去報告。彬如和歐陽樸縛得距離最近。彬如道。據我看。這是另一個組織了。那朱力田告訴我們。這山上不是有了一個叛國嗎。我看這情形。完全和我們原來接近的人不同。他們不是這樣子蠻橫。歐陽樸道。對了。我們誤打誤撞。已經走進了另一國家。恐怕這又要向他們背上一道履歷。看看對過的侃然和百川也是憂形於色。只在這時瑟瑟噲噲。一陣鑼鳴擂鼓的聲音。由那正屋裏響了出來。就有一排執着武器的人。分了兩班。向前走來。到了最後。却有一個穿了赭色長衣。腰掛長劍的少年。一步一步的開了四方步子。走了過來。他頭上戴着黃色頭巾。在前後兩面都塗抹着許多盤繞的龍。



在那簡陋的裝束上。可以看出他那尊貴的氣象來。他在許多人中間一站。將那炯炯射人的眼光。在四位先生身上各掃了一掃。只看他那高高的鼻子下。露出白牙。微笑了一笑。接着抬了一抬肩膀。又點了點頭。只看他一隻大袖子下垂。一隻手在大袖裏伸出一隻手來。按了劍柄。自有一番威嚴。好像他在那裏暗示着。你們四個人的生命。都握在我的掌心裏。四個人這都覺得生命到了最後的一瞬。面面相覷。不復有以前那種視死如歸。談笑風生的態度了。



## 第十一回

茅茨土階亦具王者氣  
物華天寶足壯客卿觀

這四個探險隊員。作了俘虜而後。才知這又到了一個部落。這個有國王氣象的人。當然就是朱力田所稱爲的蒲望祖了。假使這裏的會長。要當異國人看待。那却不消說得。都有性命之憂了。大家正是這樣的推想着。那會長站在一排擁護者的當中。對四個人看了一遍。他最注意的却是余侃然。微偏了頭。由他的臉上看到他的脚上。由他的脚上。又看到他的臉上。大概對於他嘴上這一部兜腮鬍子。有些奇怪。便向他招了幾招手。侃然的心裏。雖然是在那裏抖顫不已。但是他也急於要知道這位山上的無毛大蟲。將以什麼手段來對付。因之也就振作精神。挺了胸脯子。走近前去。那蒲望祖。雖然是那般威風凜凜。恰是也有些怕他。當他走近了的時候。那會長却向後退了兩步。在他退的時候。他自己却也醒悟過來。一個

當會長的人。怎麼可以向外來的人。這樣的表示怯懦。於是也突然的將胸脯子一挺。那握住了劍柄的手。將劍身按上了兩下。這才瞪了大眼晴道。你們應該知道。現在生死的權柄。都抓在我手裏了。但是你與我近日無冤。遠日無仇。我也並不要你們的性命。只要你把那放掌心雷的法子。都告訴給我們。設若我們這裏人。都會放掌心雷了。不但不和你們爲難。我們還要重重的款待你。侃然聽了這話。看看他的顏色。似乎沒有什麼惡意。便回頭向歐陽樸看看。雖然不過是眼色對眼色。然而彼此都是會意的。就是在那裏說。這一道子黑幕。是不是要揭穿呢。但是這個蒲望祖。正也不是個易與的人。看了他們那種情形。就向侃然微笑道。你的意思。我完全知道了。你不是怕教給了我們。你們的法術。就不值錢了嗎。但是我告訴你實話。我們就是學得了你的法術。也不會用到山外去的。只要我們事情成功了。你們要什麼。那都好說。但是若一定推諉了不肯教人。那就休怪我不講情面了。他按住劍柄的那隻手。依然是不動。那一隻手。他在大袖子裏伸了出來。按住了他的胸脯。表示出一種很威嚴自得的樣子出來。侃然便道。先生。我怎麼稱呼你。

呢。我們山外。現在是以先生二字。為最尊敬的稱呼了。蒲望祖左右兩三個人同時吆喝着道。你要叫大王。怎麼可以胡亂叫先生。侃然對面。正站着是徐彬如。他兩隻手雖然在背後反縛着。但是他一雙眼睛。正向這會長週身上下去打量。好像他在那裏咀嚼一首古詩的滋味一樣。侃然聽了這些人要他叫大王。心裏頭極是不高興。但是要表示出來。又怕會吃什麼眼前虧。他正在這裏目閃閃不定。四面觀望着。彬如就插嘴了。他向那些人道。諸位。山外人對於山裏的規矩一些不懂。可不要讓我們為難。我們山外人。也有時叫人大王。但是那是最不好的話。我有一個極顯明的證據。却是不敢說了出來。蒲望祖道。大王這兩個字。山外人是願意聽的嗎。彬如道。山裏人把這個當恭維人的話。我們就實實在在的不懂極了。會長道。你說這話。有些什麼憑據嗎。彬如道。怎麼沒有憑據。我們山外人有兩句俗話。乃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所以我們山外人不叫猴子都叫牠大王。你想我們怎敢把這種稱呼來對先生說呢。至於先生兩個字。山外人現在就把它看得很重了。這是把那兩個字分開來說。生者。是各人出世的話。先者。比稱呼的人出

世在先。那就是說。那個人是位老前輩了。蒲望祖猶豫着道。這話我有點不相信了。不見得有權有勢的人。都是老前輩吧。譬如我就只有二十多歲。倘然人家都稱呼我作老前輩。我却不好意思了。彬如道。我們山外的風俗。却不是這樣。有權位的人。三歲孩子也是老前輩。沒有權位的人。那就是灰孫子。譬如這個人。今天有權位。就是老前輩。明天沒有權位。就是灰孫子。年歲不年歲。那沒有關係。他說了這話。臉上並不帶有一點笑容。蒲望祖哦了一聲道。山外的風俗。却是這樣的。侃然站在最近。看了蒲望祖這個樣子。又望到彬如那種正正經經。把話來說着。心裏也就想着。究竟這位幽默的詩人。還能說出這樣幽默的話。心裏如此想着。臉上便不覺的帶出一些笑容來。蒲望祖看到。却不免有些驚異起來。向四個探險隊員都觀察了一遍。因道。這真有些奇怪。臨到這樣緊急的時候。你們都是這樣笑嘻嘻的。難道知道我不會殺害你嗎。你們大概有些未卜先知吧。侃然看了他那情形。心裏就有數了。因微笑道。我們暫時知道先生不會殺害我們。那有什麼原故呢。因為先生正要學我們的掌心雷。假使把我們殺死了。這就找不着人教這個掌心

雷了。蒲望祖笑道。這話却是真的。我就是想你們把掌心雷這個訣竅教了出來。所以才費了這樣大的力量。把你們找了來。你們不說出來以前。我自然不會把你們殺了。但是你們儘管是不說出來。那我也就忍耐不下去了。你們實說。到底是肯教不肯教呢。侃然道。我們爲什麼不肯教。若是有了這種本事。並不教別人。那末。我們却是怎樣學得來的呢。蒲望祖道。好。你們既是這樣說了。我就應當格外的寬待你們。看你們是怎樣的教代出來。說着。就向他身邊站的侍衛。丟了一個眼色道。把這四位都鬆了綁。好好的陪着人家。我在宮裏等候他們。說畢。他回轉身。先就走開了。他左右那些文武大臣。得了他們國王的聖旨。這就一陣風似的前呼後擁的。把這位國王簇擁走了。這裏還剩下十幾個國王的子民團團的將四個探險隊員包圍住了。彬如笑道。諸位放心。我們是不會跑的。我們不但是不會跑。在我們心眼裏還沒有打算走的時候。你想把我們送出山去。我們還不肯走呢。你們的國王。不是要在宮裏召見我們嗎。我們正想看看皇宮呢。他雖如此說着。但是這些山上人却也不肯放心。依然在身前身後。圈了他們走。約莫有半里之遙。翻

過兩個小山崗子。便見有一叢松竹擁住了一帶茅屋。在一片山麓上參差並列着。在松樹杪上。又出兩根大旗桿。桿上斜挑了兩根竹竿子。飄出兩方青黃旗子。旗上彷彿有幾個字。因為距離遠。却也看不出來。是否替天行道那種話。大家走到了那茅屋面前。還是先前遇到的那些戰士。背着刀矛。分班站立。他們的職務。總也算夠勞碌的。國王出巡。他們要隨征。國王回宮。他們又要警衛。却不知他們貪圖着什麼。甘願如此。這倒是值得去研究的一個問題了。這四個探險隊員。被一羣人包圍着。一直的向前走。這就到了那皇宮面前了。這裏是山脚下。一片廣場。沿了山脚。靠斜坡削出九層土階。高高的頂了兩扇白板柴門。柴門上。有一塊扇面形的橫匾。上面有三個黑字。乃是統天門。彬如看了。回頭向三個朋友看看。大家都沒有說什麼。就順了大道前進。在這統天門外。立有兩塊向前斜伸的石頭。彷彿像兩尊怪獸。但是這也只看得出來一個頭和一個身子。其餘的五官四肢。都模糊着。看不出來了。彬如却忍不住了。就問道。這兩塊石頭。放在這種地方。這是什麼意思。旁邊有一個人道。怎麼。這個你們會不懂。這就是衝門口。是大石獅子呀。山上

沒有石匠。我們胡亂自己雕刻出來的。大家聽說着。本來要笑。但是他們走進了那柴門。更有一件事。會讓他們好笑。就是在大門右首。平地樹立了一塊白木板子。上面大書特書的有一行黑字。乃是文官至此下轎。武官至此下馬。彬如又回轉身四週看看。他好像是在那裏尋着。是有誰坐了轎。有誰騎了馬。由這層門進去。一小片曠地。又是九級土階。在這九級土階上。上面有一座高大的茅屋。屋檐下也樹立一塊直匾。乃是雪宮二字。宮的兩邊。東西有兩間小廂房。好像是臣子輪班的朝房了。在這九層土階上。一層層的守衛戰士。站立上去。一直站到這宮門為止。他四個人走到了這宮門外的廣場上。武士就不讓他們向前了。有兩個女戰士走過來。大聲喝着跪下。百川聽到這句話。首就動了火。瞪了一雙大眼。向宮裏看着。這宮裏的佈置。大概是有些從木刻木圖畫上得來。正中擺了一張長方桌子。在上面掛了一塊黃布桌圍。那個半邊山頭的國王。就據案而坐。看他的身子。是那樣的舒適。似乎他坐的是一把太師椅。棹子兩邊。又是四個女官。蓬頭短衣。各帶了刀子。瞪了大眼睛站着。到這時。探險的人。却有了一種新發現。就是這個國度裏。一



反了平常國家重男輕女的制度。他們却是重女輕男。這裏凡是有權威一點的事情都是女子執掌。那麼這些男子情願聽國王的驅使。一點沒有反抗。不是怕國王。大概是怕女戰士吧。百川在那裏生氣的時候。其餘的三位探險隊員都同一個心理。在觀察女官。所以女官叫跪下的那兩個字。他們都是不會聽見。百川見他們不作聲。以爲他們軟化了。於是向前走了兩步。昂着頭對那國王道。我們山外人不懂得這種禮節。你若是打算叫我們教發掌心雷。就不該怠慢我們。若是叫我們下跪。這不是你求我。倒是我求你了。說時將胸脯挺得直直的。等候那國王的回話。侃然正是站東一邊。蒲望祖恰由百川的身上。再看到他的身上來。因爲他臉上有那樣一部兜腮鬍子。總疑心他是這一隊人裏面的領袖。就向他道。這話是真嗎。假使我們要學你們的掌心雷。還得求求你們嗎。侃然道。那是當然。你們山上人既然是抱着古禮過日子的。就一定知道天地君親師五個字。乃是相連的。既然你們要想學我的掌心雷。就當拜我們爲師。我們和先生下跪不要緊。因爲山外已經把這種禮節作弔喪用的。我們不過是向別人弔喪。但是要用拜君的大

禮來拜師。那就是咒我們。我們是不受的。我們最講公道。誰也不向誰行禮。兩免了。蒲望祖對這兩個人望望。又對其他兩個人望望。他的意思。好像是在那裏說。這話應當是真的吧。當他這樣觀察衆人顏色的時候。衆人也並不有什麼疑難之色。還是挺了腰軀站着。並不向國王露出什麼畏怯的樣子。蒲望祖點了頭笑道。既然山外的風俗如此。我們就依你們的話辦。只是你們有法術的人。不能用謊話來欺騙我們。要不然。我不客氣。就把牛羊血塗在你們頭上。讓你們的法術玩不靈。歐陽樸進得這雪宮以來。始終是站在觀察人的地位。以爲在時代的演進上。這種山縫裏竊號自尊的人。究竟是一種什麼心理。所以主賓之間所對答的話。他都不會留心去聽着。這時聽那國王。有在頭上塗牛羊血的話。有話却不能不說了。因道。先生你聽說過劉備三請諸葛亮的故事嗎。蒲望祖道。聽過的。難道你們要自比諸葛亮。歐陽樸道。先生你的意思。我都知道。你不是想靠了我們的掌心雷。要把這山上的人民。完全征服過來嗎。這事太小了。若依了我們的話。這山前山後。週圍幾百里地方。都可以把他佔領過來。好在山外人。兩三百年都不會注

意到這山頂上來的。只要你慢慢的招兵買馬。這樣訓練了過去。將來的事。那正是不可限量呢。你還怕什麼。他說着。不免指手劃腳。蒲望祖原來是坐了聽着的。也就越聽越有滋味。兩手按了棹沿。站將起來了。問道。這山外是怎麼樣的情形。我們這裏人。簡直不知道。我們可以帶兵出去。佔領過來嗎。歐陽樸道。怎麼不能。這山外的村莊。都不過是二三十戶人家一村。不曉得什麼武備。你們山裏人。要去佔領。也用不着什麼武力。只是有整羣的人開了過去。他們看了來勢不善。自然的就屈服了。不過這些事都要我們引導了。貴處的人去。以防萬一。這樣繼續的往前走。走到那裏。旗子插在那裏。那就是你的土地了。先生。你想想。這樣慢慢的往外發展。將來你貴國的土地。一定由幾百里擴充到幾千里。由幾千里擴充到幾萬里。你這個國王。就尊嚴的不得了啦。蒲望祖聽到了這話。仿佛自己已經做了幾萬里大地的國王一樣。立刻笑容滿面。離開了他的寶座。走下土階來。向着這四個人。深深的一拱揖道。四卿如此輔助寡人。將來凌烟閣上繪圖賞功。一定是高高在上的了。百川聽了他這一套話。居然鬧起寡人。真覺得週身都爲了他肉麻。這也

可以見得關起門來作皇帝。並不是怎樣的一件難事了。在他們這樣向他詫異着的時候。他以爲人家目灼灼的望了他。乃是尊敬他的威嚴。格外的表示那自得之狀來。就扭轉頭來。向他的侍臣瞪了眼道。退朝。只他這一聲。那東廂房裏。咚咚的有一陣鼓聲。同時那西廂房裏。也有金器聲。那聲音噹噹然。既不是磬聲。可也不是鑼聲。急促之間。却分別不出是一種什麼聲音來。百川却是在這廂房門口站着的。他伸了頭向裏邊一看。倒不由得要嘆噉一聲笑了出來。但是只在這個時候。他立刻想到。若是笑了出來。却是一樁大不敬的事情。這國王所轄的土地雖小。可是手握的生殺之權。却不爲小。假使他一翻臉。立刻可以把這幾個人置之死地。於是急中生智。趁了這一聲笑。不會笑出來。就彎了腰。胡亂的假咳嗽了一陣。侃然看了他這個樣子。很是疑心。搶過來也伸頭向裏張望了一下。原來是一口極大的鐵鍋。在鍋沿上。穿了兩個眼。用繩子拴了。掛在一根橫梁上。半空裏懸着。那鍋邊站了一個人。手裏捏了一個大草槌。對了鍋底。半天撞上一下。侃然心裏想着。這個國王的儉約。真在大禹茅茨土階以上。鳴鐘播鼓。却也不過是撞大鍋。這樣

看起來。一個人要做皇帝。並不是一件難事。關起房門來。就是大爺。自己就說自己是玉皇大帝。也不算什麼。那國王正在高興的時候。只管要使出他那國王的威風來。這四位客卿。雖然在這裏東張西望。打點他的宮室之美。他也不在乎。大搖大擺的向裏走去。這四個探險隊員。知道國王是進內宮去。當然不便在身後緊緊的跟着。因之都呆立在宮門口外。倒是那國王關心客卿。已經派人傳下御旨來。在寶華殿賜宴。幾個女官們。提高了嗓子。由宮門裏直嚷到土階上來。喊道。聖上有旨。四位外臣。在寶華殿賜宴呀。侃然站在彬如身邊。就伸了腳輕輕的敲了他的腿兩下。彬如同頭看到。也只好咬了下嘴唇皮。極力的忍住了笑。這時就有兩個女官。迎到他們面前來。就向他們深深的作了一個揖道。請到寶華殿。這四個人看了雪宮鐘鼓響這種情形。當然也就急於要知道這寶華殿是一種什麼規模。也就毫不謙讓。跟了兩個女官。在東廂房的牆隙縫裏。鑽了進去。這裏有一叢木堇花。塞住了一個小山坡。上得坡來。借着兩面山崖作牆。鋪了兩間草屋。還有兩方却是用不會剝皮的樹幹。當了圓柱。斜斜的支了四根。在那兩堵石崖上。倒懸掛

了幾軸字畫。一是趙玄壇騎虎圖。好像是賣年畫攤上一類的東西。一是兩輪弔屏。上寫赤壁賦。却缺了上下聯。三是一張門神。四是人家的一幅喜聯。雀屏中目。鴻案齊眉。屋子中間。一張白木棹子。缺着下方。圍了五把椅子。此外。並沒有什麼物華天寶之處。那柱子上。却直懸了一塊匾。便是寶華殿三個大字。那女官將他們引到。還不敢就叫他們坐下。便有兩個人上山坡上。大聲叫着請駕。不多一會兒功夫。蒲望祖帶着了幾個男女衛士。走入殿來。他却並不客氣。自在正中。那把椅子上坐下了。却橫伸了兩手。指着兩旁。四把椅子。對了客人。點着頭道。請坐請坐。這四位探險員。雖然覺得主人翁未免自大。可是大家勞碌了許久。實在的。肚子也很餓了。大家都想着國王賜宴。這也是了不得的盛典。御宴上有些什麼佳肴。大家也是急於要知道的了。所以就遵了國王的御旨。分別坐下。那外面的鼓聲。也不知道經那個的指教。骨隆咚。骨隆咚。很單調的敲打起來。經過了這鼓聲三通以後。就有女官們。在各人坐位邊。設下了竹杯竹箸。看那樣子。也和朱力田家的無二。所以這個國王。儘管是尊貴的。但是限於物質。也是枉然。杯箸放妥了。女官們就

捧了竹筒子斟酒。接着就端上菜來。第一項菜。乃是一隻大瓦盆。裏面盛了一隻頭脚俱全的鷄。那鷄雖然是白色的。不見得有什麼作料烹製出的來。但是熱氣騰騰的。倒也有一股香氣。撲進鼻子去。一個飢困交迫的人。隨便什麼的粗食。都可以吃上一飽。覺得這樣香氣撲鼻的鷄。那有不看了垂涎之理。可是那國王。並不動箸。只是端起竹杯子來。向大家舉着道。衆卿請。百川聽了這話。心裏不覺有了一種感想。記得有一個時期。國人相見。好似同胞相稱。如張同胞李同胞之類。當時說的人。似乎沒有什麼感觸。聽了的人。便覺得週身都是難受的。現在聽到這位國王。左一聲寡人。右一聲衆卿。覺得比聽到以同胞相稱還要難受。那國王蒲望祖倒不會有什麼感想。將杯子連連的舉過了三次以後。接着又是兩個女官。各捧了一個大瓦盤子。向上供着。看時。一盤子是一大方豬肉。一盤子是一條大魚。這更讓四位餓客忍受不住。那國王却還不會想到要吃。逕向着土階上的女官們道。傳旨起舞。馬上有四個女官。聽了這話。就大聲傳旨下去。這一下。就熱鬧起來了。金鼓齊鳴之中。有十幾對男女在殿外拉長了一條線。轉着圈子。每個人身子東邊

歪一下。西邊歪一下。舞就是這個樂呢。還是前面那一面鼓。一口大鍋。彬如肚子裏唧咕作响。偏是主人翁要請看舞蹈。他實在禁不住了。就向蒲望祖道。這是山裏的風俗。又和山外不同的了。山外有什麼遊戲的事情。都在飯後。這原因很容易明白。就是一個人必定要吃飽了。才有遊戲的興致。怎麼山裏人是餓着肚子來遊戲的。蒲望祖道。哦。這是寡人大意了。寡人以爲衆卿必貪看舞樂。所以讓他們先舞。既是如此。就請罷。他說着。只將筷子頭將盤子裏點了兩點。大家也就一點也不客氣。跟着就來。他們只這樣一動箸。這就有兩個宮女。各端了盤子。向每個人座位之前。送上一碟黑醬來。大家吃着這三牲。正感到。是不甚鹹。現在有了這一碟醬。大家都感着興趣了。於是爭着向醬碟子裏蘸醬吃。歐陽樸手上捏了一條鷄腿子。在醬裏面只這樣一絞。剛剛送到嘴裏去。咀嚼了兩下。忽然放下鷄腿。哎的一聲道。我想起一個極大的問題來。我們怎麼一向都忽略過去了呢。大家見得說得如此鄭重。都不免很驚異的望了他。就是那國王也是圓睜了兩隻眼睛。呆呆的望了他呢。





## 第十二回

座上羣賢挑燈難  
山中宰相踏月夢雲詩

這位山上的無毛大王正在寶華殿大宴這探

險隊四位客卿的時候。歐陽樸手上捏了一隻鷄腿

大蘸了醬吃。他哎喲一聲。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他道。

別的東西罷了。都可以生殖繁榮。由人工作了起來。

可是無論吃什麼熟食。裏面少不了要鹽。這鹽是礦質。不是動物植物。可以用人工繁殖的。可是我到山上來以後。所吃的東西裏面。都有鹹味。這是鹽呢。還是用別的東西來代替的呢。他這一說。探險隊員。都恍然大悟了。說是我們怎麼樣把這樣一件大事給忘懷了。譬如吃的這醬。醬裏就有鹹味。這味由何而來。那國王蒲望祖聽了這話。臉上現出了得意之色。手按了棹子。微笑着道。這裏面的鹹味。就是鹽。說着手向醬碟子裏面一指。歐陽樸道。這山上也有鹽。鹽在什麼地方呢。蒲望祖翹起右手一個大拇指。向身後指着道。

這山的後面。有鹽井。就是出鹽之所。我們的祖上。所以遷到這山上來。也就爲了這山外的地方。不遠的所在。有許多販私鹽的和我們爲難。我們祖上也怕他們知道這裏有鹽。所以把山封了。我們祖上封山。原不光爲了怕人搶鹽。但是封了山。免得搶鹽的人。這也是個原因之一。百川點了兩點頭道。這不是神話。我們本鄉的人。有一大半是吃山裏頭來的鹽。在潛山陰山交界的地方。叫磨子潭。那是個產鹽區。或者這裏是和那地方一樣。有鹽井的。蒲望祖笑道。這鹽井都在我的國境裏。現在除了我國的人。是不許在井邊挖竈熬鹽的。山上那些不服我的人。他們都吃的是陳鹽。將來把鹽吃完了。料定了他們。不能不來搶。那時。我就要和他們見個高低了。大家這又恍然了一個問題。就是他除了尊重女子。去吸收男子而外。另外還有這樣一種寶藏。可以駕馭山裏人。但是這也不見得就是一件樂觀的事。也許因爲這個。他倒要激成衆怒。不過這是別人未來的事。也不暇去過問。現在這四位探險員。各人是等了東西下去充飢。搶着把東西吃下去了。再說。大家一頓飽啖之後。那國王也看出了幾分。知道他們不餓了。又招招手。叫那侍從女官。再

傳樂隊跳舞。大家因爲肚子都吃飽了。這就有了些興致。既是國王感情。一再賣弄他的舞樂。大家也就平心靜氣。賞鑒一番。可是他們的樂器。始終是那樣的簡單。只是一面大鼓。和一口大破鍋。遠遠的互相奏應。這裏來舞蹈的。雖然也是女性。不過恰恰和上海跳舞廳裏的女人相反。她們把富有肉感的所在。一齊都遮蓋了。她們摔着那翩躚大袖。在草地上鑽來跑去。這令人只有眼光迷亂。感不到興趣。亂舞了一回之後。鍋鼓亂撞了一頓。她們就下去了。這四位客卿。大家以目相視。竟是不能贊一詞。那國王兩手按了棹子。擺着頭道。四卿看了這種舞樂。雖然知道是好。大概也說不出好的。所以然來吧。寡人把祖上留下來的書。也讀了不少。知道古來的帝王。都有一種女樂作爲自娛之物。寡人雖然國土不大。但是既然是歷朝帝王都有的。寡人也不可缺少了。因之和我的士臣。參酌古書。訓練出了這一班女樂。衆卿看看如何。歐陽樸聽了他這一篇話。真覺饒頭裏面。露出了餡子來。便笑道。現在山外一切的東西。都失了古意。這樣好的古樂。山外人都是作夢也想不到。我們對於貴國這種女樂。真是見所未見。蒲望祖聽了。得意之至。搖幌着

身體道。假使衆卿能助我一臂之力。將來把全山都收復過來了。我一定還要把音樂配全。那時天天可以和衆卿取樂了。今天衆卿權且就館。明天我有大事和衆卿商議。他說着。就吩咐了他手下的侍臣。把丞相府前面幾間屋子。暫時作爲客館。引四位客卿。到那裏安身。那侍臣恭身答應了。却轉身對四個人大聲叫謝恩。四個人拘了面子。只得和蒲望祖點點頭。立刻就走出那半邊茅亭的寶華殿。那侍臣將他們引出了皇宮。轉了一個灣。只見一座高大些的茅屋。半隱藏在松柏林子裏。那大門外。不成章法的。堆了一些大小石頭。那大概就算是當了迎門的大屏障。兩扇白木門上。寫了似赭非赭色。似紅色非紅色的四個大字。乃是一品當朝。走進了大門。大概是這裏的丞相。穿着長衣。戴着比旁人高一些的青頭巾。頭巾兩邊。有兩塊硬布。伸出兩個翅來。那大概就是丞相之冠了。這位丞相。倒有周公吐握賢明之風。站在台階上。拱揖相迎。將他們引到一大間屋子裏來。這屋子較之朱力田那間農家草堂。也好不了許多。只是那黃土牆上。多開了兩圓式的窗眼。在這一點上。似乎不能說是什麼富貴氣象吧。那位丞相。却也慎重其事的。將這四

位客卿。讓在板凳上坐了。他就坐在一邊。陪說了一些客氣話。大家這才知道他叫毛賦。如是這國度裏面讀書識字最多的一個人。這國裏的建國大綱。大一半是他所手訂。他也和國王蒲望祖一樣。第一個目的。就是要借着一種武力。把全山都統一過來。自然這四位客卿的掌心雷。是他企望最殷的。四個人和他談了一陣。將他敷衍走了。歐陽樸首先就用英語道。趁着這一線時光。我們要開一個緊急會議了。第一就是山外面。還有一班人留在那裏。現在我們被這裏的首領軟禁了。就要內外隔絕。我們還有法子照顧那些人嗎。他們的目的。只是跟着我們拿幾個工資。這秘密谷裏出神仙。或者出皇帝。這都與他們無干。這樣的我們內外消息不通。只要三五天。他們就不能支持要散伙了。他們若是散了伙。我們一切工作的用具。怎樣子處置。再說。就算那些都不管了。我們是不是和這位半個山頭的皇帝來合作。他們這一篇說完了之後。大家都沉住氣。想了一想。百川道。據我想。我們只有拋開了一切危險。就在今晚。趁了他們不留心。我們偷出境去。到了山洞口上。我們在那裏撐起帳棚。作一個進可以取。退可以守的局面。侃然道。這個

不妥。無論我們人生地不熟。未必逃得出境去。就是我們逃得出境去。在洞口上撐起帳棚來。在那裏和山上人對壘。以他們的那些人來爲難。只憑我四個人。能夠維持永久嗎。生死那算不了什麼。我們到這裏來。就預備下幾分犧牲性命的成分了。就是怕我們走馬看花的。遊歷了一番立刻就走了。這樣的回到南京去。人家不會疑心我們是和平常人一樣。只看看天柱山的山頭就走了的嗎。這一篇話。說得大家都沒話說了。百川道。雖然如此。可是這裏的無毛大王。要我們教他的掌心雷呢。我們真把放槍的法子告訴了他。恐怕他會借了這種力量。大大的去殘殺山上的同類。那未免太不人道了。若是不告訴他放掌心雷呢。他是不是肯放我們走。彬如就微笑道。不是那樣說。應當說是不是讓我們的身體自由呢。說到這裏。才尋着了了一個討論的中心點。但是大家討論。關於要怎樣去解決這個中心點。都說不上來。侃然搔着他的虬髯。皺起了眼角上的魚尾紋。很躊躇的道。我以爲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開誠佈公的對這裏國王說。現在山外的物質文明。到了什麼程度。不要只住在山上做這個聽破鍋聲音的大王了。可以和山上人言歸

於好。恢復山內外的交通。我們可以帶他到南京去看看。歐陽樸聳了他的。小鬍子笑起来道。你以為這是東方的國王。很願意到歐洲去留學嗎。他正在線裝書上。找他作稱孤道寡的迷夢。你要他這一個小小山頭。都不能囊括起來。未免太不識相了。我想。不如告訴他實話。槍不是掌心雷。需要子彈。我們帶來的子彈不多。不夠打一仗的。留我們在這裏也是無用。彬如道。他若知道槍效力是那樣的。他拿着了槍。立刻殘殺起來。那就怎麼辦。當然幾枝槍的效力。決不能統一這山頭。他一失敗之後。那國的人。把這筆帳全託在我們身上。我們不但是出不去。恐怕要增加許多危險。百川道。若要那樣仔細推測起來。就是這裏國王毫無條件。太太平平的放我們出境。那邊的人。他們以為我們從敵國而來。又能夠放我們過去嗎。討論到了這裏。可以想的法子又窮了。這已是昏黑許久的時候了。這正中的白木棹上。用四根竹棍子。支架着一截竹筒。筒子裏面。不知道放了一種什麼膏汁。在中間用小竹棍子。夾住了一把棉線。點着火燄。這屋子裏面。不能說是有光亮。只是些昏黃的顏色。反映着那黃土牆上窟窿窗外的銀色月光。倒越顯着這屋子裏

面是混茫而無四向的。就是坐在這屋子裏的人。也好像是沉落在煙霧中。因爲人聲都沉寂了。那外面的風捲樹枝聲。彷彿像江海裏的浪濤一樣。人呢。也就彷彿是在船上了。可是回頭看看門外面。銀子鋪在地面也似。月色是清明極了。侃然對着門外。忽然發起了幽思。中國語脫口而出了。他道。老樸。地球還充滿着羊齒類植物的時候。那個時候。沒有人類。那月亮照着地面。不知道可也是這種顏色。歐陽樸道。那是當然的……哈哈。我們不要窮開心。又討論到地質學和生物學上面去了。我們自己還要研究三十六計的走爲上計才好。余侃然道。這何須說得。自然是走爲上計。可是這上計行不通的時候。我們也須不得已而思其次。彬如笑道的確的。從來人都說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我們只知道這走的一計。其餘的三十五計。却無從考究。所以現在我們要不得已而思其次。這其次也就無從得知呢。侃然也笑道。這是個有興趣的問題。大詩家你是研究中國通俗文字有心得的。對於這一點。你不能沒有一點意見吧。歐陽樸笑道。第三十五計。我倒知道。就是像我們這樣的大學教授。好發高論。不切實際。誤盡蒼生。一律都該槍斃。事到於今。



我們還在討論三十六計。你說假如我們作了行政院長。不是誤盡蒼生嗎。而況做大學教授的人。都有在政治上找出路的可能呢。這又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們這種笑聲。早把這上房裏的毛丞相驚動了。他不知道這四位來賓。究竟什麼事高興了。忽然大笑起來。但是過得很高興。那是可以斷言的。於是他就帶了兩名女官。親自到這個禮賢館來拜訪。那兩個女官。只在屋門口就站定。毛丞相却走上前來。深深的向他們一揖。笑道。老夫聞諸位歡笑之聲。必有一件樂事。其故可得聞乎。歐陽樸坐着和彬如相近。在那昏黃的燈光中。向彬如丟了一個眼色。而且微笑着。彬如低聲操着英語道。這個小丑來了。倒是我們說話的一個機會。也不要糊塗錯過了。於是答道。我們都是山外一個窮讀書的。不料到了山裏。居然作了諸侯上客。所以就哈哈大笑起來了。毛丞相也是個飽讀詩書的人。一定知道我們這番高興。不是徒然。毛丞相手模了他胸面前的三絳長鬚。作了一種沉吟的樣子。復又笑着點了兩點頭道。所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我早這樣想着。我們深藏在山裏讀書的人。果然有滿腹文章。便是走出山去。也一樣的大才大用。彬

如正想勾引他談上本身問題。他在那裏賣弄滿腹文章。這話要越說越遠了。趕緊向他帶轉來一筆。因道。丞相既是我們同文。當然相信子不語怪力亂神那一句話。貴邦人士都說我們有掌心雷。其實這是一種錯誤。乃是一種武器。名字叫做鎗。毛丞相擺了頭道。是始也。吾亦疑之。其連珠砲之類乎。然而果爲連珠砲者。發必用藥。燃必用引。而審觀尊械。均未是也。且其中有一物。其長不過七八寸。做處有人隨意提之。不料轟然一聲。跑出火來。將旁邊一隻豬打死了。那物現放在野田裏。四週用人監視。無人敢近。小小東西。有這樣大的威力。故在老夫。亦莫測高深矣。彬如道。那實在沒有什麼奇怪。也不過是一種最小的鎗。這個東西在什麼地方。請丞相帶了我們去。我可以隨便拿着讓你來看。毛丞相皺了眉道。我們也正愁着。既不敢去拿它。又不敢走開。怕它像飛劍一般。鬧出事。故。既是諸位提到了這件事。那就很好。只是這件事我不能作主。須要奏明國王。彬如道。宰相變理陰陽。國家若干大事。都可以逕自辦理。這樣一點芝麻大的事情。不分日夜。還要去奏明國王。那末。作宰相的。也就太不能作主了。這幾句話未免激動了毛賦如丞相。便

笑道。並非這一點小事。不能作主。只是四位貴客在此。必要把事情奏明了主上。才見得尊重。既是諸位急於要去看看。趁此月華滿地。我就奉陪諸位踏月前去。歐陽樸一時計上心來。怎肯失了這個機會。馬上答道。那就很好。今日白天。進得貴山。時間匆忙得很。一切都沒有看得清楚。既是丞相肯勞步。我們在月亮地裏。少不得看了許多事情。可以隨便相問。我們走哇。說着。他就向同伴的人。各看了一眼。眼雖然在昏暗中。大家看不清他的臉色。然而他的命意所在。大家是很明瞭的。於是同站起來。向外便走。那毛丞相本來還要盡一些謙讓之禮。請賓客先行。不料這些賓客。用不着他謙讓。已經在先走了。主人翁當然也不便老在屋子裏站着。於是也跟了出來。那兩個女官。也不必吩咐。又跟在他身後。他因為彬如是個穿長衣的。却緊緊的貼了彬如走。這時。那月光照在樹葉上和草葉上。猶如抹了一層霜粉。看去很添人的興致。山上的溫度。是低於平原的。雖是到了初夏。這山上的草木。還是開始的暢茂。野花的香氣。在半空裏醞釀着。送到人鼻子裏來。令人添了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快感。那位丞相。似乎也具有同樣之感。他道。我在書上。常

地址：全德路170號

5